

JAN 2 1933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國立中央圖書館集

子英



第六卷 第五號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

## 插圖

本館藏銅版乾隆平定苗疆廓爾喀臺

灣安南得勝圖四幅

## 專著

李越縵先生著述考 王重民

金文疑年表 吳其昌

中國地圖史料輯略 王庸

明末耶穌會士的一封信 袁承斌譯  
變化行考釋

## 書評

評黃文弼近著高昌三種 向達

# 國立北平圖書館珍本書籍刊行會新

## 版書籍廣告

### 通制條格二十二卷

此元代官書。即大元通制中之條格也。卷內紀事至延祐年止。蓋英宗時重修本。與元史刑法志適合。永樂大典內所收至正條格。分目凡二十七。今此本所存者。僅戶令、學令、選舉、軍防、儀制、衣服、祿令、倉庫、廩收、捕亡、賞令、醫藥、假寧、雜令、僧道、營繕等十九項。尙得其三之二。原書久佚。明清以來。書目絕不著錄。本館舊藏內閣大庫。明初墨格寫本。允稱天壤間僅存之秘笈。爰如式影印。以爲治元代史事者之助。精裝六冊。實價六元。

### 全邊略記十二卷

明天啓間遼東巡撫桐城方孔炤著。記明季邊事至詳。乾隆間入禁書目。四庫不收。故傳本至罕。本館購得明刻初印本。並移書日本內閣文庫。影鈔補足。用上等連史紙加工精印。誠研究明清之間及明季史事者。不可不讀之秘籍也。全書六冊。實價六元。

### 平寇志十一卷

此書一名流寇志。清初管葛山人彭孫貽著。記明末流寇始末。自崇禎迄順治。用編年體。敘次清乾隆間禁書書目著錄。原本流傳絕罕。茲據清初活字印本重印。全書三冊。實價三元。

### 鴉片事略二卷

清李圭撰。圭江寧人。嘗官浙江海寧州知州。此書敘道光間鴉片戰爭始末。至詳盡。爲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者。絕好資料。原有光緒間刻本。傳本近亦罕見。特重印以廣流傳。全書一冊。定價一元。

### 鬱岡齋筆塵四卷

明王肯堂撰。肯堂爲明萬曆間醫學專門名家。此書首卷論醫諸條。皆深切微妙。第三卷介紹利瑪竇西說及論述西曆。尤詳爲研究西學東漸史者所必讀。四庫入存目。傳本至罕。本館覓得明萬曆間原刻本。據以精印。全書二冊。實價三元。

### 埋劍記二卷

明吳江沈璟著。沈氏爲明代曲律專家。所撰傳奇僅義俠記見刊於毛氏六十種曲。餘並未見傳本。本館頃從鄞縣馬氏借得此書。乃明代金陵書肆繼志齋刻本。附圖精工悅目。亟爲加工影印。以供同好。研究中國戲曲史者。當以先觀爲快也。精裝二冊。實價二元。

總發售處 北平文津街北平圖書館

北平代售處

文奎堂  
富善堂  
景山書社  
北平大學國文部  
師範大學國文部

外埠代售處

隆福寺街 南京 江蘇省立圖書館  
青雲閣 上海 中國書局  
景山東街 天津 中國書局  
漢花街 杭州 浙江書局  
南新華街 天津 中華書局

雲貴總督鄂  
 輝奏報劉  
 沛種苗餘  
 黨全豎底  
 定詩以誌  
 慰  
 勅保洞川靖  
 邪教鄂揮留  
 責定豎苗許  
 多差法噴徐  
 理情務佳事  
 報一朝查得  
 物娘擒女紀  
 黃阿金首執  
 男偉金仲洗  
 畫干阿真仍  
 念凱音未免  
 生

乾隆戊午新

正御筆



本館藏銅版乾隆平定苗疆得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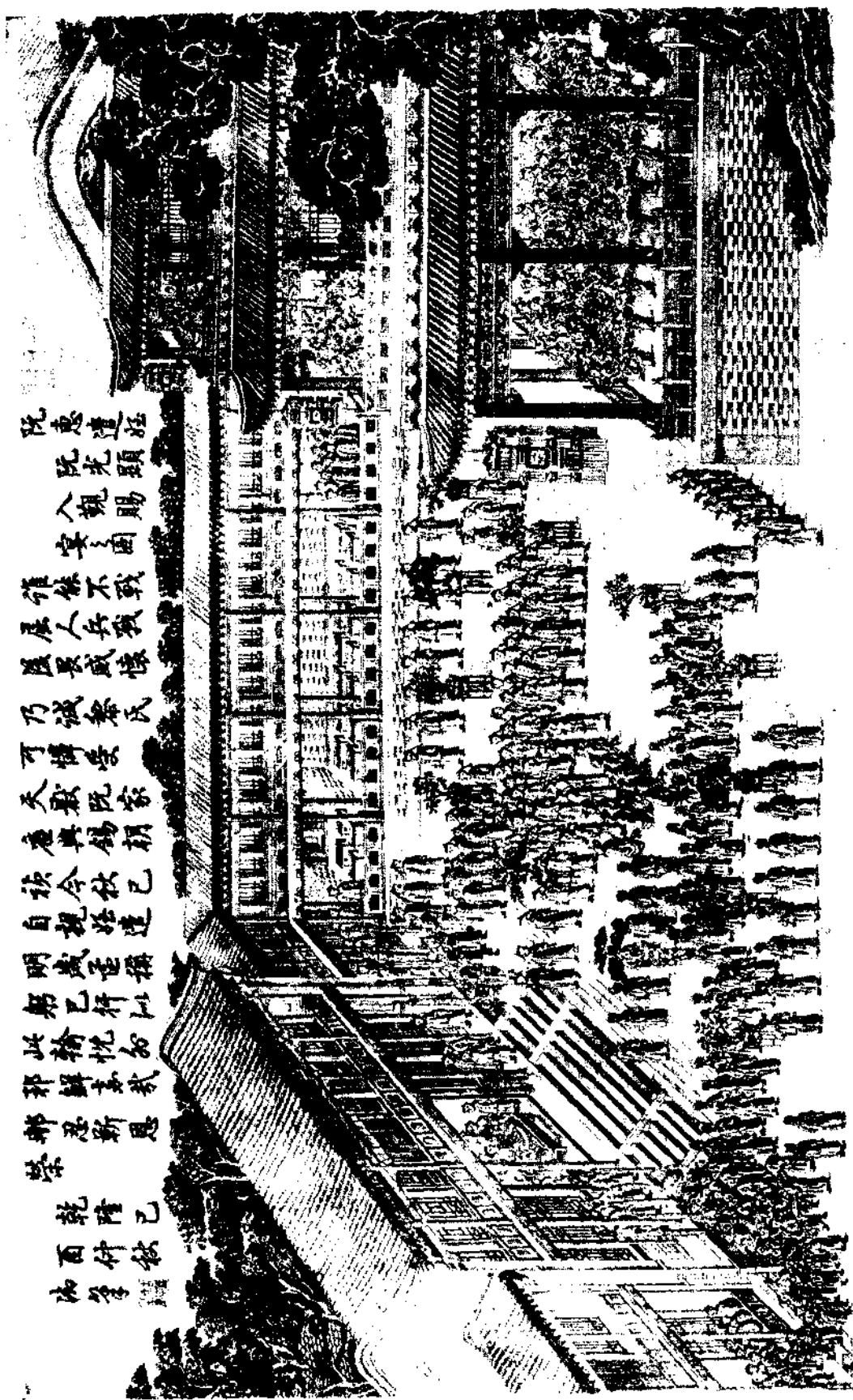
攻克擦木之圖  
 今為歸順昔歸  
 降一廓亦喀事  
 有雙未示兵威  
 且利喻豈知乞  
 命獻誠腔可未  
 名將及勇士何  
 破存邦遂定罷  
 擦木首攻印前  
 進我圖補諒請  
 審那  
 癸丑新正月  
 湯題

本館藏銅版乾隆平定廓爾喀得勝圖

往征道  
 振運成  
 連四渡  
 旋舟先  
 以高深  
 臣忠  
 夫必佐  
 益欽  
 神護衆  
 有救除  
 先旋凱  
 事全賊  
 肝慮宵  
 繁念兆  
 完自頌  
 儲叨  
 助順持  
 盈和極  
 君維  
 福原安  
 美報推  
 及門外  
 峇差巴  
 國音侍  
 樹菁塔  
 平右渡  
 降時  
 德殿  
 次中者  
 及上降  
 湯守



本館藏銅版乾隆平定臺灣得勝圖



既惠遺姪  
 阮光顯  
 入規賜  
 宴之園  
 誰能不戰  
 屐人兵獲  
 以畏威懷  
 乃滅黎氏  
 可博愛  
 天歡阮家  
 在興錫朝  
 袂今秋已  
 自提路遠  
 明歲正稱  
 躬已行以  
 此輸忱為  
 郡鮮嘉款  
 郡忍斯恩  
 榮  
 乾隆己  
 酉仲秋  
 內等謹

本館藏銅版乾隆平定南安得勝圖

# 李越縵先生著述攷

王重民

會稽李越縵先生，宗許鄭之家法，有徐廣之蕪翰，文苑儒林，兼而有之，在清代學者中，可稱後勁。顧造作鴻富，刊行者希，近數十年來，始稍稍流佈。北平圖書館既購得越縵堂遺書，余即司整理之役，遂錄纂輯，三年之中，計成書十四種，校定者復若干種，共百十萬言，先生爲學之大端，略具於是矣。以遺著多未經先生手訂，茲撰爲著述考一文，於諸家輯刻本，略爲論列。世之留意先生之學者，或亦有取於斯歟？二十一年九月一日。

越縵堂讀史札記三十卷 重民輯錄 北平圖書館鉛印本

史記札記二卷

漢書札記七卷

後漢書札記七卷

按越縵堂日記，知先生本擬爲後漢書集解，如同治十一年十四日記：『輯注後漢書第四十卷孝明八王傳』十五日記：『輯注後漢書第四十一卷李恂至橋玄傳』十六日記：『輯注後漢書第四十二卷崔駰等傳』跋惠棟後漢書補注亦有余欲爲後漢書集解之言，而平步青氏所作先生傳，亦稱有後漢書集解若干卷。稿不傳，不知有無成書。

三國志札記一卷

晉書札記五卷

宋書札記一卷

梁書札記一卷

魏書札記一卷

李越縵先生著述攷

二

按王先謙等合撰魏書校勘記一卷，崔浩傳至劉顯宗傳校語出先生手。余遂錄札記時，據原校本讐對，俱詳拙跋。校勘記有長沙王氏刻本，廣雅局本。

### 隋書札記一卷

### 南史札記一卷

### 北史札記三卷

### 乾隆紹興府志校記一卷 蔡冠洛輯錄 民國十九年鉛印本

按館藏先生手校府志原稿卷四十七後有朱筆一行云：『同治八年春社日畧閱一過，用朱筆識之。』是先生校是書，在同治八年家居時也。又祥琴室日記云：『隨手攷訂李亨特乾隆府志，徐光梅嘉慶山陰縣志，以朱墨畧點注之。二志於近時尙爲佳志，而體例疏繆，記載踳駁之處，蓋已不勝言，後有作者，更難知矣。即以兩志中各一事言之：李志鄉賢中收入鄒維璉，蓋誤以江西之新昌爲浙之新昌也；徐志人物中收入金濂，蓋誤以山陽爲山陰也。此皆眼前事而如此，他可知矣。其大端之謬也，李志於鄉賢外又立宦績，既乖體例，所收又甚糅雜，徐志以土地人民政事三目爲全書之綱，既非志體，區別又多混淆。』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日故先生有志重脩，曾擬修郡縣志畧例八則，今載曾刻越縵堂駢文及文集中。

又按遂錄尙屬詳實，唯卷三十一李唐卿下「木待問榜」誤爲「不待訪問榜」，木待問爲人姓名，原書木字模糊，誤認爲不字，又於待問二字間加一訪字，遂錄者作聰明矣。

又按同治八年二月初六日祥琴室日記有論人物志四大病，洋洋數千言，應遂寫書後，作爲附錄。

### 山陰縣志校記一卷 俞奇曾輯錄 民國十九年鉛印本

按俞跋稱編寫時據王子餘手抄本，茲以校館藏原校本，頗多遺脫。卷十八諸條，竟全未收入，王氏殆亦未見全書歟？卷二十



三「刮竹」一條，不見於原校本，疑爲王氏逐抄時所增，而俞氏編錄，未加分別，遂併爲先生校語也。茲依俞例，遂補卷十八校語於下，望再版時，俾補爲原書。

賀道養 卷十八 術藝釋老

賀道養工卜筮，經過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案此出南史。儒林賀瑒傳、梁書瑒傳中不載其事，最荒幻無理。道養乃儒者，精於春秋，唐人左傳正義中兩引其說，宜入列傳中而刪。

此一事

王叔文 卷十八 術藝釋老

王叔文德宗時以基詔頗讀書，德宗詔直東宮，陰結天下名士，後廣陵王暨國貶渝州司戶參軍，明年誅死。案叔文事當爲之洗雪，人之列傳，歷引范氏仲淹及國朝田氏靈、陳氏祖、范全氏祖、望馮氏景諸家集中語以闡發之，不得僅以本傳以基待詔一語遂入術藝也。

陸升之 卷十八 術藝釋老

凡零星一二語見他書者，皆宜總爲一傳括之。

張爾葆 卷十八 術藝釋老

仕爲揚郡司馬，舅氏朱石門，常作仕爲揚州府同知，其舅朱氏。案此人見張岱三不朽圖贊郡司馬之稱，固可笑。舅氏二字亦敘事中所無，且朱石門亦不知何人也。

費傑 卷十八 術藝釋老

仕至郡守，當爲仕至知府。

李越縵先生著述攷

四

## 金軺 卷十八 術藝釋老

此傳文尤不通 精保嬰術當作精醫術尤善治小兒 不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當作不計財利不以貧富爲先後 吾欲使貧家子稍受半鎰惠耳當作吾爲貧者惜此費 遇有危症貧不能服參者竟自備密投劑中或需妻以償官錢即如數代償之當作有劇病不能得上藥者或自携往密投劑中人有鬻妻償官錢者即如數代償之

附案卷十六末頁『是志出歙縣朱蒼崖比部之手較有條理』云云一大段爲先生校是書跋語應移卷首或附卷末又書衣蔡子民先生署爲乾隆山陰縣志校記按是志實修於嘉慶時應改署嘉慶山陰縣志校記。

## 蘿菴游賞小志一卷 說庫本

按是書記咸豐四年先生蘿菴養痾游賞事據日記實同治二年八月間所追記也。自序稱同治元年作似是偶誤。王志靈先生假得舊抄本頗多勝處如「丁巳二月」一條『唯禹穴及蘭亭耳願蘭亭去城稍遠』說庫本脫去「耳願蘭亭」四字便失本意。余有校本待印。

## 越縵堂讀書記二卷 重民輯錄 載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一卷二三四六期

按余所輯者均從越縵先生所批校原書邊錄。友人周雲青先生曾就日記評閱羣書各條輯爲越縵堂讀書記十卷即散入所著四部書目總錄中無單行本。

## 越縵堂日記五十一冊 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按今所知日記原有七十二冊半而當時付印者僅此五十一冊。孟學齋以前十三冊今在玄同師處北平圖書館即可代付影印；荀學齋以後八冊當時爲樊山取去故未付印。今樊山歸道山遺書尚未清理但詢之樊山友人多謂已不可究詰矣。

## 越縵堂日鈔二卷 古學彙刊本

按孟學齋日記甲集自序云：『予著越縵日記，起甲寅訖今，編爲甲集至壬集，得十四冊，二十八卷，當取其攷據議論詩文踪跡，稍可錄者，分類書之，以待付梓。』今未見傳本，當是未曾着手，而紹興公報文藝雜誌中國學報相繼節刊，但僅數頁或數十頁，均不及古學彙刊爲量之多。其開端十數條，爲印本日記所無，疑錄自沈悅名所藏半冊內。

又按光緒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日記云：『鈔段茂堂明世宗非禮論第四首，皆論後漢世祖立四親廟事，其言頗有踏駁處，爲之辨正，存羅菴日鈔中。』二十九冊頁三十三下。此所謂羅菴日鈔，似又在日記以外與日鈔相似者。

越縵堂文集十二卷 重民輯錄 北平圖書館鉛印本

按全集文百三十四首，余從越縵堂日記新古文辭類纂稿本續碑傳集及王書衡先生假得越縵叢稿所竄錄。據日記先生所爲古文，尙有李氏辛酉殉義傳書後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七十二候表跋光緒六年八月十三日。金人避諱考詩四始說並七年二月十九日。交趾

交州名始考八年三月二日。翁叔平師六十壽序十五年四月三十一日。等數十篇俱未見。繼訪所得，俟再爲續集。

又按禹城新聞社印有越縵堂文鈔，余未見，疑或有在拙輯以外者。

又余年來續輯，又得十五篇，茲列其目於下，容待刊布：

春星草堂集序 致胡雲樞書六通 答友人書 書大雲山房文彙與湯編修書後 跋說文佚字攷 說文古語攷補正

跋 舊聞證誤跋 題帥鄭堂駢體文 寒松閣詞跋 潘文勤墓誌銘 策問

湖唐林館駢體文鈔二卷 光緒十年刻本

按光緒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日記云：『得何竟山福州書，寄來湖唐林館駢體文十冊，是甲申歲竟山從孫子宜得傳抄本，爲刻之，闕中者文止二卷，中有已刪去及未改定之作，且多誤字，然其意可感。』四十六冊頁三十六上，甲申爲光緒十年，是付梓二年後，先生方得見之。又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日記云：『竟山已於五月中病沒，竟山名激，山陰諸生，於子爲後進。其識余也在乙丑已後，其攝浦城於孫生子宜處得十餘年前所抄余駢文一冊，亟爲開雕，且屢來求全集將次第刻之。去年冬重致書申前請，

李越縵先生著述攷

六

余方作書報之，而已爲古人矣。悲夫！

湖塘林館駢體文鈔二卷 王先謙刻十家四六文鈔本

按光緒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日記云：『儂生爲寫積年駢文三十七首，去其書沈清玉先生文集殘本後五首，共三十二首，已得紙七十番，即以寄王益吾學使刻之。』四十八冊八下 茲檢刻本只三十首何也？殆王氏又有刪削歟？此爲先生手訂，與光緒甲申刻本，多不相同，故爲分別著錄。計兩本同者十八篇，甲申刻本不同者十二篇，十家四六文鈔本不同者十二篇，除複重兩刻共四十二篇。曾氏輯刻駢體文統收入之。

越縵堂駢體文四卷附散體文一卷 曾之撰編 曾樸校 常熟曾氏虛齋居刻本

按曾氏叙錄，稱稿本係王弼甫先生從日記中錄出，持與日記相校多有異同，且不載於日記者甚多。如王弼甫工部綠楊夢影圖小序見於光緒六年九月初六日日記，三十四冊八下。與刻本異同甚多，此當據王氏家藏稿。又宗室博爾濟吉特夫人芸香館詩集序不見日記，以原集先生手寫序文照之，大有刪訂。詰司命文見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日記，五冊十五頁下。先生自注云：『此文不必刻，』而集內所收與日記所載幾無一字同者，則據改作。殷君鄭姬墓誌銘見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日記，二十一冊九下。字句亦多不同，而刻本附先生甲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鏡下自記一則，則刻本所據爲修改稿，是所據稿有善有不善，應商榷處甚多。

又按書內誤字，誠如曾氏所謂：『誤文闕字，觸目皆是！』余有志改編，暫未暇及。如答陶子績孝廉書云：『自夏秋連雨，幾備流災，食米逾珠，屑煤抵玉，』食米屑煤相儷爲句，日記作巨米，即粒米，此顏氏家訓勉學篇所謂蜀士呼粒爲逼，三蒼說文自皆訓粒者也，寫者不通小學，校者又未閱出，則所謂字體從說文悉仍其舊者，又未然也。送朱肯夫侍講視學湖南序末注云：『以下闕，』此文見光緒四年十月十二日日記，三十冊八十頁上，補錄如下：

上酬黼屨之聰下滿子衿之元望在昔尊公宗伯持節武昌杞梓畢收雲夢猶入筆路之蔭遙接於鯉庭玉尺之譜私傳於

燕翼指南北之水國瞻前後之使星三月花開一門鵲喜長沙地陝候夾反看舞袖之迴旋京雒秋高想登車之忼慨

白華絳附閣詩初集十卷 光緒十六年刊本 掃葉山房石印本

霞川花隱詞二卷 二家詞鈔本(光緒二十八年刻)

越縵生樂府外集二卷 載小說林第二三期

越縵堂詩話三卷 蔣瑞藻編 徐珂校 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未刊者

說文舉要 稿本

丁福保說文目錄云：『稿本，內有訂正臣東良三字解等。』按同治五年四月初八日日記云：『治說文，以私臆訂正臣東良三字，原解具所著說文舉要中，茲不載。』七册頁廿六下。正與此合。余曾函詢友人周雲青君，據云稿本不過三數頁，蓋係未成之書。

又同治七年閏四月十三日日記云：『閱蔣和說文字源集注，其言漢碑蟲字皆作虫，蛇者蟲之類，虺者蛇之類，許君於它下注曰虫也，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此虫字不當讀作虺，古人艸屮，不獨患虺也，此說近是。與予向所論虫蝮蟲它四字義合，見說文偶得。』十册頁十八上。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日記解尙字，又云：『說詳余所著說文偶得。』舉要偶得俱是草稿，或先名舉要後更名偶得歟？

杏花香雪齋詩二集十卷 稿本 重民輯錄

按白華絳附閣詩初集自記云：『自光緒乙亥以後，為杏花香雪齋詩二集，當次第寫出之。』蓋先生有志未成而平步青作傳，亦虛列其目也。余聞某公言，蘭陵氏有從日記輯錄本，自作聰明，任加評語，余因發憤重輯，圈點一仍日記之舊，為十卷。

未見傳本者

### 明諡法攷 皇朝諡法攷

同治六年二月日記屢稱校錄明諡，光緒二年正月十五日又稱：『自十六歲讀左傳，即喜攷古人諡，輯自周至明爲一小冊，出入裏裏之，今老矣，猶惓惓不置。』十一年二月七日又記編錄皇朝諡法攷，九日始訖。平步青所作傳有明諡無清諡，據日記似明清兩諡法攷俱有成書。

### 國朝儒林小志

同治三年二月初五日日記云：『纂香國朝儒林小志，艸創稍有端緒。』三冊頁二。又十三年正月十四日日記稱：『歲壬戌予輯國朝儒林小志。』壬戌爲同治元年，則是書創始於同治元年，三年稿方粗俱也。

### 正名二十篇

復陳畫卿書云：『正名二十篇，頗自負爲內聖外王之學，足以繼明夷待訪錄日知錄而起，須俟身後始出。』

附案平步青李慈銘傳稱所著有十二經古今文義彙正音字古今要略越縵經說後漢書集解北史補傳歷史論贊補正歷代史贍閩史唐代官制雜鈔宋代官制雜鈔元代重儒攷南渡事略國朝經儒籍攷軍興以來忠節小傳柯山漫錄桃花聖解庵樂府若干卷，今俱未見傳本。越縵經說據復王益吾書，光緒十二年八月間尙未寫出，其國朝經儒籍攷與國朝儒林小志，桃花聖解庵樂府與越縵生樂府外集，未知是否即爲一書。余紹宋致守和師信稱諸書今俱藏會稽李氏後人，嗣又來信稱尙未獲見，而日記未記諸書纂著經過，則恐均未成書，故附識於後。

又紹興先正遺書有茹敦和周易二閩記三卷，周易小義二卷，均係先生校訂，因非撰著，亦附識於此。

## 金文疑年表

吳其昌

中華民國十六年夏，其昌作三統厯簡譜一卷，是時第因碎讀錢竹汀、董方立、顧觀光、李尙之、羅茗香、焦理堂、陳蘭浦，成心巢遺書，艱苦萬狀，僅以此訓練習草，以自諷解而已。至於三統厯本身之可任與否，非所知也。十七年仲秋，讀日本新城先生周初之年代，感其勇於試嘗，而憾其於禹域古史，多所未了，因發憤作殷周之際年厯推證。徧稽羣籍，埋心鈎斲，始知三統厯之稿出於「魯牒」舊文。雖不敢目爲宗周之厯，然決知至遲亦當起於先秦，而與宗周之厯，相差以日計，不甚遠也。十八年春，作金文厯朔疏證。因夙昔治金文，苦不知年代，以銘中所記史實情狀，參證經傳羣籍，及銘中自有之人名地名，互相經緯連貫，已稍稍可以類次其先後；而不以厯策推證之，終無以自堅其信力。反而觀之，則原始四分三統諸厯，雖以羣經典籍考之，亦已可粗證其無悟，而不以蘊藏地下之上古真實史料之金文證之，亦無以昭信於天下。兩義相合，故不辭淺學，而有金文厯朔疏證之作也。及其既成之後，讀書稍多，回視已有不能盡愜者矣。又因遺漏亦多，而地不愛寶，高文重器，絡繹出土，曾無虛日，故十九年春，復作金文厯朔疏證續編。以所積未備，不欲遽付殺青。又自取厯朔疏證前稿，攻刊謬誤，不輟塗乙。友曹中有一語見教，爲其昌所是者，無不傾受，然亦無於年代世次諸問題，作根本之商榷也。二十年夏，西川郭沫若先生，於東方雜誌刊行其毛公鼎之年代，始知其曾悉心按覈其昌前作之二文，根本予以非議。而指摘其昌採用龔王十二年說之不當，以爲毛公鼎

乃宣王時器。其昌無狀，不敢不自承其過。按龔王雖有二十五年，二十年，十二年，十年四說，其昌原文中凡聲明五次，始終不敢妄定，僅擇其古人採用最多次者，姑且假定爲十二年。雖係誤探，究屬率妄，此其昌所當致謝于郭君，而更當坦白爽直，自責其過者也。然諸王年代之配置，但與宗周總年數無誤，則於歷譜策算，絕無牽涉。今即採用龔王二十年說，但於舊譜龔王十二年後，推下三年，爲龔王十五年，則以趙瞿鼎二所銘龔王十五年之歷朔推之，僅差二日。而以師湯父鼎之歷朔推龔王二十年，及懿王元年之匡卣所銘之歷朔推之，皆無不密合。三器記事連貫，亦郭君之所許也。是其昌之譜，實因郭君一駁，而其可任益顯驗也。至於毛公鼎乃成王時器，則其昌曾歷考成康時書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文侯之命（亦成王時書，詳彼文）顧命，康王之誥……及彝器毛伯彝，大孟鼎，番生散，並白殷，師觶殷，小孟鼎，番羽生壺，叔向父殷……詩破斧，東山，鷓鴣……等，細覈其歷史故實，比勘其語言文字，又取小子效鼎，史顛鼎，車形鼎，及故宮所藏十三魚盤……等比較其形制，花紋，而斷從徐籀莊，陳籀齋，吳憲齋，孫仲容，王靜安舊說，定爲成王初年，東夷大反後，喪亂初平之器，決不可易。作「駁郭鼎堂先生毛公鼎之年代」一文，亦投之東方雜誌，已受其費，而淞滬因倭潰焚掠，拙稿被燬，不值豪釐，第不能再付他人刊耳。近二年來，其昌埋頭作金文氏族疏證，此事略置。而郭君所著之兩周金文大系出版，朋儕各有評議，因囑其昌修正前文，合之續編，總撰一表，以問通人。二十一年春，其昌自陝遊歸平，因畢竭課餘殘晷，一旬餘日，作金文疑年表一，疑世表一，王號表一，人名表一，人器經緯表一，王在王格表一，總名之曰金



文疑年表云爾。

其昌學無足稱，惟不敢拒美，護短，一言之善，虛心悉受。期集衆善，增益豪末；況於郭君，私衷所欽。故於此表，凡郭君兩周金文大系之善者，悉已採入。至如留鼎、吳尊、師虎、殷……諸器，焦心苦思，歷二晝夜，卒至改從郭君，從幽王提至孝王。不恤違已舊說，且不辭背我。先師王先生之舊說也。此其一。又如郭君擬「休王」爲「孝王」，其昌反覆思之，卒無以易其說，不特從之，且爲之引申厚其證焉。此其二。又如郭君於博古圖之穆公鼎中，發現有「噩侯方」，其昌按之信然，此其愉快，惟讀王氏父子讀書雜誌，經義述聞，庶幾遇之。（與郭釋湯盤「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爲「兄日辛，父日辛，且日辛」爲兩大發明。）於是始知與噩侯方鼎之主人，乃一人也。此其三。郭君之美處尙多，此表採備無遺，且一一明言，不敢掠斂，惟於此則不能一一舉也。

然郭書之瑕疵，則亦有不能曲爲之諱者。其一，釋字之太疏也。如檣伯彝：「我不能不眾檣伯萬年保。」「保」字甚明，而郭釋爲「寶」，并勸誤表而亦未正。此關係尙小，其關係年代重大者，如牧殷「佳王十年」——又三月既生霸十（甲）寅。此爲「佳王七年」，稍有金文常識者類知之，即郭君釋伊殷「佳王廿又十年」亦作「佳王廿又七年」，足以證郭君非智之不及也。而獨於牧殷譯作「佳王十年」，則郭君之疏，亦已甚耳。其二，釋字之太易也。金文奇字，爲吾儕今日之知所不能釋者，則終不可強釋，誠當闕疑以待來者；而郭君必欲字字釋之，故每至全無影響，強相婚配。如君夫殷，「君夫」則「君夫」耳；何必「君牙」「牙」之與「夫」，何相涉乎？又如令鼎「王

馭，蓬仲廣，令眾奮，先馬走。」此與論語「子適衛，冉有僕。」何以異乎？而必以「廣」爲「扑」，「令眾奮」此與矢彘「大眾矢」何以異乎？而必以眾爲「出涕」，不太曲乎？又如刺鼎「用牡於大室」，「大室」字甚明，自吳憲齋以來，從未有誤釋者，而郭乃釋爲「大塗」，已覺奇詭，又猥云「塗，疑即大江」，試問明爲「室」字，何至誤釋爲「塗」？即爲「塗」字，又何至疑爲「大江」？不有「匪夷所思」之刺乎？若此類者，其例尙多，甚望郭君此後，少慎守「蓋闕」之義也。然此，予謂皆小節耳，不足深爲郭君之病也。郭君此書，有一根本必須商榷之點：郭君亦明白承認「師彙宮」（師晨鼎，師賡，師諫，師戲）爲師彙之宮，「師田宮」（師田，師田之宮，師田父宮）（牧，師田父之宮，「庚嬴宮」（庚嬴，師田）爲庚嬴之宮，「師戲太室」（豆，師戲）爲師戲之太室，「吳太廟」（師酉，師戲）爲吳太父之廟矣。且於魯壺及師酉後，已反覆說明之矣。且其所說明者，乃不易之公律也。今即以此已爲郭君所運用之公律律之，則「成周」者，乃成王所營之周也。「成宮」（魯壺）者，乃成王之宮也。「成太室」（吳尊）者，乃成王之太室也。「康宮」者，乃康王之宮也。「康室」者，（師遼，方尊）乃康王之室廟也。「康廟」（師兌）者，乃康王之廟也。「邵宮」（魯壺）者，乃邵王之宮也。「穆廟」（大克鼎）者，乃穆王之廟也。「穆太室」（伊）者，乃穆王之太室也。故魯鼎明云：「王在周穆王太室」，乃鐵證也。「宣榭」者，（虢季子白盤，魯壺）乃宣王之榭也。此其明白淺易準確，雖童豎亦所深喻。郭氏既已運用以前，問心豈有不知，徒以不便其推序矢彘，大尊及虢季子盤之故，不恤故作違心之論以否認之。乃籠統曰「宣榭，非宣王之榭，前人言之已詳。」

試問「吳太父」之廟，既可以稱「吳太廟」，何以「宣王」之樹，獨不能稱「宣樹」乎？試問「宣樹」既非「宣王」之樹，則宜爲何王之樹？「成宮」「成太室」又爲何王之宮？何王之太室？「康宮」「康室」又爲何王之宮？何王之室？「穆廟」「穆太室」又爲何王之廟？何王之太室乎？又試問，「穆太室」若不當解作「穆王之太室」，則留鼎云：「王在周穆王太室」之語，爲何解乎？又試問，何以「周穆王太室」可稱「穆太室」，而「成王太室」不能稱「成太室」？「宣王之樹」不能稱「宣樹」乎？郭氏無一語自解，乃推之前人分責，此前人爲何如人乎？以其昌所知，「宣樹」爲「宣王」之樹，「成周」爲「成王」之周，唐人孔穎達明言之，晉人范寧明言之，漢人何休明言之，春秋時人公羊高明言之，著在經典，百世共見，非其昌之剽說也。「穆太室」爲「穆王之太室」，西周人士芻明言之，著在留鼎，天下共見，尤非其昌所僞造也。春秋宣公十六年經：「夏，成周宣謝災。」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樂器藏焉爾。」漢何休注曰：「名爲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宣宮，周宣王之廟也。」又注「樂器」云：「宣王中興所作樂器。」又范寧穀梁注云：「宣樹，宣王之樹。」（孔說見左傳正義，不具錄。）更以金文學家而言，宋人呂與叔，薛尚功跋鬲皆云：「蓋宣樹者，宣王之廟也。」但求胸無成見，此本人人能喻，郭氏因必將虢盤移之夷王之故，遂不值否認自己應用之定律，不恤自陷於矛盾，不恤以感情廢棄事實，不恤拾謬說以助張目。而不悟令譽將爲謬說所累，不悟感情不能代替理智，不悟後漢書西羌傳但云「虢公」，不云「虢季子白」，不悟「虢」爲其氏，不爲其名。子子孫孫，皆可以稱「虢公」而無窮，「東虢」

「西虢」、「北虢」、「小虢」皆可以稱「虢公」而無限。豈得偶見書有「郭公」必執以爲即「郭沫若」從而考定「郭沫若」爲漢唐之人哉。此郭君之大誤也。因郭君此種成見橫胸，於是「矢彝」尊明有「用牲於康宮」之文，而列於成王之時。成王之時，乃有「康宮」一則文王之時，當有「成周」矣！「庚嬴未生之時」已有「庚嬴宮」矣！「師彖未生之時」已有「師彖宮」矣！「師汙父未生之時」已有「師汙父宮」矣！「吳大父未生之時」已有「吳大父廟」矣！使無成見爲祟，有不啞然失笑者乎？此則愚者千慮一得爲愛惜郭君令譽之故，謹貢呈於郭君之前，望郭君之深省熟慮，而不盛氣以護短也。

今其昌此表，固以厯爲骨幹，然必以器中之人名，地名，連貫透遺之點，一一抉揚疏理，使之互相經緯，必使之無一器不通，然後敢定。猶以爲未足，必將器中所記之史實狀況，博考經典，傳記，諸子遺說，與之大致符合，而不致有世代之差誤，然後敢定。以是藉人名地名之經緯以定器，藉器以定厯。又藉器與厯，而使經典史傳所記合乎當時史實者，益得實物上之保障。又藉經典與古器所記事實先後之大概，而使僅存古厯，益得史實上之證明。相互爲用，而宗周遺事，或可稍窺於萬一乎？

循其昌此表，其中著者可分爲八大組，五小組焉。

一 中鼎一，周公東征鼎，呂行盃，御正衛彝，小臣宅段，自懋父段，中鼎二，三，中甗，中尊，麥鼎，鼻齒，自懋父師旅鼎，毛父班彝……

等爲一大組。此組紀成王初年管，蔡，殷，奄，四國羣反，王命周公，毛伯征東夷南夷，自懋父爲將，中省道之事。與詩鴟鴞，破斧，東山，及孟子……等所記符合。

二 大孟鼎，毛公鼎，番生殷，叔向父殷，師箴殷，旅白殷，小孟鼎，孟爵……等為一大組。此組記成王晚年乃至康王中葉，亂後思痛，休養奮勉之意。與書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文侯之命，顧命，康王之誥……等語，文法，意義多相同。

三 虜殷，作冊大鼎，矢彝，矢尊，矢殷，太保鼎一，太保殷，卣，觶，作冊錫卣，宗周鐘，明公尊，禽彝，鬲，白彝，貞殷，臣辰盃，太保爵，小臣夔鼎，禮尊，禮卣，寗鼎，單尊，單卣……等為一大組。此組記昭王初年，荆楚反叛，牽動東夷南夷，昭王，王姜，周公子明保伐楚事。與左傳，真竹書，呂氏春秋，天問……等所記事符合。

四 透殷，井鼎，為一小組。此組記穆王在葬京呼漁事。

五 利鼎，趙鬻鼎一，二，師湯父鼎，匡簋，為一小組。此組，記龔懿二代射于射盧事。

六 自師酉殷……至諫殷為一絕大組。此組，自孝王初年至厲王初年，所記事不統一，而人名如魚鱗脊瓦，絡繹連貫。

七 斨殷一，鄭號仲殷，號仲盪，成鼎，噩侯斨方鼎，唯叔鼎，斨鼎二，三，何殷，為一大組。此組記厲王初年，淮夷再叛，命號仲，斨，噩侯斨方……等禦之。與後漢書東夷傳所記事符合。

八 自克鐘……至散氏盤為一絕大組。此組自厲王中年至晚年，所記事不統一，而人名如魚鱗脊瓦，絡繹連貫。

九 靜卣，靜殷，小靜彝，趙鼎，為一小組。此組記厲王晚年，太子靜在葬京學射事。

十 白蘇父殷，師斨殷，井仁女鐘，師斨殷，為一小組。此組自共和初年，至宣王初年，記共伯和一人之生卒事。

十一 彖伯戎殷，彖戎卣，辨卣，仲稱父鼎，邁卣，鞞卣，彖殷，受尊，師寰殷，自戎殷，召伯虎殷，鯀惠鼎，辨殷，曾伯鞞卣……等為一大組。此組記宣王初年，淮夷又反，宣王命召虎，南仲，伯離父，伯犀父，彖伯戎……等征服淮夷之事。與詩大雅江漢，常

武……等所記事符合。

十二 自史頌鼎至頌壺爲一小組。此組專記頌個人之事。

十三 兮甲盤，詛仲篋，仲山甫鼎，無惠鼎，虢季子白盤，虢季子綬壺，不嬰斝……等爲一大組。此組記宣王初年兩次伐玁狁事。

與詩小雅采芣，六月，出車，采芣……所記事符合。

蓋將地下蘊埋之寶物上材料，與地上傳世之紙片上材料，互相參合，互相印證，然後所得古代史實，或較可任，此吾儕今日所應努力之分內事也。

且其昌昔作金文厯朔疏證與今作金文疑年表，其與郭君兩周金文大系所考之王號世次相合者，無慮數十餘器。此共認一致之數十餘器中，擇其年數，月數，月相，日數，四者俱備者，尙得十五六器。如畢段斝，兗伯斝，郭君與其昌公認爲康王時器，無異議也。且如兗白斝云：『朕丕顯且玟，域』以武王爲祖，則其爲康王，即無論何人，不能有異議也。畢段斝云：『佳王十又三祀，十又一月，丁卯，戊辰，』而其昌之譜，康王十四年十一月既生霸，十二日正得丁卯，十四日正得戊辰。兗白斝云：『佳王九年九月甲寅，』而其昌之譜，康王九年九月既死霸，三十日正得甲寅。又如師湯父鼎，郭君與其昌公認爲龔王時器，無異議也。師湯父鼎云：『佳十又二月初吉丙申，』而其昌之譜，龔王二十年十二月初吉三日，正得丙申。又如匡卣銘中有『懿王』字，殆亦無論何人，不能有異議也。匡卣云：『佳三月初吉甲午，』而其昌之譜，懿王元年四月初吉三日，正得甲午。又師餘斝，師農鼎，辭攸，从鼎，郭君與其昌乃至先師王先生公認爲厲王時器，無異議也。師農鼎，辭攸云：『佳三年三』

月初吉甲戌，而其昌之譜，厲王三年三月初吉三日，正得甲戌。辭攸從鼎云：「佳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而其昌之譜，厲王三十一年三月初吉三日，正得壬辰。又如兮甲盤師焚般，郭君與其昌公認爲宣王時器，無異議也。且兮甲盤記宣王伐玁狁事，師焚般記共伯利卒事，即無論何人，不能有異議也。兮甲盤云：「佳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而其昌之譜，宣王五年三月既死霸二十六日，正得庚寅。師焚般云：「佳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而其昌之譜，宣王十一年九月初吉一日，正得丁亥。又如師兌般二，郭君與其昌共認爲幽王時器，無異議也。師兌般二云：「佳三年二月初吉丁亥」，而其昌之譜，幽王三年二月初吉八日，正得丁亥。凡此十餘器者，皆郭君所考定之世次，且顯據昭明，殆天下無論何人不能易焉者也。而其昌之譜，無一日之差焉。則其昌之譜其可任之程度見矣。亦有與其昌之譜，有一二日之差者，則亦當坦率舉發，與天下通人共見，而無須掩諱隱匿。按趙贗鼎二明銘有「龔王」，「十五年」，「」字，而與其昌之譜，相差二日。（詳上）又如簋鼎，郭君考爲孝王，今其昌亦已承認其爲孝王時器。簋鼎銘云：「佳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而其昌之譜，孝王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得乙亥，亦差二日。又如諫敵，金文學者殆公認爲厲王時器，其昌無異辭也。諫敵銘云：「佳五年三月初吉庚寅」，而其昌之譜，厲王五年三月辛卯朔，前一日爲庚寅，亦差一日。凡此數器之世次，亦皆顯據昭明，無論何人不能易焉者也。而其昌之譜，有一日或二日之差焉，則其昌之譜，其不可任之程度亦可見矣。以上列世次明確，顯據昭然，天下公認之器，以料其昌之器，其可任則十餘器，無一日之差焉，其不可任，則偶有二三器，有一日或二日之差焉。

則其餘一貫相承之器，亦可以概矣。夫厯譜據於算學，其積月積日之餘分，差千百萬分之一，則其譜或致差數年或數十年。宛如一千絲萬縷之大綱，一絲斷，則全網盡廢，絕非其他不負數字責任之估計，可以任意於數百年間，自由上下移動，影響彷彿以爲說也。故每一厯譜，如可任，則無一不可任也。如不可任，則無一可任也。如曰：於此數十器，則某某曆譜可任，於彼數十器，則某某曆譜不可任；則兒豎之語，醉醒之言也。故於上列十餘器者，如不能有人提出王號世次上明確堅強之反證，而加以否認，則其昌之譜，但能修正，終不能摧毀矣。

不特此也，師觶云：『哀哉，今日！天疾畏降喪！』是成王新崩，康王即位之語也。師觶云：『佳元年二月既望庚寅，』而其昌之譜，康王元年二月既望十六日，正得庚寅。又，牧觶云：『佳王七年，又三月既生霸甲寅，』按宗周一代，王之七年而有閏十二月者，惟有孝王。而其昌之譜，孝王七年閏十二月，既生霸十一日，正得甲寅。又，克尊克鐘之在厲王，此先師之說，而可以大克鼎小克鼎克，克盃之皆在厲王，時事嚙接，相保證也。克尊克鐘云：『佳十又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而其昌之譜，厲王十六年七月既生霸十一日，正得乙未。又，伯蘇父觶，師觶，皆記伯蘇父事，即共伯和也，此亦郭君所承認，而殆天下所不能難也。伯蘇父觶，師觶云：『佳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而其昌之譜，共和元年正月初吉八日，正得丁亥。又，鄩觶有『王各於宣榭』語，其爲幽王時器，亦非任何人所能難也。鄩觶云：『佳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而其昌之譜，幽王二年正月初吉二日，正得丁亥。凡此以上數器，皆足爲吾譜之金湯干城，而非可以不負責任，不着邊際之游詞浮說所能撼也。



即根據此區區數器，亦可以立一簡譜之基礎。郭君不云乎：『學者如就彝銘麻朔相互間之關係，以恢復殷周古曆，再據古曆以爲標準，以校量其他，則尙矣。』今假定有人即就上列自汜白、殷至、鄩、殷二十器者，就其彝銘麻朔相互間之關係，而草定一古曆，與上列諸器不差一日，止三器差一日或二日，則郭君必有『尙矣』之許，而天下之人，亦必翕然而無異辭矣。奈之何，有先秦魯牒所傳之「次原始古曆」四分三統具在，與宗周彝銘麻朔及時事人名地名，無一不貫穿吻合，必固拒而不之信也！理智乎？抑情感乎？

又有一極重之事，不能不以實物明證，破令人膠固之成見者，則周初置閏，已不在歲終也。今之學人，樂聞周時置閏，必在歲終，以爲此按以進化原理而宜然者，此不獨郭君爲然，吾友徐仲舒、劉朝陽……諸君，皆主此說，愚謂諸君之理想，則誠美矣！疑古之風，則誠勇矣！惜有召誥、洛誥及靜、殷在，終不能脫諸君之理想於死刑也。昔之人固亦嘗有乾沒春秋上之反證，以爲春秋閏月，尙在歲終者，已爲顧棟高、錢大昕、林春溥、麻舉其好，揭發無餘，亦可以少息矣。今按召誥云：『越若來三月丙午，臚，（三日）越三日戊申，（五日）越二日庚戌，（七日）越五日甲寅，（十一日）若翌日乙卯，（十二日）』洛誥云：『戊辰，（二十九日）王在新邑，烝祭歲，在十有二月，佳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佳七年。』按三月三日爲丙午，五日爲戊申，七日爲庚戌，十一日爲甲寅，十二日爲乙卯，則十二月中，無論何如，決不能有戊辰。故三月至十二月之間，決當有閏。此可推算，不容瞽爭。故先師王先生曰：『周置閏不在歲終，由召誥、洛誥三月十二日爲乙卯，十二月有戊辰知之。』（生霸死霸考自注）洛誥云：

『佳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佳七年』乃在周公七年，其昌之譜，是年閏餘十四，適閏九月。此經典上無可假借之明證也。又按靜殷云：『佳六月初吉，王在莽京，丁卯……掣八月初吉庚寅』按無論何年，其六月中無論何日，有丁卯者，則其八月初吉中，無論何如，不能庚寅日。故六月至八月之間，決當有閏。此更易推算，更不容替爭。是時爲厲王晚世，二十年時，其昌之譜，是年閏餘十六，適閏六月。此實物上不能假借之明證也。苟無人能提出明白強確之反證，以證明召誥洛誥之爲僞書，靜殷之爲僞器者，則周初置閏，不在歲終，殆山可撼，此說不可移矣。

佚周書周月解明言：『周正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有中氣，以著時應。』知『月有中氣』則知置閏所以彌此中氣，必在無中氣之月，而不得在歲終。佚周書縱不人人信之，若靜殷，則不啻厲王預埋於地下之銅券，此不可信，則即起厲王於地下，亦不見信矣。

1 武王元年	師旦鼎	復齋一〇 積古四・二〇	『佳元年八月丁亥』	武王元年閏餘一八，大餘七，小餘二九，正月大，辛卯朔，八月大，丁亥朔，初吉一日得丁亥。又原銘云：『師旦受命作周王太姒寶尊彝』是周公旦作文王器矣。
2	鬲大豐敵	攬古三上・七六 奇觚四・一一 密齋一一・一五 周金三・三二		原銘云：『王衣祀于王不顯考文王』又云『佳時……』是武王時時季所作之器矣。

五年	4 四年	三年	二年	年 周公攝政元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3
	中鼎一										圖小臣單罈 貞松九·二九
	博古二·二七 嘯堂一·二〇 薛氏一〇·三										
	佳十又三月庚寅										
	周公攝政四年閏餘一二，大餘九，小餘十五，正月小，癸巳朔，閏餘十二，故閏十二月，閏十二月大，丁亥朔，初吉，四日得庚寅。又原銘云「王曰：『嗟，茲喪人入事，錫于玨王作臣』」是周公攝政時語氣也。										原銘云「王……克商……周公錫小臣單貝」是武王時器矣

7	6	5	三年	二年	成王親政元年	七年	六年
<p>鬲</p>	<p>鬲</p>	<p>周公東征鼎</p>					
<p>陶齋續一·四八 周金二·七九</p>	<p>考古三·三四 薛氏一五·九</p>	<p>鳳翔秦文公墓出土，見拓片及照片於西安</p>					
<p>原銘云『益肇家鑄作……』此與益簋及周公東征鼎之益爲一人</p>	<p>豐國故地正在京兆，</p>	<p>舊作寅益，誤按益與周公東征鼎之豐白益，當是一人，又考古圖『得於京兆』按</p>	<p>以下白懋父詒，御正衛彝，小臣宅詒，呂行壺，毛父班彝等六器考之，知周公東征，確在成王四年矣，器已出洋，原銘祕不示人，茲在西安轉輾借得摹之，云『佳周公於征伐東夷，豐白敵古咸戎，公歸，薦於周廟，戊辰，會秦，公賞益貝百朋，用作障鼎』共三十五字。</p>				

8	呂行壺	西清一九・八	『佳三月』	原銘云『佳四月伯懋父北征……』按伯懋父即下御正衛彝，小臣宅斝，伯懋父斝，伯懋父師旅鼎之「伯懋父」也，合五器而考之，知伯懋父征東夷，出發在四年四月，賞御正衛在五月，伐至海眉，在十一月，其衆僕丕從王征至方疆在六年三月也。
9	御正衛彝	武英二・九 貞松四・四七	『五月初吉甲申』	成王四年閏餘四，大餘五八，小餘三〇，正月小，壬午朔，五月大，庚辰朔，初吉五日得甲申。又原銘云『懋父賞御正衛馬匹』懋父即同時四器之伯懋父也。
10	小臣宅斝	周金一一補二・五 貞松四・四八	『佳五月壬辰』	成王四年五月庚辰朔十四日得壬辰。又原銘云『命宅事伯懋父』即同時四器之伯懋父也。
11	白懋父斝	貞松六・六 善齋未刊 中央研 究院藏蓋	『佳十又一月』	原銘云『戲東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自征東夷，佳十又一月……伐海眉』知在成王初年管，蔡，般，奄，四國大反之時矣，又以下御正衛彝麻剡推之，乃知在成王四年。又以下毛父班彝有『三年，靜東

17	16	15	14	13	12
<p>鬲鼎 卣</p> <p>述社商周古器物銘一。</p>	<p>鬲麥 鼎</p> <p>大系圖·五</p>	<p>鬲中 尊</p> <p>博古六·三〇 嘯堂一·二五 薛氏一一·三</p>	<p>鬲中 甗</p> <p>薛氏一六·二</p>	<p>鬲中 鼎二</p> <p>博古二·二八 嘯堂一·一一 薛氏一〇·四</p>	<p>國」語而在成王六年，知東夷大反在四年更確。</p>
<p>原銘云「鼎從史騰伐會」此「史騰」即麥鼎之「史騰」也，「會」即「郛」正在東夷之列。</p>	<p>原銘云「佳王伐東夷，遷公命眾史騰曰……」事相連貫可證</p>	<p>原銘云「王錫中馬」用作父乙寶尊彝」與上四器之中爲一人</p>	<p>原銘云「佳王命中先省南國庸行」又云「用作父乙寶彝」與上三鼎同時同地出土</p>	<p>原銘云「佳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申先省南國，庸行」此鼎與前中鼎一相差僅八年，「反虎方」當即「東夷」，「庸行」蓋即「奄道」也，「庸」之通「奄」，猶左傳文十八年「閔職」史記作「庸職」矣。</p>	

18	五年	19 六年	20	21
<p>鬲厚趕父鼎 薛氏九·一四 積古四·一七          攬古二下·七三 審齋五·一三三          周金二·三三三</p>		<p>白懋父師旅鼎 善齋未刊</p>	<p>史伯碩父鼎 博古二·八 嘯堂一·九 薛氏          一〇·七</p>	<p>史顛鼎 博古二·一〇 嘯堂一·九 薛          氏一〇·八</p>
		『佳三月丁卯』	『佳六年八月初吉 己巳』	
<p>原銘云『佳王來各于成周年，厚趕父又          □于鑿公』此「鑿公」當即前寧鼎之          「鑿公」也</p>		<p>成王六年，閏餘一八，（故閏三月，大餘四七，          小餘九，正月小，辛未朔，三月大，巳亥朔，既          死，竊二十九日得丁卯。又原銘云『師          旅衆僕丕，從王征於方囂，使厥友弘以告          白懋父』又云『弘以告聿』「白懋父」          即上白懋父殿等四器之「白懋父」而          「聿」即上聿鼎等五器之聿也。</p>	<p>成王六年，閏餘一八，大餘四七，小餘九，正          月小，辛未朔，八月小，丁卯朔，初吉三日得          己巳。又原銘云『史伯碩父追孝於朕          皇考釐仲，王母原如。』</p>	<p>原銘云『史顛作朕皇考釐仲，王母原姬          隨鼎』是此史顛與史伯碩父非兄弟即          一人也</p>

						22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毛父班彝
						西清一三·一二
						『佳八月初吉……甲戌』
						<p>成王六年八月丁卯朔，初吉八日得甲戌。又原銘兩見『成王』又云『后文王王妣聞孫』又云『文王孫罔勿襲井』知「成王」確即為「成王」不可易矣——「成」「成」本一字，義皆為殺為克，詳金文名象疏證——又原銘云『成王命毛伯……伐東國勳戎……三年靜東國』東國即東夷與詩破斧，東山，書大誥，多方，多士，孟子，史記密合。又以前伯懋父啟，御正衛彝等器考之東夷之反在成王四年，至此正為三年，又密合。</p>



23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大孟鼎										
擗古三下·三一 恆軒九 奇 『佳九月……佳王 觚二·三四 憲齋四·一二 周廿又三祀』 金二·一〇										
毛公鼎,大孟鼎,番生斝,毛父班彝,益簋,叔 向父斝,師旒斝,兪白斝等八器,與周書大 誥,康誥,酒誥,洛誥,無逸,君奭,立政,文侯之 命,顧命,康王之誥,等十篇,文法語氣,悉交 互貫通,乃成康一時代之作風,大孟鼎,毛 公鼎,決為成王時器有十二顯證,詳駁郭 鼎堂毛公鼎之年代。又銘中有『我聞										

25

24

<p>鬲番生敵</p>	<p>鬲毛公鼎</p>	<p>陶齋二·一六 周金三·一一</p>	<p>攬古三下·五一 奇觚二·四一 審齋四·二 周金二·一</p>	<p>番生敵文法，與毛公鼎類同者凡十四次，與毛父班彝全同者二次，與大孟鼎類同者五次，與師饒敵類同者四次，與益盞全同者四次。</p>	<p>般墜命語，是般亡未久。又銘中有「敵酒無敢醜」與酒誥同時。又銘中「文」武作「致」「斌」知與車鼎一及派白敵同時，而車鼎一在周公攝政四年派白敵在康王九年。</p>
<p>毛公鼎爲成王時器有十二顯證，詳駁郭鼎堂毛公鼎之年代。又毛公鼎爲成王時器徐同柏，吳大澂，孫詒讓，王先生之說並同。又毛公鼎文法與大孟鼎類同者凡十七次。又原銘云「敗天疾畏，司余小子弗彼邦」又云「遷予小子，家滿於艱」稿爲東夷大反，討之三年，亂後痛定之語。</p>	<p>派白敵在康王九年。</p>				

29		28		27							26	
		三十年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			
<p>鬲作册般鬲 攬古二·中·八六 激秋一·一一</p>		<p>鬲獻侯鼎 寶蓋一·八 貞松三·一五 敬憲室一·二五</p>									<p>鬲叔向父禹 攬古三上·五九 窰齋一·一九</p>	<p>啟 周金三·三一</p>
											<p>鬲叔向父啟 窰齋一·二·二一 殷文一·一四</p>	<p>周文六補三·三 貞松五·二三</p>
											<p>鬲毛公旅鼎 奇觚二·五一 窰齋一·二·一〇</p>	<p>周金二·五</p>
<p>原銘云『咸王賞作册般貝』以毛父班彝考之，咸王即成王也。</p>		<p>原銘云『唯成王大參在宗周』可證</p>									<p>原銘云『叔向父作姪媯鬲』即前之叔向父禹也，詩大明『續女惟莘』太媯亦氏辛，姪媯與太媯爲一輩人。</p>	<p>原銘云『毛公旅鼎……』云云與毛公鼎之毛公或即一人？</p>
											<p>叔向父禹啟文法，與毛公鼎類同者二次，與番生啟類同者三次，與毛公班彝類同者一次。</p>	

30		翻成王鼎	周金六補二·八		原銘云『成王尊』可證，但此三器雖鑄有『成王』明文而不知在成王何年故以附此。
31	康王元年	師匄啟	薛氏一四·一四	『佳元年二月既望庚寅』	師匄啟文法與毛公鼎同者凡十八次，與毛公鼎奇文字體全同者凡十七字，與番生啟文法類同者四次，與旅伯啟文法類同者四次，與大孟鼎文法類同者十次，可以互證同時。又原銘云『哀哉，今日天疾畏降喪！』是成王新崩時語氣。康王元年，閏餘三，大餘二一，小餘一五，正月大乙巳朔，二月小乙亥朔，既望十六日得庚寅。
32	三年	豐鼎	嘯堂二·九八 薛氏一〇·一	『佳三年三月庚午』	康王三年，閏餘一七，大餘一〇，小餘三四，正月小，甲午朔，四月小，癸亥朔，初吉八日得庚午。又原銘云『王在豐』，與昭公四年左傳『康有豐宮之朝』密合，又與下康王二十二年之庚贏鼎『王客豐宮』密合。

35		34				33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鬲		散季斝				散季斝
鬲益公鐘		鬲白斝				鬲白斝
長安獲古一·一		憲齋一·一·三三 周金三·一·二二				考古三·三 博古一六·一四 嘯堂二·五二 薛氏一四·一
		『佳王九年九月甲寅……已未……』				『佳王三年八月初吉丁亥』
原銘云『益公爲楚氏蘇鐘』益公蓋即鬲白斝『益公征眉斝』之益公也		康王九年閏餘二，大餘五，小餘一九，正月小，己丑朔，九月大，乙酉朔，十月小，乙卯朔，九月既死霸三十日得甲寅，後一月（即十月初吉五日得己未。又此斝文法與毛公鼎類同者七次，與師匚斝類同者六次，與大孟鼎類同者四次。又銘中『文』				康王四年閏餘五，大餘三四，小餘二六，正月小，戊午朔，八月小，乙酉朔，初吉三日得丁亥。
鼎並同，皆足徵同時之器。		『武』作『攷』，『斌』與『鼎』，大孟				

39 十四年	38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37 36
畢段啟	鄒異啟				剛異啟 剛畢鮮啟
<p>筠清三·二三 敬吾二·二一          攝古三上·四一 奇觚四·六          憲齋二·一九 周金三·三六辰……</p>	<p>夢鄴一·三一 奇觚四·五 憲          齋九·九 周金三·三七          初吉壬寅</p>				<p>考古三·七 博古一七·一四          嘯堂二·五一          攝古二下·四一 周金三·五五</p>
『佳王十又三祀，十又一月，丁卯……戊辰』	『佳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				
<p>康王十四年，閏餘一八，（故閏二月）大餘六，小餘五十，正月大，庚寅朔，十一月小，乙卯朔，既生霸十三日得丁卯，十四日得戊辰。又原銘云『王廛畢蒸』畢爲文武葬地，故康王廛祭之也。</p>	<p>康王十三年，閏餘一一，大餘一二，小餘二十，正月小，丙申朔，初吉七日得壬寅。又原銘云『王征南夷』太平御覽五四引尋陽記『廬山有康王谷』今李竹書有一條云『康王十六年南巡至九江廬山』以尋陽記者之乃真竹書之遺，與此銘密合。</p>				<p>原銘云『廛作皇且益公……懋葬』與上兩器之益公當是一人          原銘云『畢蒸作皇且益公薄啟』此上益公亦或一人</p>

41		40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庚 盩 卣		庚 盩 鼎						
二百蘭亭三·一 兩豐六·一 客齋一九·三 周金五·八一		西清三·三九						
『佳王十月既望，辰在巳丑』		『佳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丁巳……』						
康王二十二年，十月大，己巳朔，既望二十一日得己丑，與脈密合，又鼎銘云『王		康王二十二年，閏餘一七，（故閏四月）大餘五〇，小餘一四，正月小，甲戌朔，四月大，壬寅朔，初吉八日得己酉，既望十六日得丁巳，云『既望己酉』者涉下丁巳乃既望而誤也，又初吉，既望，例得互誤，詳金文脈朔疏證考異二。又原銘云『王客豐宮，衣事』與昭四左傳『康有豐宮』及遷鼎『王在豐』密合。						

44 二十六年	43	42 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番菊生壺	剛孟爵	小孟鼎			
貞松七・三二	攬古二下・三 奇觚七・三〇 窳齋二・三・三 周金五・一二一	攬古三下・四二 大系圖・六			
『佳廿又六年，十月 初吉己卯』		『佳八月既望，辰在 □□（甲申）……寧 若嚶乙酉……佳王 廿又五祀』			
康王二十六年，閏餘七，大餘二六，小餘五 八，正月大，庚戌朔，十月大，丙子朔，初吉四 日得己卯。又原銘云『番菊生……腰	原銘云『佳王初參於成周，王命孟寧登 白』當與大小孟鼎之孟爲一人，又與獻 侯鼎文法類同。	『周王，□王，成王』周王即文王，□王，乃 武王，麻數文，武成，則爲康王時器愈明矣， 誤，詳金文麻朔疏證考異二。又原銘云	『蔑庚蠃曆』貞銘亦云『王蔑庚蠃曆』 足證乃一人同年所作之器矣，又足證歷 之可任。		



46	45	昭王元年
虢敵	師類敵	
薛氏一四·九	陳淮生臧器	
『佳元年既望丁亥』	『佳王元年九月既望丁亥』	
<p>昭王元年，八月小，辛未朔，既望十七日得丁亥，閏九月大，庚午朔，既望十八日得丁亥，十一月大，己巳朔，既望十九日得丁亥。不知在此三月中之何月。又銘文文法，與毛公鼎類同者六次，與師匭敵全同者一次，與番生敵類同者二次，知相距不遠。又原銘云『出入姜氏命』、『汝勿善效姜氏人』此姜氏即昭王十年矢敵及昭王十九年鬲卣之王姜，此敵亦昭王器更明。</p>	<p>『佳王元年，九月既望丁亥』大餘二一，小餘七，正月小，乙巳朔，九月小，辛丑朔，閏九月大，庚午朔，既望十八日得丁亥。又原銘云『王在周康宮』宜器在昭王元年矣。</p>	<p>厥元子孟妃旅』番匊生與番生敵之番生似爲一人，番孟妃所嫁之旅氏亦與旅自敵有相當之關係。</p>

48 十年	九年	八年	47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作冊大鼎			鬲召彝					
貞松三·二五 善齋未刊 述社			澂秋二·五〇 周金七補五·一 貞松八·三一					
丑 『佳三月既生霸己』			丁卯 『佳十又二月初吉』					
昭王十年，閏餘一，大餘二八，小餘四四，正月大，壬子朔，四月小，辛巳朔，既生霸九日，得己丑。按此鼎與下矢敵矢彝矢尊同穴出土，四器銘末皆有鳥形及二冊字之徵，乃一時所鑄之特徵。又原銘有『隹……尹太保宜』語，以「宜」代「休」			昭王七年，閏餘一八，大餘四六，小餘三〇，正月小，庚午朔，十二月大，甲子朔，初吉四日得丁卯。又此尊字體與矢彝矢敵，宛然如出一範，知其同時。					

49	50	51
矢彝	矢尊	矢斝
貞松四·四九 述社一·	貞松七·一九 述社一·	貞松六·一二
『佳八月，辰在甲申，昭王十年，八月小，己卯朔，初吉六日得甲……丁亥……佳十申，既生霸九日得丁亥，十月小，戊寅朔，月……甲吉（節初吉）六日得癸未，七日得甲申，八日申……乙酉……』	『得乙酉。按此器在昭王十年，有八大顯證，與經典羣籍，密合無間，又與前後十小器，一線貫串，詳矢彝考釋。又銘中有『用牲于康宮』明文，是其時康王新崩，而郭氏次于成王時，妄極。又以宗周鐘考之，此器之在昭王，殆成既定事實。』	『佳九月既死霸丁丑』
亦為與矢尊矢彝矢斝全同。又原銘云『鑄武王，成王異鼎』而矢彝有『用牲于康宮』語則其在昭王時稿甚矣。	昭王十年，九月大，戊申朔，既死霸三十日得丁丑。與上器錯綜銜接，詳矢彝考釋。又銘云『佳王于伐楚白』與左傳，呂覽，天問，竹書，宗周鐘，記昭王伐楚事密合。又原銘云『……尊俎于王姜，姜賞命貝……』與昭王元年之虢斝十九年之鬲密合。	

52	53	54	55	56	57								
太保鼎一	攬古二下·八〇	「在十又一月庚申」	昭王十年，十一月大，丁未，劓既生霸十四日得庚申。又原銘云「佳公太保來伐反夷年」。「反夷」即「反楚」亦即「反荆」亦即宗周鐘之「南夷東夷」也。「公太保」即矢彝之「周公明保」及作冊大鼎之「尹太保」作冊邕之「明保」及下列太保四器之「太保」也。	匱太保鼎二攬古二上·三三三	原銘云「太保口作宗室寶尊彝」與上器太保為一人	匱太保彝	原銘云「太保錫厥臣樹金」與上器太保為一人	匱太保鬲	原銘云「太保盞」與上器太保為一人	匱太保敵	原銘云「王伐彘子匱……王降征命於太保……」與上器太保為一人。「彘子匱」即小臣彘鼎之「楚彘」亦即矢敵之「楚白」也。	匱	原銘云「天子匱」與上太保敵之「彘子匱」為一人

61	60	59	58
<p>爾禽彝 十六長樂二・三 擗古二下・二 二 敬吾心室二・一〇〇 周</p>	<p>爾明公尊 西清一三・八 周金五・八 貞 松七・一七</p>	<p>爾宗周鐘 西清三六・四 積古三・八 擗古三中・五六 景仁宮藏器</p>	<p>爾作冊卣 貞松八・二九</p>
<p>原銘云「王伐箕侯，周公某（禘師祭也）禽祝，王，昭王，周公，周公明保也。」 「蔡」郭</p>	<p>原銘云「在王命明公，遣三族伐東國」 王，昭王，明公即矢彝及作冊卣之明保 亦即矢彝「明公朝」明公用牲…… 之明公，東國即宗周鐘之東夷，猶宗周南夷又稱南國也。</p>	<p>原銘云「南國服子，敢陷虐我土，王嘉伐其至，戮伐厥都，服子乃遣閒來逆卻王（昭王）南夷東夷具見廿又六邦」楚為南夷東夷廿六邦之領袖，昭王伐楚，至此完全得地下古遺器之證實，而矢彝，天尊，矢，或作冊大鼎，太保鼎，罍卣，尊之為昭王器亦定矣。</p>	<p>原銘云「在明保殷成周年」 「明保」即矢彝之「周公子明保」 「殷」即祫祭，「殷成周」即矢彝之「用牲于京宮」也詳金文厯朔疏證續補。</p>

65		64 十一年		63	62
鬲鼎	周金六補二·四 移林四·	臣辰盃	貞松八·四三 善齋未刊	鬲道敵	積古六·三 擔古二上·五一 奇觚一六·二七 周金三·九五
鬲鼎	周金六補二·四 移林四·	臣辰爵	貞松一〇·一八 善齋未刊	鬲狄彝	容庚摹本 猗文閣拓片
			『在五月既望辛酉』		
昭王十一年,九月小,癸卯朔,既生霸十九日得辛酉。又原銘末有『太保』二字足徵與上大保六器同時。又原銘有『召伯父辛』與昭王七年召彝之『召』同文。		原銘云『臣辰夕』與臣辰盃爲一人。	昭王十一年,閏餘八,大餘二二,小餘七四,正月大,丙午朔,五月小,乙巳朔,既望十七日得辛酉。此器與上矢彝矢尊矢斝,作冊大鼎等一穴所出,足徵同時。又銘云『佳王大俞於宗周,佺饗彝京年』在宗周大俞,是已戰勝反鎬京,宜在明年之五月矣,佺,人名,不見於矢彝。	原銘云『道從王伐荆』王,昭王,荆即楚也。原語云『狄饗从王南征,伐楚荆,又(有)得,用作父戊寶樽彝』	原銘云『迨白從王伐反荆』王,昭王,反荆即反楚也。
					云『當即楚之別構』是也。

十四年	68	67	66
	剛望爵	望啟	大保爵
	憲齋二二・二二	筠清三・四八 擗古三上・八三	貞松一〇・二二 善齋未刊
		月初吉戊戌	「佳三月既望丁亥」
	原銘云「公錫望貝，用作父甲寶彝」按「父甲」當即望啟之「皇且伯甲父」。「公」當即「公太保」「明公」之公。此與太師小子師望鼎，壹之「師望」絕非一人，一从「臣」从「夕」从「壬」，一从「耳」从「月」从「壬」也。	昭王十三年，閏餘三，大餘四一，小餘一五，正月小，乙丑朔，六月大，壬辰朔，初吉七日得戊戌。又原銘云「王在周康宮新宮」，是昭王時也。又原銘云「王呼史年」，昭王元年之危啟亦云「王呼史年」，乃一人也，宜其時間相近。	昭王十二年，閏餘一五，大餘一七，小餘二三，正月小，辛丑朔，四月大，己巳朔，既望十九日得丁亥。原銘云「尹太保於御錫貝」即作冊大鼎之「尹太保」，足徵時距極近。

74		73		72		71		70		69	
										十七年	十六年
匭寔尊		匭寔尊		匭寔鼎		遺卣		遺尊		匭小臣爰鼎	
容齋一九·二三		攬古一下·二五 兩疊六·七		十六長樂一·一七 攬古四·二 三·古二下·七九 奇觚一 六·五		周金五·九〇		容齋二三·一二 周金五·四 奇觚五·一三 容齋一九·二四		〇·五 復齋一一 攬古四·二 一 攬古三上·三一 周金七 補二·四	
								『佳十又三月辛卯』		『正月』	
爲一人		原銘云『寔作寶尊彝』與上寔鼎之寔		原銘云『王命遣戡東反夷，寔肇從……』 『遣與遺尊遺卣之遣蓋爲一人。』		甚近。		昭王十七年閏餘十二，故閏十二月，大餘 四八，小餘一六，正月小，壬申朔，十二月小， 丁酉朔，閏十二月大，丙寅朔，既死，霸二十 六日得辛卯。又原銘云『王在斥』與 下昭王十九年之『景卣景尊文同知時間		原銘云『王口於楚彖』楚彖卽太保啟 之『王伐彖子彖』也。又原銘云『王 至於趕居』『迂』蓋卽下遺尊遺卣，景 尊景卣之『斥』也。	



					77	76	75	十八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剛生辦尊	剛尊	景尊	
					西清八·四三	筠清 攬古二上·二七	筠清二·四四 攬古二下·八六 審齋一九·二二 周金五·八九	
								『佳十又九年』
					原銘云『佳王南征，在广……』「广」字有剝蝕，惟存「广」形，蓋即禮尊，禮尊，景尊，景卣之「岸」也。	原銘云『在斥，君命余作冊，景安夷白』知一人同時所鑄之器，所記一事。	原銘云『王在斥，王姜命作冊，景安夷白』『王在斥』與上禮尊禮卣全文，『王姜』與上矢敵同文，亦即龍敵之『姜氏』足證皆為昭王時器。	
					原銘云『景作寶敵』與上景卣景尊之景為一人			

78 三十三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一年	三十年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不壽啟			圖矢殿					
西清續甲六·三四			續鑑甲一二·四〇					
『佳九月初吉戊戌』			『佳六月初吉丁巳』					
昭王三十三年，閏餘一〇，大餘一五，小餘二五，正月小，己亥朔，九月大，乙未朔，初吉四日得戊戌。又原銘云『王在矢宮，王姜錫丕壽』此王姜即昭元虢，昭十矢啟昭十九鬯尊之「王姜」也。又昭王七年，十八年，四十三年，歷朔亦通。			昭王三十年，閏餘八，大餘二，小餘五四，正月大，丙戌朔，六月小，甲寅朔，初吉四日得丁巳。又原銘云『王在奠，蔑矢曆』當與上天彝大尊矢殿之「矢」為一人。					

79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圖] 泉白 貞松六·二									
	[圖] 遠 西清一三·三六									
	『佳王八月』									
	『佳六月既生霸辛巳』									
	昭王四十三年，閏餘四，大餘一七，小餘一，正月小，辛丑朔，六月大，戊辰朔，既生霸十四日得辛巳。又原銘云『王命南泉』									
	文字體制與矢彝矢啟禽彝，臣辰盃，作冊大鼎，景尊全同。云『錫貝于姜』則『姜』亦君后，當即王姜。									
	原銘云『公史(使)選(事)又(色)泉...』此『泉』蓋即泉白貞之『泉』也									

82		81		80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五十年									
爾章伯廚斂		爾交尊		爾邵王斂									
述社一。		奇觚五・一〇 周金五・一一 貞松二・四七		審齋九・三									
體已逼近適斂，昭穆時代相近也。		原銘云「作王伐逯」逯即交尊之逯也。又銘云「借伐浮黑」借，人名，又見矢彝及臣辰盃，足徵為昭王時器。又字		原銘云「交從魯逯，邵王錫貝」可證，郭云「魯，狩，速，地名」是也。		原銘云「邵王之謂之滕斂」邵王即昭王也，可證。						叔釁父……云云「滿」即穆王之名「滿」則自為昭王晚年之器。	

穆王元年		83	二年	呂鼎
	84			三年
			四年	刺鼎
				刺鼎

周金六補二·四 貞松三·二七

『惟五月既死霸壬穆王二年，閏餘一七（故閏四月）大餘四九，小餘三五，正月小，癸酉朔，五月小，辛丑朔，既死霸二十三日得壬戌。又此鼎字體與適敵及刺鼎如出一範。又此鼎與刺鼎相差僅五日，此鼎云『王饗（亦祭名）于太室』刺鼎云『王管（禘）用牲于太室』事正相接。呂即穆王同寇呂侯之呂亦即尙書呂刑之呂，呂刑正爲穆王時書。

窻齋四·二一 周金二·二八

『唯五月……辰在穆王二年，五月小，辛丑朔，既死霸二十七日得丁卯。此鼎字體與適敵、呂鼎如出一範。又原銘云『管（禘）卻玉』昭王之崩適已三年故禘之也。又此鼎與呂鼎相差僅五日，而此云『用牲于太室』彼云『饗于太室』記事適相符合。

丁卯

85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休盤																
周金三·二七 貞松一〇·三〇																
『甲戌』																
六, 正月大, 戊午朔, 既望十七日得甲戌。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p>按銘有『益公右走馬休』語，與派白啟之益公已八十七年，當是其子或孫。又字體與適啟近。</p> <p>按適啟，井鼎，雖不能考知在穆王何年，然要當與呂鼎，刺鼎，時間相距甚近，故四器作風宛肖，如出一范，且上與昭王年間之臺白厨啟作風亦逼近也。</p> <p>自此以下至穆王五十五年止，除南方邛國之伯戔，曾作一盃一盤外，更無一王室之器發見，雖截止現在，古器出土，不能稱備，然三十五年之中，絕無王室一器可考，不能不謂為異事，殆穆天子傳所記穆王周行天下之故事，亦有可信之成分在歟。</p>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三十九年	87 三十八年	86 三十七年	三十六年	三十五年
						白戔盃	白戔盤		
						考古五·二一 薛氏一六·一六	考古六·二 薛氏一六·一二		
						佳八月初吉庚午	「佳正月初吉日丁亥」		
						穆王二十八年，閏餘三，大餘二〇，小餘一六，正月小，甲辰朔，八月大，庚午朔，初吉一日得庚午。盤銘云「塏中之孫伯戔自作類盤」，盃銘云「塏中之孫伯戔自作饌盃」且同時同穴所出，知爲一人上下年所作之器矣。	穆王三十七年，閏餘一五（故閏七月）大餘五六，小餘二四，正月小，庚辰朔，初吉八日得丁亥。餘詳金文歷朔疏證續補。		



89	88	五十四年	五十三年	五十二年	五十一年	五十年	四十九年	四十八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六年	四十五年
關井鼎	關通敵										
貞松三・三三 報十九期	周金三・四〇 貞松六・三										
新晨報日曜畫 『佳七月……辛卯』	『佳六月既生霸』										
呼井從漁 『則所記與通敵同事，明確易	原銘云『穆王在葬京，呼漁于大池，王鄉酒……穆王窺錫適……對揚穆王休……』凡三見穆王，明確不易，但不知在穆王何年，以作風推之，當在初年與呂鼎，刺鼎同時。										

四年	91 三年	90 二年	恭王元年
	師遽啟	師遽方尊彝	
	攀古二·三三 恆軒二·三九 播古三上·四〇 奇觚四·七 憲齋一一·二一 周金三·三六	憲齋二三·九 周金三·一〇三	
	『惟王三祀，三月既生霸辛酉』	『佳正月既生霸丁酉』	
世次皆明矣。	共王三年，閏餘一〇，大餘五四，小餘二六，正月小，戊寅朔，四月大，丙午朔，既生霸十六日得辛酉。以四分麻推之，亦共王三年，此師遽與上器之師遽乃一人也，故二器上下年銜接。又原銘云『文考辟叔』則沈子它之子為辟叔其孫為師遽，三代世次皆明矣。	共王二年，閏餘三，大餘五九，小餘七七，正月大，癸未朔，既生霸十五日得丁酉。又原銘云『文祖它公』『它公』即沈子它啟之「它」也（其字體全同）沈子它啟在成王時（詳疑年表二）則其孫在穆共時，世次正合。	見作風亦逼宵如一範，遽啟在六月此鼎在七月，自相銜接，呂鼎刺鼎在五月，疑其亦相銜接。

						92	93
						六年	七年
						五年	
						剝鼎	趯鬯鼎一
						周金二·二六 貞松三·三三	周金二·二六 貞松三·三〇
						『佳王九月丁亥』	『佳王七年十月既生 霸』
						共王六年，閏餘一二，大餘六，小餘七八，正月大，庚寅朔，九月小，丁亥朔，初吉一日得丁亥。又原銘云『王客於敝宮，并白入右剝』與下共王七年之趯曹鼎一云『王在周般宮，并白入右趯曹』同辭，足徵上下年銜接。又『剝』即共王二年之師遘方尊『王呼宰剝』之『剝』，足徵時間極近。	共王七年，無閏餘，大餘三〇，小餘七〇，正月大，甲寅朔，十月大，庚辰朔。以下趯鬯鼎二明銘云『龔王』故知此鼎亦為龔王。

<p>十四年</p>	<p>94 十五年</p>	<p>十六年</p>	<p>十七年</p>	<p>十八年</p>	<p>十九年</p>	<p>95 二十年</p>
<p>趙饗鼎一</p>	<p>周金二·二七 貞松三·三一</p>	<p>師湯父鼎</p>				<p>獲古一·六 據古三上·三五 窳齋四·二八 周金二·二八</p>
<p>『佳十又五年五月 既生霸壬口(寅)龔四 王……』</p>	<p>『佳十又五月初吉 共王二十一年閏餘一五(故閏七月)大餘一 五,小餘六五,正月大,已亥朔,十二月小,甲 午朔,初吉三日得丙申。又趙饗鼎二銘 云『王在周新宮,王射於射廬』而師湯 父鼎銘云『王在周新宮,在射廬』知此 二器時間必甚近矣。又懿王元年之匡 簠銘云『懿王在射廬』與此器爲上下 年,正相銜接。</p>	<p>『佳十又二月初吉 共王二十一年閏餘一五(故閏七月)大餘一 五,小餘六五,正月大,已亥朔,十二月小,甲 午朔,初吉三日得丙申。又趙饗鼎二銘 云『王在周新宮,王射於射廬』而師湯 父鼎銘云『王在周新宮,在射廬』知此 二器時間必甚近矣。又懿王元年之匡 簠銘云『懿王在射廬』與此器爲上下 年,正相銜接。</p>				<p>『佳十又二月初吉 共王二十一年閏餘一五(故閏七月)大餘一 五,小餘六五,正月大,已亥朔,十二月小,甲 午朔,初吉三日得丙申。又趙饗鼎二銘 云『王在周新宮,王射於射廬』而師湯 父鼎銘云『王在周新宮,在射廬』知此 二器時間必甚近矣。又懿王元年之匡 簠銘云『懿王在射廬』與此器爲上下 年,正相銜接。</p>
<p>器明銘龔王,無從證認。</p>	<p>器明銘龔王,無從證認。</p>	<p>器明銘龔王,無從證認。</p>				<p>器明銘龔王,無從證認。</p>

96 懿王元年	匡卣	<p>攬古三上·三二 周金四補三· 八 周金又五·八四</p>	『佳三月初吉甲午，懿王元年，閏餘三，大餘三九，小餘五七，正……懿王……』	<p>懿王元年，閏餘三，大餘三九，小餘五七，正月大，癸亥朔，四月小，壬辰朔，初吉三日得甲午。又原銘云『懿王在射盧』與上年十二月之師湯父鼎所記事相銜，接師湯父鼎之王，即為懿王，恭王當崩於二十二年歲首。</p>					
97 十二年	大敵	<p>續鑑一二·四六 筠清三·三三</p>	『佳十又二年三月懿王十二年，閏餘四，大餘三五，小餘七三，』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98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99 孝王元年
			大鼎		師酉飲
<p>攬古三中·三五 周金三·一八 既生霸丁亥 貞松六·一〇</p>			<p>懷米二·九 西清二·一七 筠『佳十又五年三月 清四·八 密齋五·一一 攬古既霸丁亥』 三上·七七 周金二·二四 貞 松三·三五</p>		<p>二百蘭亭二·七 兩鬘六·一〇 攬古三中·三二 周金三·二二</p>
			『佳十又五年三月』		『佳王元年正月』
<p>正月大，已未朔，三月大，戊午朔，既死霸三十日，得丁亥，「既生霸」「既死霸」甚多互誤。又原銘云「王在暨偃宮」下十五年大鼎銘亦云「王在暨偃宮」知此三年內王未離暨偃宮也。</p>			<p>懿王十五年，閏餘六，大餘四八，小餘四四，正月大，壬申朔，三月大，辛未朔，既望十七日，得丁亥，大月既生霸十六日止，差一日， <small>(在經典則十七日稱旁既生霸) 此銘止云「既霸」不云「既生霸」抑「既死霸」二 三器皆然，豈因懲前啟銘誤鑄之故歟。</small></p>		<p>原銘云「王在吳格吳太廟」吳即孝王元年師虎飲之「內史吳」孝王七年牧</p>

101	100
<p>魯鼎</p>	<p>師虎斝</p>
<p>積古四·三五 擡古三下·四六 奇觚二·二一 憲齋四·一七 周金二·六</p>	<p>擡古三中·五八 敬吾一·六〇 憲齋一·七 周金三·一六 甲戌</p>
<p>『佳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p>	<p>『佳元年六月既望甲戌』</p>
<p>孝王元年六月大壬子朔，既望二十四日得乙亥，（與師虎斝隔一日）按銘中三見『效父』即孝王錫效父鼎之「效父」也。又銘中之『匡』即懿王元年</p>	<p>孝王元年閏餘八，大餘一，小餘一五，正月小，乙酉朔，六月大，壬子朔，既望二十三日得甲戌。又原銘云『井白入右師虎』井白即孝王七年師奎父鼎之『司馬井白』孝王十二年待斝之『司馬井白』孝王四年豆閉斝之『井白』孝王五年師毛父斝之『井白』亦即其王六年剝鼎之『井白』共王七年趙鬻鼎一之『井白』又原銘云『王呼內史吳』即牧斝師酉斝同斝，吳尊之吳。</p>
	<p>斝之『內史吳』孝王二年同斝之『吳大父』夷王二年吳尊之『作冊吳』之吳，亦即懿王十二年大斝『王呼吳師』之『吳師』也。</p>

104	103	102	二年
艾啟	同啟	同同占	
清儀 攬古三上・二三 周金	續鑑六・二九 周金四補三・一 貞松六・七	周金五・九一	
『佳十又二月既生	『佳十又二月初吉 丁丑』	『佳十又一月』	
孝王二年,十二月大,癸酉朔,既生霸十五 『艾白』也。	孝王二年,閏餘一五(故閏七月)大餘五五,小餘四五,正月大,已卯朔,十二月大癸酉朔,初吉五日得丁丑。又原銘云『王命同參(左)右吳大父』即師虎啟牧啟之『內史吳』吳尊之『作冊吳』師酉啟之『吳』大啟之『吳師』也。又原銘云『艾白右同』即孝王二年艾啟之『艾』孝王八年康鼎之『艾白』孝王十二年卯啟之『艾白』亦即厲王七年豳啟之『艾白』也。	原銘云『矢王錫同全車弓矢』同即下同啟之『同』也。	匡簋之「匡」也。又鼎主人「習」即厲王十七年省壺之「習」亦即厲王十六年克鐘「王呼士習」之「士習」也。又銘之「井叔」即夷王二年遷尊之「井叔」或即前後諸器內「井白」之弟也。



	105		三年	
	106	豆閉敵	奇觚四·一五 密齋一〇·一〇 周金三·二六	孝王四年，閏餘一〇，大餘一三，小餘六七，正月大，丁酉朔，二月小，丁卯朔，既生霸十二日得戊寅。又原銘云『井白入右豆閉』即師虎敵，師至父鼎，走敵，師毛父敵，利鼎，趙鬻鼎一之『井白』司馬井白也。
107	五年	師毛父敵	博古一七·二一 嘯堂二·五二 薛氏一四·三	孝王五年，閏餘一七，(故閏四月)大餘八，小餘一六，正月小，壬辰朔，六月小，己丑朔，既生霸十日得戊戌。又原銘云『井白右太史冊命』即前後諸器之『井白』也。
六年	忽鼎	見上	『佳王三月既生霸，辰在丁酉』	孝王六年，閏餘五，大餘三二，小餘八，正月小，丙辰朔，四月大，甲申朔，既生霸十四日得丁酉。按忽鼎連記數年之事，前從
剛艾白鬲	周金二·七九	三·四三 霸丁亥	日得丁亥。又原銘云『王宴艾蔑曆』 「艾」即同敵，康鼎，卯敵，敵敵之「艾白」也。 原銘云『艾白鑄鬲……』即前後諸器之艾白也。	

110 八年	109	108 七年	
康鼎	牧啟	師奎父鼎	
寧壽一·一七 積古四·二七	孝古三·二四 薛氏一四·一七	獲古一·五 恆軒一·二三 攬 古三中·九 審齋四·二六 周寅 金二·二三	
『隹二月初吉甲戌』	月，既生霸甲寅』	『隹六月既生霸庚庚』	
孝王八年，無間餘，大餘五〇，小餘三〇。正	按惟孝王七年有閏十二月，爲『十又三月，』餘王七年，絕無閏十二月者，此已爲堅證。孝王七年，十二月小，乙亥朔，閏十二月大，甲辰朔，既生霸十一日得甲寅。郭氏『七年』誤釋爲『十年』太疏。又原銘云『王呼內史吳冊命牧』內史吳即孝王元年師虎啟之『內史吳』夷王二年吳尊之『作冊吳』也。	孝王七年，閏餘一二，（故閏十二月）大餘二六，小餘三八，正月大，庚戌朔，六月小，戊寅朔，既生霸十三日得庚寅。又原銘云『司馬井白右師奎父』即孝王十二年走敵之『司馬井白』亦即前後諸器之『井白』也。	先師說，列於幽王，似未諦，今改推於此，然後十餘器一線貫串，上及龔懿，下及夷厲，無不融合，毫無勉強矣。

115	114	113	112	111
	十年	九年		
效卣	效尊	剛奠井叔鬲	剛奠井叔鐘	剛奠井叔康
獲古一·二七	獲古三上·六五	周金二·八二	獲古二上·四七 周金一·七一 雙玉餘齋	獲古二中·二〇 周金二·一六〇 敬吾二·二二
	「佳三月初吉甲午」			
小餘九，正月小，癸亥朔，四月大，辛卯朔，初	孝王十年，閏餘一四，（故閏九月）大餘三九	原銘云「奠井叔蔽父作撻鬲」與奠井叔康或一人或昆弟。	原銘云「奠井叔作雷鐘」即上二器之奠井叔，亦即遷尊之咸井叔厲王二十三年尤啟尤卣之井叔也。	原銘云「奠井叔康作旅簋」即康鼎之奠井叔康也。又穆天子傳有「鄭井叔利」。
				月小，甲戌朔，三月小，癸酉朔，初吉二日得甲戌。又原銘云「艾白入右康」艾白即同啟卯啟艾啟啟艾白鬲之「艾」。「艾白」也。又銘末有「奠井」二字，足證鼎主人之「康」即奠井叔康也。「奠井叔」軍即夷王二年遷尊之「咸井叔」也。

117	十一年		<p>奇觚六·一五 審齋一九·四          周金五·七八</p>		<p>吉四日得甲午。又原銘云『東宮入饗于王』即孝王元年及六年召鼎之『東宮』也。又器主人『效』即召鼎之『效父』亦即孝王時效父鼎之『效父』也。</p>
		<p>鬲效尊二</p>	<p>西清八·三八</p>		<p>原銘云『效作且辛合寶合彝』『效』與效尊效卣及召鼎之『效』爲一人，『合』即昭王十年矢彝矢尊『合罪大』之『合』，祖在昭王時，孫在孝王時，亦甚合也。</p>
		<p>鬲岐貯毀</p>	<p>西清二七·三〇</p>		<p>原銘云『佳巢來伐，王命東宮追以六自之年』與召鼎效卣之『東宮』或爲一人。</p>
117	十二年	<p>走敵</p>	<p>續鑑一二·四四</p>	<p>『佳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p>	<p>孝王十二年，閏餘九，大餘五七，小餘三一，正月小，辛巳朔，三月小，庚辰朔，既生霸十一日得庚寅，差四日。又原銘云『司馬井白入右走』與孝王七年師至父鼎之『司馬井白』爲一人，是六年之閒井白仍爲司馬也，又與前後諸器之『井白』爲一人。</p>

120	十五年	嗣效父彝	懷米一·二二 擗古二·中·四 奇觚一七·一三		原銘云「休王錫效父□三」此效父即孝王元年六年習鼎之「效父」也郭沫若云「休王，即孝王也休，孝本同音字」按郭說是也「孝」之義為「養」釋名
119	十三年	嗣變殿	貞松五·三三	『佳八月初吉庚午』	孝王十四年，閏餘四，大餘一五，小餘五三，正月大，己亥朔，八月小，丙寅朔，初吉五日得庚午。又原銘云「王命變在市旅，對揚王休，用作宮中念器」按史記周本紀三代世表，世本帝系表，皆云「夷王名燹」是孝王時，夷王未即位所作之宮中念器矣。
118		嗣走鐘	考古七·二 博古二二·二二 嘯堂二·八三 薛氏	『佳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	原銘云「走作朕皇且文考寶鈸鐘」與走敵之走為一人。
		卯啟	懷米二·二七 奇觚四·二九 擗古三下·八 周金三·一一	『佳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	孝王十二年，十一月大，丙子朔，既生霸十二日得丁亥。又原銘云「艾季入右卯……艾白呼卯曰……」此艾白即同啟艾啟，艾白鬲，康鼎，敵敵之「艾白」矣。

123	122	121
	<p>夷王元年 二年</p>	
<p>總尊</p>	<p>吳尊</p>	<p>爾戮父鼎</p>
<p>恆軒二·五〇 續古三上·六一 奇觚五·一四 窳齋二·三一 周金五·一</p>	<p>擗古三中·二〇 奇觚一七·一 六 窳齋二·三八 周金三·一〇一</p>	<p>西清一 奇觚一·二二 窳齋 六·一二 周金二·五四</p>
<p>『佳三月初吉乙卯……佳王二祀』</p>	<p>『佳二月初吉丁亥……佳王二祀』</p>	
<p>夷王二年，三月小，辛亥朔，初吉五日得乙卯。又此尊與吳尊字體氣韻，文法結構，宛出一範，足證同時所鑄。又銘云『咸</p>	<p>夷王二年，閏餘六，大餘二八，小餘二四，正月小，壬子朔，二月大，辛巳朔，初吉七日得丁亥。又原銘云『宰臚右作冊吳』即孝王元年師酉啟『王在吳』二年同啟『吳大父』之吳族，而與孝王元年師虎啟『內史吳』孝王七年牧啟『內史吳』爲一人，自元年至七年稱『內史』而自七年至夷王二年（越九年）改稱『作冊』前從先師說，列於宣王，似未諦。</p>	<p>釋言語『孝，養也』可證，『休』之義亦爲『養』禮記玉藻正義『休，養也』可證，此亦可助郭氏張目也。 原銘云『休王錫戮父貝……』此與效父彝之『休王』當同是孝王也。</p>

125		124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宥卣		宥彝										
周金五·八三	五	寧壽三·二六 積古五·三三三 攬古三上·三二 奇觚一七·二										
		『佳六月初吉……』										
：等四器之『奠井叔』亦即夷王二年	右宥『此奠井叔即孝王八年康鼎……』	得丁亥。又原銘云『王在奠……井叔』	夷王十二年，無間餘，大餘三〇，小餘一〇，正月小，甲寅朔，六月大，辛巳朔，初吉七日									
												井叔入右遷『咸井叔』即前康鼎……等四器之『奠井叔』矣。鄭地初名『楫林』是『奠』『咸』一地之明證矣。

126	127	128	129
十三年			
兗簋	陶史兗簋	陶兗盤	陶兗敦
積古七·三 攬古三上·二五 敬吾二·二三 奇觚一七·二三卯 周金三·一二一	陶齋續一·四三 攬古二下·一 六 窳齋一五·一六 周金三· 一二七	積古七·一七 敬吾一·三 攬 古二下·七四 周金四·六	筠清三·一八 攬古三上·五六 敬吾二·五九 奇觚四·三 窳 齋九·一六 周金三·三二一
『隹三月，既生霸乙』		『隹五月初吉』	『隹十又二月初吉』
趨尊之『咸井叔』也。又原銘云『命 史懋錫兗……』此史懋即厲王二十七 年史懋壺之『史懋』也。	夷王十三年，閏餘七，大餘二四，小餘四〇， 正月大，戊申朔，三月大，丁未朔，既生霸九 日得乙卯。又原銘云『命兗作鬲土，鬲 奠，奠即奠井叔之奠也。又原銘云『 眾吳，眾枝』吳即師虎敵牧敵之『內史 吳』吳尊之『作冊吳』也。	原銘云『王在周』與同年三月之兗簋 亦云『王在周』所記事符合。	原銘云『王在周』與上同年三月之兗 簋同年五月之兗盤所記事符合。又原 銘云『井叔有(右)兗即命』此井叔即 上列各器之奠井叔也。



132		131		130		厲王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師隸啟		師晨鼎		師隸					
攬古三中·一六 客齋九·一七		攬古三中·二一		攬古三中·三三 敬吾一·五五 客齋一·一六 周金三·一九 又二四。					
甲戌	『隹三年三月初吉』	甲戌	『隹三年三月初吉』		『隹王九月既生霸』				
戊，與師晨鼎爲同年同月同日事。又原	厲王三年，三月大，壬申朔，初吉三日得甲	正月大，癸酉朔，三月大，壬申朔，吉二日得甲戌。又原銘云『鬲馬右師晨入門』與同年同月同日師隸啟『鬲馬右師隸入門』及厲王五年諫啟『鬲馬右師隸入門』爲同時同地同相之事。	厲王三年，閏餘一，大餘四九，小餘六三。正月大，癸酉朔，三月大，壬申朔，吉二日得甲戌。又原銘云『鬲馬右師晨入門』與同年同月同日師隸啟『鬲馬右師隸入門』及厲王五年諫啟『鬲馬右師隸入門』爲同時同地同相之事。	命隸』與厲王五年諫啟『王呼史先冊命諫』之「史先」爲一人。	厲王二年，閏餘四，大餘五五，小餘三三，正月小，己卯朔，九月大，乙亥朔，既生霸十六日得庚寅。又原銘云『王呼內史先冊命隸』與厲王五年諫啟『王呼史先冊命諫』之「史先」爲一人。				

136	五年	四年	135	134	133
諫毀	陶齋二·一一 周金三·二五	『隹五年三月初吉庚寅』	師餘鼎疑	師餘尊	伯晨鼎
古二下·六五	復齋一七 積古四·一八 攬	厲王五年，閏餘六，大餘八，小餘四，正月小，壬辰朔，三月小，辛卯朔，前一日為庚寅，差一日。按原銘與厲王二年之『師餘』同為『內史先』一人所冊命，與厲王三年之師晨鼎，師餘毀，同為『鬲馬』一人所	嘯堂一·二六 薛氏一·一一	考古四·一七 博古六·三五	懷米二·七 攬古三中·一七 敬吾一·二九 奇觚一六·一〇 午 容齋五·六 周金二·二〇
『隹王八月，辰在丙厲王三年，八月大，庚子朔，初吉七日得丙午。』	原銘云『師餘從王……』此與上師餘毀之『師餘』為一人。	原銘云『師餘從王……』此與上師餘毀之『師餘』為一人。	『伯晨』與師晨鼎之『師晨』為一人，猶下受尊『伯』……等之『師離父』即『伯』……等之『伯離父』也。	銘云『鬲馬』右師餘入門』是又同相。又原銘云『王在周彙宮』師晨鼎亦云『王在周師彙宮』諫毀亦云『王在周師彙宮』是三器又同地。	

	137 六年	召白虎敵二	積古六·一七 擲古三中·二四 周金三·二三	『佳六年三月甲墓』	厲王六年，閏餘一三，（故閏十一月）大餘二，小餘三四，正月小，丙戌朔，四月小，乙卯朔，既生霸十日得甲子。此與下宣王五年召伯虎敵一之「召白虎」及詩大雅江漢常武之「召虎」為一人。
138 八年	七年	敵敵一	嘯堂二·五五 薛氏一四·一九 博古一六·三九	『佳王十月……佳王十又一月』	原銘云『佳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遷及內伐……王命敵追御（禦）……載首百，訊冊（執訊四十）奪孚（俘）夷三百，口于艾白之所……佳王十又一月，王各于成周太廟，武公入右敵……』以下虢仲繻，鄭虢仲繻考之，知在此年，所記軍事，與王在地點悉合。「艾白」與上孝王二年之同敵，艾設，八年之康鼎，十二年之卯敵之「艾白」為一人。

140	139
虢仲盃	鄭虢仲毀
貞松六·四一	周金三·六一 貞松五·三二
	『隹十又一月既生霸庚戌』
<p>原銘云『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按後漢書東夷傳云『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與此盃所銘密合，故知決在厲王時。又此『虢仲』與奠虢仲毀字體全出一範，故知決在厲王八年。又此盃記『王伐南淮夷』記『王十一月在成周』與上數啟亦記『王伐南淮夷』『王十一月在成周』史實密符。又此『虢仲』與厲王十四年何毀之『虢仲』為一人，亦足證此器決在厲王時。</p>	<p>『隹十又一月既生霸庚戌』厲王八年，閏餘八，大餘二〇，小餘五六，正月大，甲辰朔，十一月小，庚子朔。既生霸十一日得庚戌。原銘云『奠虢仲作寶毀』此器與下虢仲盃字體全出一範，故知係一人一時所鑄。</p>

# 中國地圖史料輯略

王庸

本館將有與圖展覽會之舉，欲覽者對於中國地圖之淵源沿革，先得一詳明之概念，用特草爲是篇以助參考。對於研究中國地理學史者亦不無小補焉。

述中國地圖史者，有日人小川琢治所著支那地圖學之發達一文（見小川氏支那歷史地理研究首集）惟小川之文，在概論各時代演變之大勢與特殊之事實，其詳情瑣節，多未述及。此編則事無巨細，凡有關地圖之史料，苟爲個人耳目所及，皆爲分別彙錄。採引原文，有刪節而無修改，有分割而無解釋，故只名之曰「史料」而不足以云「史」。至於關係之說，會通之論，則事實俱在，覽者可以「見仁見智」，不用編者徒添蛇足，作無爲之淺說也。

國人近述中國地圖史者，在前清末年，有陶懋立君之中國地圖學發明之原始及改良進步之次序一文刊於地學雜誌第十一號至十三號，雖未說明爲改譯小川之文，而內容實大半相同，惟陶著篇末，增加明清史略，爲小川所未詳者耳。（小川氏於支那歷史地理研究卷首提綱，亦指明陶君之文爲小川白著之漢譯。）十餘年後，又有李詒燕君之中國地圖學史刊於學藝雜誌，繼又複刊於學藝叢刊之國故論叢中，其內容幾與小川之文完全相同，無所增補，但文中仍未聲明爲譯述，亦不言其根據所在也。近地學雜誌中（民國二十年第三期）又刊有研支君先秦兩漢地理圖籍考略，雖其範圍與是篇所輯互有出入，而體例則大略相似焉。

此篇所輯，暫以宋以前史料爲限，其時間相當於小川氏所謂中國地圖史上之第一期。元明以降，中國地圖漸受西方影響，且卷帙較繁，又有原圖及翻刻本可  
以考訂檢查，非短時間所能求備。後日得暇，自當繼續輯錄，俾成全編。唯本館所藏擬付展覽諸圖，大率爲明清以來舊繪，閱者雖未見元明以來關於中國地圖  
之文獻，覽此實物，當亦可以明其大概也。

吾國地誌，多由圖籍演變而來。其初以圖爲主，以記錄說明爲附；其後或圖失而僅存記錄，或記注多於圖繪，於是地圖常爲地誌之一附庸；而講地圖史者，亦  
不易與地誌分離而獨立。故此篇之中，凡地誌之有圖者，不問其圖之多寡，皆在著錄之列。惟宋代以前地誌，存者無幾，其有圖與否，僅恃書目解題爲依據；又有  
祇存書名，無說解可據者，則皆「望文生訓」，錄其以圖名者，如「圖經」「圖志」之類是也。至於書誌之不以圖名者，雖明知有圖，亦一概不錄。此種凡例，自  
屬「生硬」；但地誌與地圖之關係既如此其密切，不錄固未免疏略，全錄則又嫌太繁；且地誌之不能斷其爲有圖與否者，又復不在少數；此種「生硬」之凡  
亦不過無法中之一法而已。

古籍所謂「河圖」，疑即古代遼河圖之遺跡，但無徵不信，不可妄為臆斷。他如河圖括地象等古佚書，不無地理圖志性質，而春秋元命苞帝王世紀等亦有曾及地圖者，但此類書籍多涵神話，真偽莫辨，故皆缺而不錄。至於周官管子之類，雖疑問尚多，真偽未能遽定，但其言地圖者，當非向壁虛造，必有相當根據，今因其年期未定，祇概列於先秦時代。

城市宮殿之圖，可為地圖之具體而微者，自當一例著錄。至於山海經圖及職貢圖等，雖無地圖之形，而含有地圖之意，所謂圖畫方物者也，用亦兼收並蓄，以資參考。

是篇倉卒編輯，為時甚短，材料之未經寓目而採錄者，疑必不少，故不敢自謂詳備，而名之曰「輯略」。至於年代之前後，卷帙之多寡，以及著者與內容之異同，有待於詳細考訂者，亦未可以一二數，錯誤之虞亦所難免。海內宏博，不吝糾正而補益之，幸甚幸甚。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輯後附識。

## (一) 先秦

尚書洛誥：周公拜稽首曰：「……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灑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僞孔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所獻卜吉兆來告成王。」孔穎達疏：「周公……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

詩經周頌：「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鄭箋：「猶，圖也。……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爾雅釋言：「猷，圖也。」玉篇犬部：「猷，圖也。與猶同。」

論語鄉黨：「式負版者。」鄭注：「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按論語所謂「版」未必有圖在內，茲因鄭注附錄於此。

戰國策燕策：「荆卿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

史記燕召公世家：「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都亢地圖於秦。」索隱：「徐廣云：涿有督亢亭。」

戰國策趙策：「蘇秦從燕之趙始合縱說趙王曰：「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

管子地圖：「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輜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萑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理。此地圖之常也。」

周官司徒：「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左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井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

周官司馬：「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周官宗伯：「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命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按此爲陵墓圖之最初記載。

周官冢宰：「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鄭司農云：「版，戶籍圖，地圖也。」）「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

## 一一 秦

史記大宛傳：「漢史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漢書張騫傳同此。按所謂「古圖」不知是否有秦以前者，姑附於此。

漢書高帝本紀：「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遂西入咸陽……蕭何盡收秦丞相圖籍文書。」漢書蕭何傳：「沛公至咸陽……何獨先入，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三輔黃圖「石渠閣，蕭何造，其隴下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移此藏秘書焉。」  
 （據宸翰樓叢書本）

漢書地理志代郡班氏下注：「秦地圖書，班氏。」郿牙郡長廣實養澤下注：「秦地圖曰劇清地。」

史記張蒼傳：「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

### （三） 西漢

漢書武帝本紀元鼎六年注：「臣瓚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晉裴秀西域圖序：「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雜圖。」梁昭明太子謝寶輿地圖啟：「漢氏輿地，形茲未擬。」

史記三王世家：「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

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諫曰：……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數寸，而間數百千里。」

漢書淮南王傳：「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

漢書江都易王傳（建）：「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

漢書李陵傳：「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

漢書趙充國傳：「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

漢書元帝本紀：「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誅鄧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注：「服虔曰：討鄧支之圖書也。或曰：單于土地山川之形書也。師古曰：或說非。」

漢書匡衡傳：「初，衡封僮之樂安鄉。鄉本田隄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伯爲界。初元元年，郡國誤以閩陌爲平陵，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伯以爲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適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



以平陵伯爲界，不足，故以閩陌爲界，解何。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

漢書溝洫志：「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

漢書西域傳：「渠犂……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使奏言……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議，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

#### 四 東漢

班固封燕然山銘：「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

班固東都賦：「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六年：「初巴蜀既平，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三月乃詔羣臣議。大司空融……奏議曰……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

後漢書馬援傳：「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前披覽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援因說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經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後漢書鄧禹傳：「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一。」

後漢書陳敬王羨傳：「建初三年……明年，案輿地圖，今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

後漢書李恂傳：「後拜侍衛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

漢書張安世傳（張湯傳後）：「安世長子千秋……光問千秋戰鬥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

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

謝承後漢書：「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後漢書臧洪傳注引）

東觀漢記明帝紀：「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

匈奴地圖 後漢書南匈奴傳：「建武二十二年，單于畏漢乘其敵，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

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

禹貢圖 後漢書王景傳：「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堤。」

張衡地形圖 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述古之珍畫秘圖。

王逸廣陵郡圖經 文選蕪城賦注引之云：「郡城吳王濞所築。」

三輔黃圖 隋書經籍志有黃圖一卷，並云：「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時等事。」不著撰人。新唐書藝文志及舊唐書經

籍志俱錄三輔黃圖一卷。

程大昌雍錄三輔黃圖：「今世所傳三輔黃圖，叙載漢制特詳，最爲要書，而其間有與正史不合者。如武帝思子宮在湖，渭南也；萬歲宮在汾陰，汾陰，河東也。而圖皆以其宮隸諸甘泉。甘泉自在渭北，此非明誤耶？甘泉有三，惟鄠之甘則與湖縣俱在渭南；而鄠之與湖，中隔都城，不相附綴，則其誤曉然矣。其次，晉灼所引謂爲黃圖者，多今書所無。雖今書亦自明引某說本諸舊圖也。則今書固非古書矣。於是漸臺彪池高廟元始祭社稷儀，今書皆明言祖本舊圖也。又有引顏師古語爲據者，師古，唐人也，漢世安得預引而言之？又嘗命槐里爲興平，興平之名乃唐至德二年所改，又在肅宗時也。然則今圖蓋唐人增續成之，初非親生漢時，目擊漢事者也。故隨事必當力辨，不可謂其名古而不置議也。」

郡齋讀書志：「按經籍志有黃圖一卷，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祀等，即此書也。不著撰人姓名，其間頗引劉昭漢志，然則出於梁陳間也。」

直齋書錄解題：「按唐志一卷，今分上下卷，載秦漢間宮室苑囿甚詳，多引用應劭漢書解，而如淳顏師古復引此書爲據。意漢魏間人所作。然中輿書目以爲崇文總目及國史志不載，疑非本書也。程氏雍錄辨之尤悉。」

苗昌言刻三輔黃圖題跋：（據宸翰樓叢書本）「右三輔黃圖，撫州州學刻也。是書載秦漢宮室苑囿爲甚備。顏師古漢書注多取焉。然不載撰者名氏。唐書藝文志有三輔黃圖一卷，刊於地理類之首，亦不云何人作也。其間多用應劭漢書集解，劭後漢建安時；至魏人如淳注漢書，復引此圖以爲據。以此考之，得非漢魏間人所作邪？無世板刻，傳寫多魯魚之謬。凡得數本以相參校。其或未有證據，疑以傳疑，不敢斷以臆說云。時紹興癸酉七月朔旦，左迪功郎州學教授苗昌言題。」

### （五）三國

三國志先主傳注引吳書：「備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關隘，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

三國志孫禮傳：「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請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覆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按。隨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原西南，所爭地在高原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歸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爽見禮大怒。」

王子年拾遺記：「吳主趙夫人，丞相趙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嘗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際，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

之色不可久賣，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

常璩華陽國志：「亮以南夷之俗難化，乃畫華夷圖以賜夷。夷甚重之。」

吳蜀地圖 裝秀地域圖序：「文皇帝乃命有史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

### (六) 晉

楊佺期洛陽圖一卷 隋書經籍志：「洛陽圖一卷，晉懷州刺史楊佺期撰。」錢大昕隋書考異云：「按晉無懷州，當是雍州之譌。」

譌。」

晉書楊佺期傳：「少任軍府。咸康中拜廣威將軍河南大守，戍洛陽。進號龍驤將軍。後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

歷代名畫記述古之祕畫珍圖：「洛陽圖，一名楊宮圖狀，楊佺期撰。」姚振宗隋志考證云：「楊宮或是楊公之誤。」

舊唐書經籍志：「洛陽圖一卷，楊佺期撰。」新唐書藝文志：「楊佺期洛陽圖一卷。」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文選閒居賦注，續漢郡國志注，寰宇記河南道，並引楊佺期洛陽記，後漢儒林傳序注，藝文類聚居

處部並引楊龍驤洛陽記。晉書佺期嘗為龍驤將軍，故有此稱。」

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二本圖條：「……通志藝文略作「楊佺期唐洛陽京城圖，」「唐」係「晉」之譌。御覽屢引楊

龍驤洛陽記。藝文類聚亦屢見即此書也。楊佺期為龍驤將軍見本書孝武太安十九年紀。」案通志藝文略原書有「洛陽圖

一卷，楊佺期撰。」又有唐「洛陽京城圖一卷，」不著撰人。丁氏所云之誤，蓋據圖譜略而言，非藝文略之誤。

山海經圖讚二卷 郭璞注 見隋書經籍志。

舊唐書經籍志：「山海經圖讚二卷，郭璞撰。」

新唐書藝文志：「郭璞注山海經二十三卷，又山海經圖贊二卷。」宋史藝文志：「郭璞山海經贊二卷。」

補晉藝文志：「隋志云：郭璞注『注』當爲『撰』之譌。」

僧道安江圖 見通志圖譜略。

顧愷之夏禹治水圖 見宣和畫譜。

外國圖 見水經河水篇注及後漢書東夷傳注。

補晉書藝文志：「謹案，道元引此書有『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語，爲晉時所撰無疑。」

裴秀禹貢地域圖十八篇 晉書裴秀傳：「武帝受禪，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代禪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

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中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故或疆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則闕，

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

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院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

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龜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

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其阻。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十旣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陰

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郡國縣邑疆界鄉阨，及古國盟會舊

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

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審遠近之差。有

分率而無準望，則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方邪，高下迂

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

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旣正，則曲直

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三國志裴潛傳註，引文章敘錄曰：「秀字季彥私通博濟，八歲能屬文，遂知名。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域圖十八篇傳於世。盟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

裴秀地形方丈圖 一 見歷代名畫記述古之秘畫珍圖。梁昭明太子謝賚地圖啟：「晉世方丈，比比非妙。」

載勃九州名山圖 秦皇東遊圖 俱見歷代名畫記卷五註。

史道碩蜀都賦圖 見歷代名畫記卷五註。

戴逵南都賦圖 見世說新語巧藝，及歷代名畫記述古之珍畫秘圖。

(七) 宋

謝莊木方丈圖 宋書謝莊傳：「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宇內爲一。」

一。

袁倩蒼梧圖 見歷代名畫記卷五註。

史敬文西京賦圖 全右。

(八) 梁

昭明太子文集謝賚地圖啟：「漢氏輿地形茲未擬；晉世方丈，比比非妙。匹之長樂，惟畫古賢傳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載，混觀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戶庭不出。豈問千秋，自識烏桓之地，脫逢壯武，方著博物之書。」

江僧寶職貢圖見歷代名畫記卷七註。

僧伽佛陀佛林國人物圖 器物樣外國獸圖 見歷代名畫記卷七註。

梁元帝職貢圖一卷 見歷代名畫記述古之秘畫珍圖並註云：「外國會渠諸番土俗本末，仍各圖其來貢者之狀，金樓子言

之。梁元帝畫。」

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俱著錄。通志圖譜略記有作：「梁元帝二十八國職貢圖。」

張僧繇山海經圖十卷

玉海地理書：「中興書目：山海經圖十卷，本梁張僧繇畫，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銓次館閣圖書，見僧繇

舊蹤尚有存者，重繪爲十卷；又載工侍朱昂進僧繇畫圖表於首。僧繇在梁以善畫著，每卷中先類所畫名，凡二百四十七種。」

裴子野方國使圖

梁書裴子野傳：「是時西北郊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

『漢穎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從之，此其後乎。』時入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於海表凡二十國。」

### (九) 隋

隋書經籍志：「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三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其餘記注甚衆。」

隨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

見隋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俱作區宇圖一百二十八卷，虞茂撰。

隋書隱逸崔廓傳：「廓子曰：願字祖濟……大業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

大平御覽文部著書篇隋大業拾遺曰：「大業之初，敕內史舍人豆盧威起居舍人崔祖濟等三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新成，奏之。」

歷代名畫記：「區宇圖一百二十八卷，每卷首有圖，虞茂氏撰。」姚氏隋志考證：「按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隋書有傳，其名

與字兩犯唐諱，故此云虞茂氏。唐志不沿題，節去世字。」

章氏隋志考證：「太平寰宇記河北道，御覽地部並引隋區宇圖志。」

裴矩隋西域圖三卷

見隋書經籍志及通志藝文略。

隋書裴矩傳：「煬帝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略曰：『臣既因撫納，暨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胡人，或有所疑，即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製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互，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偏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民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不載。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撥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記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荒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引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

樊子蓋嶺南地圖

隋書樊子蓋傳：「其年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開皇）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

統四州。」

郎蔚之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

見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俱作隋圖經集記一百卷，郎蔚之撰。通志作諸



州圖經集記。

隋書北史郎茂傳：「茂字蔚之，恆山新市人也。仕齊入周至隋煬帝即位為尚書左丞，與崔祖濬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百段，以書付秘府。帝親征遼東，以茂為晉陽宮留守。除名為民。徙且末郡。十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年七十五。」

章氏隋志考證：「太平御覽州郡部引隋圖經集記，地部，居處部，多引隋圖經，省集記二字。寰宇記亦引之甚多。」

并州總管內諸州圖一卷 見隋書經籍志及通志藝文略。

隋書宇文愷傳：「時朝廷以晉陽為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

宇文愷東都圖記二十卷 隋書宇文愷傳：「愷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撰東都圖記二十卷。」

楊契丹洛陽圖 見歷代名畫記卷八註。

張衡汾陽宮圖 隋書張衡傳：「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

(十) 年代未詳諸圖

大抵皆漢唐間作品。

山海經圖六 又鈔圖一 大荒經圖二十六 見歷代名畫記述古之秘畫珍圖。

玉海地理書禹山海經：「書目又有圖十卷，首載郭璞序節錄經文而圖其物，如張僧繇本，不著姓名。」按此圖不知與歷代名畫記所錄同否。

湘州圖副記一卷 見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及通志藝文略。舊唐書經籍志作「湘州圖記一卷」。

張氏江圖一卷 見隋書經籍志及通志藝文略。

章氏隋志考證：「尚書禹貢正義張須元緣江圖，陸氏釋文亦稱張須元緣江圖。通典州郡門注稱張須九江圖，史記夏本紀索隱稱張濱九江圖。按此常即隋志所稱張氏江圖。據書疏，似須元乃雙名。通典注則須為單名。索隱作張濱，濱與須字似相似而

訛。張彥遠名畫記曰：江圖張氏一。姚振宗隋志考證：「覆按釋文作『張須无』非『元』字，禹貢所附釋文乃誤爲『元』」章氏又誤以爲正義所引。

劉氏江圖二卷

見隋書經籍志，亦見通志藝文略及新唐書藝文志，但不著姓氏。

章氏考證：「文選蕭賦注，陶淵明夜行塗口詩注，寰宇記劍南道，並引江圖，不著撰名。唐志有江圖二卷，亦無撰名。張彥遠名畫記曰：江圖，劉氏三。」

御覽三百二十五引吳時綠江成圖。

周地圖記一百九卷 見隋書經籍志，通志藝文略及新唐書藝文志作「周地圖一百三十卷」。舊唐書經籍志作「周地圖九十卷」。

章氏考證：「文選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注，後漢書劉焉傳注，元和郡縣志山南道，並引周地圖記。太平御覽，寰宇記尤多引之。」按史記正義，亦引周地圖記。

冀州圖經一卷

見隋書經籍志及通志藝文略。

章氏考證：「太平御覽地部引冀州圖經，寰宇記多引冀州圖省經字。」

按文選魏都賦注亦引冀州圖，崇文總目有冀州圖二卷，通志圖譜略記無亦錄「冀州圖」，不知是否一圖。

齊州圖經一卷

見隋書經籍志及通志藝文略。

幽州圖經一卷

見隋書經籍志及通志藝文略。

姚氏隋志考證：「按冀州，齊州，幽州，隋以前皆屬北朝，以上四書，（按即冀齊幽三州圖經及齊州記四書）大抵皆北朝人作。」

寰宇記數引「舊圖經」，似即此類。

四海圖

文選張衡思立賦注引。

荆州圖副 後漢書南蠻傳註：「荆州圖曰副夷縣……」太平御覽引稱「荆州圖副曰夷陵縣。」

括地雜圖 裴秀西域圖序：「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雜圖。」疑即水經注等所引括地圖等。

百國人圖 見歷代名畫記述古之秘畫珍圖。

河南郡圖經 文選西征賦註引太平御覽引作河南圖經。

私農郡圖經 文選西征賦註引。

雍州圖經 文選西征賦註引亦有作雍州圖者三處。

長安圖 文選西征賦註引三處，有兩處俱稱「漢時」云云，當為魏晉以後編製。太平御覽亦引之。

荆州圖記 文選登樓賦註引。

天台山圖 文選游天台山賦註引。

括地圖 水經注初學記及文選東都賦註俱引之。

洛陽圖經 文選東京賦註引。

關中圖 後漢書郡國志註引太平御覽有引作「關山圖」者疑即「關中圖」之誤。

五嶽真形圖 太平御覽有引此圖者。武帝內傳：「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互形圖也。昨青城諸僊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交秘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心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

下觀六合，瞻河海之長短，察邱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植五嶽而擬諸鎮輔，資崑陵以舍靈僊，尊蓬邱以館真人，安水神於極陰之源，棲太帝于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為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元炎，長元流光，生鳳麟聚窟，各為洲名。並在滄流大海元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僊玉女，聚居滄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觀河嶽

之盤曲；陵迴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書形秘於元臺，而出爲靈真之信，諸僊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近。汝雖不正，然數訪僊澤，扣求不忘於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禍及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韻，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元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按此雖神話，但據其所言可推知此圖蓋具地形鳥瞰圖之體制。小川塚治支那地圖學之發達刊有東嶽真形圖遺跡及今之泰山地形圖相對照，尤爲明顯。

金陵圖 荆山圖 洛陽地圖 周地圖 江寧圖 地鏡圖 茶陵縣圖 淮陰圖經 永嘉圖經 夷陵圖經 懷寧圖經 南康圖經 盱眙圖經 壽春圖經 歷陽圖經 歙縣圖經 衡山圖經 江寧圖經 長沙圖經 宣城圖經 鄆縣圖經 九江圖經 魏郡圖經 徑陽圖經 閩山圖經 信州圖經 江夏圖經 滑州白馬山開山圖 以上二十八種俱太平御覽所引，年代均待考，惟各種圖經，疑爲魏晉以後至隋以前作品，因唐代地志以圖經稱者絕少，至宋而地志始又以圖經稱。御覽所引諸圖經，殆亦寰宇記所引「舊圖經」之類也。

### (十一) 唐

舊唐書玄宗本紀「天寶五載，春正月……天下山水名稱，或同義，且不經，多因於里諺；宜令所司各據圖籍改定。」

唐會要水部員外郎「天寶五載正月七日，詔天下山水名稱，或同義，且不經，多因於里諺；事若仍舊，何成于禹別；宜所司各據圖籍改定，訖聞奏。」

唐會要職方員外郎「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請州圖每三年一送職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縣有創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後復故。」

唐六典兵部「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邇，及四夷之歸化者。凡地圖委州府

三年一造，與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鴻臚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爲圖以奏焉。副上於省。其五方之區域，都鄙之廢置，疆場之爭訟者，舉而正之。」

**舊唐書職官志：**「兵部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埃之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近，及四夷之歸化。凡五方之區域，都邑之廢置，疆場之爭訟者，舉而正之。」

**新唐書百官志：**「兵部職方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凡圖經，非州縣增廢，五年乃修，歲與版籍偕上。凡蕃客至鴻臚，訊其國山川風土，爲圖奏之，副上於職方。殊俗入朝者，圖其容狀衣服以聞。」

**新唐書吐蕃傳：**「乾元後，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嘗覽天下圖，見河隍舊封赫然，思經略之，未暇也。明年（大中四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州伊肅甘等十一州地圖以獻。」

**舊唐書宣宗本紀：**「大中五年（按此較新唐書吐蕃傳所記後一年）八月……汝州刺史張義潮遣兄義澤，以瓜州伊肅等十一州戶口來獻。」

**舊唐書地理志：**「上元年後，河西隴右州郡，悉陷吐蕃。大中咸通之間，隴右遺黎，始以地圖歸國。」

**舊唐書元載傳：**「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上前曰……兼圖地形以獻。」（新唐書略同）

**歷代名畫記：**「天后鑄九鼎於東都，備九州山川物產，詔命曹元廓畫樣，鍾紹京書，時稱絕妙。」

**舊唐書賈曾傳：**「父言忠，乾封中爲侍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及陳遼東可平之狀。」（新唐書賈曾傳作「還奏上山川道里，并陳高麗可破狀。」）

**新唐書田弘正傳：**「於是圖魏博相衛員瀆之地，籍其入以獻。」

**新唐書韋執誼傳：**「既爲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爲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

新唐書李德裕傳：「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

玉海地理圖唐十道圖：「元和五年九月義武張茂昭奉兩州府節管論圖籍歸之朝。」（新唐書張茂昭傳略同）

舊唐書藝文志：「開元十二年，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以水準繩樹八尺之表，而以引度之。始自滑州白馬縣北至之晷，尺有五寸七分，自滑州臺表南行一百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汴州浚儀古臺表，夏至影長一尺五寸微強；又自浚儀而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許州扶溝縣表，夏至影長一尺四寸四分；又自扶溝而南一百六十里百一十步，至豫州上蔡武津表，夏至影長一尺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影差二寸有餘。而先儒以爲王畿千里，影移一寸，乖舛而不同矣。今以句股圖校之，陽城北至之晷一尺四寸八分弱，冬至之晷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半，春秋分其長五尺四寸三分，以覆矩斜視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四分。九度分皆以十分爲法自滑臺表視之，高三十五度二分。差陽城九分自浚儀表視之，高三十四度八分。差陽城九分自武津表視之，高三十三度八分。差陽城九分雖秋分稍有盈縮，難以目校，然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北極差一度半，五百三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樞極之遠近不同，則黃道之軌景固隨而遷變矣。……」（新唐書天文志同）按小川氏支那地圖之發達所謂開元十二年在河南平作子午弧測定事業，蓋即據此。

長安四年十道圖十三卷 見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及通志藝文略。

開元三年十道圖十卷 見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及通志藝文略。

李播方志圖卷七 見新唐書藝文志。

舊唐書李淳風傳：「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爲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圖，文集十卷，並行於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五十四卷 見通志藝文略，及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作四十卷。

舊唐書李吉甫傳：「分天下諸鎮，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爲五十四卷，號爲元和郡國圖。」

直齋書錄解題：「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李吉甫撰。自京兆至隴右凡四十七鎮，篇首皆有圖，今圖不存。」由是可知此圖在宋已佚。

李吉甫十道圖十卷 見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有「元和十道圖十卷。」

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八年，宰相李吉甫進所撰元和郡國圖三十卷，又進六代略三十卷，又爲十道州郡圖五十四卷。」

直齋書錄解題：「唐十道圖一卷，唐宰相趙郡李吉甫弘憲撰。首載州縣總數，文武官員數，俸料。唐志云十卷，今不分卷。」

李吉甫河北圖 淮西圖 新唐書李吉甫傳：「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辭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探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

所在，帝張於浴室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吉甫圖淮西地，未及上。帝敕其子獻之。」

劍南地圖二卷 見新舊唐書志及通志藝文略。

許敬宗西域圖志六十卷 見新唐書藝文志，註云：「高宗遣使分往康國吐火訪其風俗物產，畫圖以聞；詔史官撰次，許敬宗

領之，顯慶三年上。」

唐會要安西都護府注：「西域旣平，遣使分往康國及吐火羅國，訪其風俗物產及古今廢置，畫圖以進，因令史官撰西域圖志

六十卷。」

舊唐書許敬宗傳：「然自貞觀以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皆總知其事。前後賞賚，不可

勝紀。」

舊唐書敬播傳：「永徽初，拜著作郎。與許敬宗等撰西域圖。」

王名遠西域圖記 唐會要安西都護府：「龍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羅道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并請于闐以西，波

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羅國立碑記，以記聖德。詔從之。」

西域圖 新唐書地理志：「天寶中，玄宗問諸蕃國遠近。鴻臚卿王忠嗣以西域圖對，纔十數國。」

馬敬寔諸道行程血脈圖一卷

見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圖譜略記無，及崇文總目。

王玄策中天竺國圖三卷

見歷代名畫記述古之秘書珍圖：「中天竺國圖有行記十卷，圖三卷，明慶三年王玄策撰。」

呂述黠曼斯朝貢圖傳一卷

見新唐書藝文志，並註云：「字修業，會昌秘書少監，商州刺史。」

通志藝文略作「黠曼斯朝貢圖十卷，呂述撰。」崇文總目及宋史藝文志作李德裕撰。錢繹釋崇文目（粵雅堂叢書本）言通志略及宋志均「無圖字」，「圖」蓋「傳」字之誤。

江融九州設險圖

舊唐書魏元忠傳：「時有左史整屋人江融，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就傳其術。」

田牟人蕃行記圖

圖經八卷 玉海異域圖書唐西極圖：「田牟爲入吐蕃使，太和八年四月，進入蕃行記圖一軸，并圖經八卷。」

賈耽地圖十卷

海內華夷圖一軸 見新唐書藝文志，舊唐書經籍志，及通志藝文略，海內華夷圖均未錄。

舊唐書賈耽傳：「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輿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自吐蕃陷隴右積年，國家守於內地，舊時鎮戍，不可復知。耽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爲書十卷，表獻曰：「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晉司空裴秀，創爲六體，九丘乃成賦之古經，六體則爲圖之新意。臣愚昧，夙嘗師範，累蒙拔擢，遂忝台司。雖歷踐職任，誠多曠闕，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圖外薄四海，內別九州，必藉精詳，乃可摹寫。見更續集，續冀畢功。然而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輒扣課虛微，採掇輿議，畫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伏以洮湟舊墟，連接監牧，甘涼右地，控帶朔陲。岐路之偵候，交通軍政之備禦，衝要莫不匠竟就實，依稀像真。如聖恩遣將護邊，新書授律，則靈慶之設險在目，原會之封略可知。諸州諸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別錄六卷。又黃河爲四瀆之宗，西戎乃羣羌之帥。臣並研尋史牒，翦棄浮詞，罄所聞知，編爲四卷通錄，都成十卷。文義鄙朴，伏增慚悚。」德宗覽之，稱善，賜廐馬一匹，銀綵百匹，銀餅盤各一。至十七年，又撰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



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棋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母丘出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大澤無涯，罽賓則懸度作險。或道理回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鄰，異蕃之絕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船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閭閻之行賈，戎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閭閻之瑣語，風謠之大小，說亦收其是而芟其僞。然殷周以降，封略益明。承歷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爲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障塞限於雞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裨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邇，踰太磧，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玄闕州。高宗嗣守不緒，克廣前烈，遺單車寶詔，西越葱山於波刺斯，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先天之量，惟新永圖。玄宗以大孝清內，以無爲理外；大宛驥驟，歲充內廐，與貳師之窮兵讀武，豈同年哉。肅宗掃平氛祲，潤澤生人。代宗剷除殘孽，彝倫攸敘。伏維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信包元，惠養黎蒸，懷柔遐裔。故盧南貢麗水之金，漠北獻余吾之馬。玄化洋溢，率土膏濡。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舍，夙夜兢惶。去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都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積用尙虧，憂愧彌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繫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織，縞，分，百郡於作，績。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並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其衰盛。前地理書，以黔州屬酉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爲安思，今則改入康居。凡諸疏舛，悉從釐正。隴西十地，播棄於永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公曹乘陁，北，管氏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大半。周禮職方以滄時爲幽州之浸，以華山爲荊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沃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鄼侯之圖書，方知阮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

罄庸陋，多慚紕繆。」優詔得之，賜錦綵二百匹，袍段六，錦帳二，銀餅盤各一，銀棹二，馬一匹；進封魏國公。」

舊唐書宗德本紀「貞元十七年十月辛未，宰相賈耽上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道縣四夷述四十卷。」

玉海地理圖 九州圖「貞元十四年十月，賈耽進九州圖並別錄六卷，通錄四卷，共十卷。表曰……」

按今西安碑林有賈耽華夷圖碑，爲宋時縮本，參小川或陶李二君之文。

賈耽唐國要圖五卷 見崇文總目，並云「褚璆重修。」按此係國政圖解，不知其中有無地圖。

呂才方域圖 舊唐書呂才傳「太宗又令造方域圖，及飛騎戰陣圖，皆稱旨。擢授太常丞。」

尙獻甫方域圖 舊唐書尙獻甫傳（方技）「則天時……以獻甫爲渾儀監，數顧問災異事，皆符驗。又令獻甫於上陽宮集

學者撰方域圖。」

趙昌瓊管儋振萬安六州六十二洞歸降圖 舊唐書憲宗本紀上「元和二年四月庚辰，嶺南節度使趙昌進瓊管儋萬安六

州六十二洞歸降圖。」

李淳風隨方志圖 舊唐書天文志注「李淳風刊定隨方志圖，頗爲詳悉，所注郡邑多依用，其復州縣又隸管屬不同，但據山

河以分耳。」

全上天文志「且懸象在上終天不易，而郡國沿革名稱屢遷，遂令後學難爲憑準。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至開元初，沙門一行，又增損其書，更爲詳密；既事包今古，與舊有異同，頗裨後學。故錄其文著於篇。」

元結九疑山圖記一卷 見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不註撰人。

高麗封域圖 舊唐書高麗傳「貞觀二年，破突厥頡利可汗，建武（高麗王）遣使奉賀，并上封域圖。」新唐書高麗傳略同。

開元東封圖 全唐文卷六百二劉禹錫爲裴相公進東封圖狀「集賢殿御書院開元東封圖一面。右臣謹按開元十三年，元

宗皇帝以天下太平，登封東嶽，聲名文物，振耀古今。伏維陛下不承耿光，再闡鴻業，祖宗盛事，紹復有期。臣所以寫成此圖，輒敢

上獻。至於繪畫，躬自指搆，徵史事之文，纂禮容之要，山川氣象，悉擬真形，羽衛威儀，咸稽故實。所冀容情一覽，遐想元蹤。臣叨榮過深，抱疾已久。望陛下告成之日，心必前知。嗟老臣將謝之年，身恐不免。疲羸之際，感激倍深。前件差某官乙謹詣光順門奉進。謹奏。

贊皇縣圖

全唐文卷七百四李德裕謝恩賜王元達與臣贊皇縣圖及三祖碑文狀。高品楊文端至奉宣聖旨，賜臣前件圖等。伏以桑梓雖存，久隔兵戈之地，松楸浸遠，已絕霜露之思。運屬承明，時逢開泰。戎臣效順，寰海大同。故國山河，因丹青而盡見；祖宗基構，尋碑版而可知。祇戴天慈，載深感泣。不任荷恩榮惕之至。

李該地誌圖

唐文粹呂溫地誌圖序：「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浸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綽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而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平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於陬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譯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極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概，固不可用年而語其詳略也。……窮地而述，學世而載，事極鴻纖，理並儼然。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覆人物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用功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節；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某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由然。」

地域方丈圖一卷 地域方尺圖一卷

見新唐書藝文志。述志藝文略稱唐地域方丈圖，唐地域方尺圖各一卷，並見圖譜略

記無。

章瑾域中郡國山川圖經一卷

見宋史藝文志。

玉海地理圖唐天下圖「書日域中郡國山川圖經一卷，章瑾撰。始關內終劍南爲圖。」

孫處元潤州圖經二十卷 見通志藝文略舊唐書有孫處玄傳。

孫結大唐國照圖一卷 見崇文總目及通志圖譜略會要。

宋史藝文志作「孫結唐國鑑圖一卷」通志藝文略有「太康國照圖一卷，孫結撰」，「太康」疑卽「大唐」之誤。

曹璠國照十卷 元和國記圖十卷 俱見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錄「元和國計圖」一卷，曹璠撰。或爲五代及宋代作品，待

考。國計圖中亦恐無地圖。

曹臻國照十卷 見通志藝文略，疑卽「曹璠國照」之誤。

洛陽京城圖一卷 見通志藝文略，圖譜略作「楊侗期唐洛陽京城圖」，誤加「楊侗期」三字。

長安京城圖一卷 東京宮禁圖一卷 唐太極大明興慶三宮圖一卷 唐九嶼山昭陵建陵圖一卷 以上圖五種，

通志藝文略及圖譜略並見。

薛達定戎關圖 唐會要關市「大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達奏奉正月二十六日，詔旨移築故關……乞改爲定戎關……謹

畫圖進上勅旨新置關城，得其要害，形於圖畫，頗見公忠，宜依所奏。」

五臺山圖 舊唐書吐蕃傳「長慶四年九月，遣使求五臺山圖。」

韋臯嵩州圖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三年五月丙戌朔，韋臯收復巂州，畫圖來上。」

南詔地圖 新唐書南詔傳「異牟尋欲襲吐蕃……大破吐蕃於神川……乃遣弟濠羅棟清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入獻

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

伽沒路國地圖 新唐書西域傳上「貞觀二十二年東天竺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餽軍及弓刀寶纓絡。伽沒路國獻異物，拜

上地圖，請老子像。」

舊唐書天竺傳：「有伽沒路國，其俗開東門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發使貢以珍奇異物及地圖，因請老子像及道德經。」

閣立德玉華宮圖

見歷代名書記卷九注

閣立本西域圖

歷代名書記卷九閣立本註：「元和十年，大父相國鎮太原，詔取之西域圖，王知慎亦賜之。」通志藝文略有

閣立本西域諸國風物圖

許孟容東都圖

玉海地理圖：「元和八年五月，河南尹許孟容進東都圖。」

## (十二) 五代

五代會要職方：「後唐天成三年閏八月，敕諸道州府，每於閏年合送圖經地圖，今後權罷。」

上全：長興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尚書吏部王權奏：伏見諸道州府每遇閏年，准例送尚書省職方地圖者，頃因多事之後，諸道州府舊本雖存，其間郡邑或遷，館遞會改，添增鎮戍，創造城池，竊恐尙以舊規，錄爲正本，未專詳勘，必有差殊。伏請須下諸州，其所送職方地圖，各令按目下郡縣鎮戍城池水陸道路，或經新舊移易者，並須載之於圖。其有山嶺溪湖步騎舟楫，各得便於登涉者，亦須備載。奉敕：宜令諸道州府，據所管州縣，先各進圖經一本，並須點勘文字，無令差誤。所有裝寫工價，並以州縣雜罰錢充，不得配率人戶。其間或有古今事迹，地里山川土地所宜，風俗所尙，皆須備載，不得漏略。限至至年終進納。其畫圖候紙到，圖經別敕處分。」

五代會要州縣分道改置：「後唐長興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據十道圖舊制，以王者所都之地爲上。本朝都長安，遂以關內道爲上。今宗廟宮室，皆在洛陽，請以河南道爲上，關內道爲第二，河東道爲第三，河北道爲第四，劍南道第五，江南道第六，淮南道第七，山南道第八，隴右道第九，嶺南道第十。從之。」

五代會要州縣望注：「晉天福二年正月，尚書吏部奏自清泰三年創改以上三縣（平涼同川吉陽）欲編入十道圖，皆未有地望，勅以吉陽平涼並爲中縣，同川爲下縣。」

舊五代史唐書明宗本紀：「長興三年四月戊午，中書奏准勅重定三京諸州府地望次第者。舊制以王者所都之地爲上，今都洛

陽，請以河南道爲上，關內道爲第二，河東道爲第三，餘依舊制。其五府按十道圖以鳳翔爲首，河中成都江陵與元爲次。中興初，升魏州爲興唐府，鎮州爲眞定府，望升二府，在五府之上，合爲七州，餘依舊制。又天下舊有八大都督，望以十大都督府爲額，仍據升降次第，以陝省爲首，餘依舊制。十道圖有大都護，請以安東大都護爲首，防禦團練等使，自來升降極多，今具見在，具員依新定十道圖，以次第爲定，從之。」（五代會要諸府及督都府所記大略同此。）

全上「長興二年四月丁酉，幸會節闌，宴羣臣。因幸河南府，詔罷州縣官到任後，率斂爲地圖。又禁人毀所在碑碣，恐名賢遺行失所考也。」

五代會要選事上：「後唐同光二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吏部三銓下省南曹廢置，甲庫格式，流外銓等司，公事並繫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等格式。前件格式，本朝創立檢制奸濫，偷叙官資，頗爲精詳，久同遵守……望差權判尚書省銓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貽孫……等同詳定舊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務令簡要，可久施行，從之。」

趙德鈞東南河圖 舊五代史唐書明宗本紀：「長興三年六月壬子朔，幽州趙德鈞奏新開東南河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以通漕運，再勝千石。畫圖以獻。」

王思同擬開駱谷路圖 五代會要道路：「長興四年正月，西京留守王思同，進擬開駱谷路圖。」

重修河隄圖二卷 顧懷三補五代史藝文志著錄，註云：「長興四年黃州進沿河地名，歷歷可數。」未知何據。

契丹地圖一卷 補五代史藝文志著錄，注云：「長興三年契丹東丹王突欲進。」未知何據。

### (十三) 宋

宋史職官志兵部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圖籍，以周知方域之廣袤，及郡邑鎮營道里之遠近。凡土地所產，風俗所尚，具古今興廢之因，州爲之籍。遇閏歲，造圖以進，四夷歸附，則分隸諸州，底田屋錢糧之數，以給之。分案三，置吏五，舊判司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掌，受閏年圖經。國初，令天下每閏年造圖，納儀鸞司。淳化四年，令再閏一造。咸平四年，令上職方轉動，畫本路諸州圖，十年

一上。」

宋史吳淑傳：「再遷職方員外郎。時諸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之。淑上言曰：『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祕奧，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收秦籍，由是周知險要。請以今閏年所納圖上職方。又州郡地理，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何以傳合他郡望。今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一，上職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輪廣，如指掌而斯在。』從之。」（玉海地理圖咸平職方圖記吳淑言略同。）

玉海地理圖太平興國閏年圖：「興國二年閏七月，丁巳，二十有司上諸州所貢閏年圖故事。三年，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皆上尚書省。國初，以閏年為限，所以周知地理山川之險易，戶口之寡衆。三年五月，吳越納土，四年五月，北漢平。至雍熙中，吳首悉平，奉圖來獻者，州郡幾四

百。淳化四年，詔畫工集諸州圖，用絹一百匹，合而畫之，為天下圖，藏於秘閣。又令諸州所上閏年圖，自今再閏一造。至道二年二月，王炳言二十四司載籍，惟職方有諸司閏年圖云云……兩朝志，職方受諸州閏年圖及圖經。」（參下列圖經各條。）

玉海地理圖景德山川形勢圖：「四年七月戊子，詔翰林遣畫工分詣諸路圖上山川形勢地理遠近，納樞密院。每發兵屯戍移徙租賦，以備檢閱。元年十月甲午，令張齊賢丁謂具青淄齊鄆濮等州山河道路形勢，畫圖以聞。」

玉海地理圖元祐職方圖：「嘉祐五年，歐陽修為樞副，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六年，修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常知者，集為總目。」

玉海地理圖開寶修圖經：「四年正月戊午，命知制誥盧多遜扈蒙等重修天下圖經。其書迄不克成。六年四月辛丑，多遜使江南，求江表諸州圖經，以備修書，於是十九州形勢盡得之。宋準傳開寶八年，受詔修定諸道圖經。」

玉海地理圖至道滋福殿觀地圖：「至道三年七月四日，真宗語宰臣曰：朕欲觀邊防郡縣山川形勢，可擇使以往。乃選左藏副使楊允恭崇儀副使竇神寶閣門祇候李允則乘傳視山川形勝。九月，允恭以山川郡縣形勝一作繪圖以獻。丙寅，四御滋福殿召輔

臣觀西鄙地圖，指山川堡壁曰：朕已令屯兵於地內州郡，簡冗省費，以息關輔之民。咸平四年十月庚戌，上以陝西二十三州地圖示輔臣，歷指山川險易蕃部居處。又指秦州曰：此州在隴山之外，號爲富庶，且與羌戎接畛，已命張雍出守，冀其撫綏有方。次指殿北靈壁州圖曰：此馮業所畫，頗爲周悉，山川形勝如此，安得智勇之士，爲朕守之乎？又指南壁甘沙伊涼等州圖曰：此圖載黃河所出之山，乃在積石外，與禹貢所述異。又指北壁幽州北契丹國界圖，載契丹所據地，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九百里，上曰：封域非廣，惜燕薊之淪異俗也。是年八月戊申，上出環慶清遠軍至靈州地圖，指示輔臣。又指靈州西榆木天澗路，且議戰守方略。五年六月甲申，對輔臣於使殿，出河北東路地圖，指示山川要害。詳符七年六月十一日河北安撫司上送邊渡設塘築堤道條式畫圖，請付屯田司。從之。

玉海屏幃乾道選德殿御屏風華夷圖：「乾道元年七月癸丑，晚御選德殿，御座後有金漆大屏，分畫諸道，分列監司郡守爲兩行，以黃簽標識職位姓名。上指示洪适等曰：朕新作此屏，其背華夷圖甚便觀覽，卿等於都堂亦可依此。」

玉海宮室淳熙選德殿：「孝宗皇帝闢使殿於禁垣之東，名曰選德。……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羣臣有圖方略來上，可採者，棲諸壁以備觀覽。」

宋史沈括傳（沈遯傳下）：「遯蕭肅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閣放牘，得須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以休日開天章閣，召對，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蕭。蕭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便行至契丹。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護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以下見下沈括使遼圖抄條所引。

夢溪筆談：「予奉使按邊，始爲木圖，寫其山川道路。其初遍履山川，旋以麵糊木屑，寫其形勢於木案上，未幾寒凍，木屑不可爲。又鎔蠟爲之，皆欲其輕易資故也。至官所則以木刻上之。上召輔臣同觀，乃詔邊州皆爲木圖藏於內府。」

朱子語類本朝一神宗朝：「論及木圖云：神宗大故留心邊事，自古人生，何曾恁地留心。」



朱子語類本朝一神宗朝：「論及木圖云：神宗大故留心邊事，自古人主，何曾恁地留心。」

全上：「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具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做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宋史黃裳傳：「時光宗登極，裳進對……遷嘉王府翊善……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皇紹運，以百官終焉……裳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初嘗製渾天儀與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

玉海地理圖：「黃裳作輿地圖，以木爲之。」朱文公文集答李季章書：「又聞黃文叔頃年嘗作地理木圖以獻，其家必有元樣。欲煩爲尋訪，刻得一枚見寄。或恐太大，難於寄遠，即依謝莊方丈木圖，以兩三路爲一圖，而傍設牝牡，使其犬牙相入，明刻表識，以相離合，則不過一大掩可貯矣……」

又答李季章書：「前此附書，似是因李普州使中書，欲煩借黃文叔家地里木圖爲製一枚，不知達否。此近已自用膠泥起草，似亦可觀。若更得黃圖參照，尤佳。但恐此書或已浮沈，不曾製得，即亦不必爲矣。」

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上：「太平興國八年，錦溪敘富四州蠻相率詣辰州言願比內郡輸租稅。詔長史察其謠俗情僞，并按視山川地形圖書來上，卒不許。」

朱子語類雜類：「舊東京關中漢唐宮闕街巷之類圖，今衢州有碑本。」按此圖碑不知爲何時所製，姑附於此以待續考。

孫遇川峽地圖 宋史太祖本紀：「乾德二年十一月乙亥，宴西川行營將校於崇德殿，示川峽地圖，教攻取方略。」

玉海地理圖：「乾德山川形勢圖：二年十一月，先是蜀遣孫遇趙彥韜及楊嗣等以蠟彈帛書間行遺北漢。遇等至都下，彥韜潛取書以獻，有穆昭嗣爲醫官，上數召見，問蜀中地理。曰：荆南都會已克，則水陸皆可趨蜀。上大說。後數日，上得彥韜所獻書曰：西討有名矣。及並赦遇，使指陳山川形勢戍守處所道里遠近，盡以得圖。甲戌，命王全斌等進討。乙亥，上出畫圖授全斌等，謂曰：西討有名矣。及並赦遇，使指陳山川形勢戍守處所道里遠近，盡以得圖。甲戌，命王全斌等進討。乙亥，上出畫圖授全斌等，謂曰：西討有名矣。」

西川可取否。對曰：仗天威，遵廟算，尅日可定。史延德前奏曰：西川若在天上，固不可到，在地上到即平矣。上嘉其果敢。初蜀於夔州鎖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敵。上出地圖指其處，爲劉光義曰：沂江至此，切勿以再師爭勝，光先遣步騎潛擊之。

曹翰幽燕地圖

玉海地理圖：「太祖以幽燕地圖示普。普曰：此必曹翰爲之。上曰：然。普曰：翰可取，孰可守云云。」

王曾九域圖三卷

通志藝文略崇文總目及宋史藝文志俱著錄。

玉海地理圖景德重修十道圖：「景德四年八月己酉，十六日命知制誥孫僅龍圖待制戚綸重修十道圖。書不成。祥符六年十月

戊子，判吏部員從吉言格式可用十道圖，考郡縣上下緊望以定俸給，法官亦以定刑，而戶口歲有登耗，請校定新本。詔校理真

鏞邵煥晏殊校定，王曾總領之。天禧元年，書成，凡三卷，詔付有司。」又祥符九域圖：「祥符初命李宗諤修圖經有司，請約唐十

道圖以定賦役，上命學士王曾修九域圖。六年成。崇文總目……熙寧……八年六月辛丑劉師旦言九域圖訛舛請刪定。既成，王

存言不繪地形，難以稱圖，更名九域志。」

全上地理書熙寧九域志：「八年七月十一日辛丑詔三館祕閣刪定九域圖以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今九域圖自大中祥符

六年修定至今，涉六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所載古迹有出於俚俗不經者，乞選有地理學者重修。乃命

集賢校理趙彥若館閣校勘曾肇充刪定官。彥若辭，復命光祿丞李德芻刪定，而知制誥王存審其事。既而上言以舊書不繪地

形，難以稱圖，更賜名九域志。壤地之離合，戶版之登耗，名號之升降，鎮戍城堡之名，山澤虞衡之利，皆著於書。始四京終化外州道里廣輪

之數，昔人罕得其詳，今一州之內，首叙州封，次及旁郡，彼此互舉，弗相混淆。總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十，州二百四十二，

軍二十七，監四，縣一千一百三十五，爲十卷。」（按王存元豐九域志序及麟臺故事與此所言略同，不贅引。）

按以上所言，可知九域圖上承唐之十道圖，下開元豐九域志。所謂景德重修十道圖既未成功，僅爲九域圖之濫觴，而今則諸

圖皆已亡佚，惟九域志所記道里，地望，戶數，十貢之類，與後世通志之體裁特異，可見其由圖籍而變爲地志之遺跡也。

李宗諤祥符州縣圖經

玉海地理圖祥符州縣圖經：「景德四年二月乙亥，命學士邢昺呂祐之杜鎬戚綸陳彭年編集車駕

所經古跡。庚辰十三日一云十四日勅真宗因覽西京圖經有所未備，詔諸路州府軍監以圖經校勘編入古跡，選文學之官，纂修校正，補其

闕略來上。及諸路以圖經獻，詔知制誥孫僅待制戚綸直賢院王隨評事宋綬邵煥校定。僅等以其體制不一，遂加例重修，命翰

學李宗諤知制誥王會領其事。又增張知白晏殊。又擇選人李垂韓義等六人參其事。祥符元年四月戊午，龍圖待制戚綸請令

修圖經官，先修東封所過州縣圖經進內，仍賜中書密院崇文院各一本，以備檢閱。從之。三年十二月丁巳，書成，凡一千五百六

十六卷。目錄二卷。宗諤等上之。詔嘉獎，賜器幣，命宗諤為序。又詔重修定大小圖經，令職方牒諸州謹其藏，每閱依本錄進。景祐四年

二月甲子，賜御史臺中興書目今存九十八卷。兗州至利州。或附以近事云。序曰：……凡京府二，次府八，州三百五十二，軍四十五，監十四，縣千二百五十三。祥符四

年八月十八日，中書門下牒別寫錄，頒下諸道圖經，新本共三百四十三本。祥符四年正月戊子，命錢易陳越劉子儀宋綬修

所過圖經，以備顧問。十二月庚辰，命晏殊同修。……續書目有圖經七十七卷，台州至筠州；其間亦有後人增益者。」

玉海地理書祥符土訓錄：「四年正月戊子，命直集賢院錢易，直史館陳越，秘閣集賢校理劉均宋綬修所過圖經。每頓進一卷。

賜名士訓纂錄。」

宋史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巳，翰林學士李宗諤上諸道圖經。」

宋史李宗諤傳（附李昉傳下）：「大中祥符封禪汾陰嘗預修諸路圖經。」又錢易傳（附錢惟演傳下）：「改太常博士

直集賢院，祀汾陰，幸亳州，命修車駕所過圖經。」又劉筠傳：「筠預修圖經，及策府元龜，推為精敏。真宗將祀汾隄，屢得嘉獎。

……車駕西巡，又命纂土訓。」

李廩輿地紀勝序：「本朝真宗時翰林學士李宗諤等承詔撰諸道圖經，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今其書存者，止十之三四，甚可

惜也。」

按宋史藝文志錄「李宗諤圖經九十八卷，又圖經七十七卷。」

直齋書錄解題又錄有吳郡、越州、黃州三圖經，殆皆祥符圖經一部分之殘存者，惟不免有後人稍加附益者耳。

陝西河東河北路地圖

玉海地理圖祥符州縣圖經：「康定元年十月癸卯，詔陝西河東河北轉運使各上本路地圖二本，一

進，二送中書密院。」

晏殊十八路州軍圖

玉海地理圖熙寧十八路圖：「仁宗初，晏殊以十八路州軍三百六十餘所，為圖上之。表曰：……」

趙彥若十八路圖一卷

圖副二十卷 俱見宋史藝文志，並註云：「熙寧間天下州府軍監縣鎮圖」惟不著撰人。

玉海地理圖熙寧十八路圖：「熙寧四年二月甲戌，<sup>十八</sup>召集賢校理趙彥若歸館，管當畫天下州軍府監縣鎮地理。先是，中書

命書院待詔繪畫上之，欲有記問者精考圖籍，故命彥若。六年十月戊戌，上十八路圖一，及圖副二十卷。」

王洙皇祐方域圖記三十卷

見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作「皇祐方域圖志五十卷王洙等撰。」

玉海地理圖皇祐方域圖志：「三年七月己巳，<sup>二十</sup>知制誥王洙，直集賢院掌禹錫，上新修地理圖五十卷<sup>國史志三卷</sup>圖繪要覽一

卷，詔賜名皇祐方域圖志。」

宋史掌禹錫傳：「嘗豫修皇祐方域圖志，地理新書，奏對帝前，王洙推其稽考有勞，賜三品服。及校正類篇，神農本草，載藥石之

名狀，為圖經，喜命術。」

王洙皇祐方域續圖

玉海地理圖皇祐方域圖志：「至和元年十二月庚子，洙禹錫上皇祐方域續圖。」

趙珣開元分野圖一卷

見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及圖譜略記無俱著錄，不著撰人。疑為唐代作品而由趙珣修

改者。

趙珣聚米圖經五卷

見通志藝文略。

宋史趙振傳：「珣隨父（按，父即趙振）在西邊訪得五路繳外形勢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陣兵

事十餘篇」（玉海地理圖所述略同）

蔣炳西山圖一卷 見通志圖譜略記無；藝文略不著撰人。

嶽瀆福地圖一卷 見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及圖譜略記無。

沈括使遼圖抄一卷 見通志藝文略；圖譜略有沈括使北圖。

宋史沈括傳（附沈遼傳下）「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大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參前引沈括傳及夢溪筆談。）

沈括天下郡縣圖一部卷七 見宋史藝文志。

玉海地理圖天下州縣圖：「熙寧九年八月六日三司使沈括言：天下州府軍監縣鎮圖其間未全俱，先曾別編次一本，稍加精詳；欲再於職方借圖經地圖等草，躬親編次，從之。元祐三年八月丙子，沈括賜絹百匹，以括上編修天下州縣圖故也。」

商胡行道圖一卷 見通志藝文略。

職貢圖三卷 見通志藝文略及崇文總目。

許仲宣北海軍圖 玉海地理圖：「許仲宣知北海軍度山川形勢地理廣袤，可爲州郡，因畫圖來上，遂升爲濰州。」（宋史許仲宣傳同。）

李德芻元豐郡縣志三十卷圖三卷 見宋史藝文志。

玉海地理書元豐郡縣志：「元豐三年十月辛酉，詳定官制所檢討文字光祿寺丞李德芻，上元豐郡縣志二十卷，圖三十卷。」

廣西郡邑圖志一卷 見宋史藝文志，註云：「張維序。」

重修徐州圖經三卷 見宋史藝文志，註云：「嘉定中撰。」

潘廷立富川圖志六卷 袁觀潼川府圖經十二卷 張津四明圖經十二卷 蔡勛靜江府圖志十二卷 汪師孟黃

山圖經一卷 吳芸沅州圖經四卷 南北對鏡圖一卷 混一圖一卷 西南蠻夷朝貢圖一卷 政永陽郡縣

圖志四卷 虞剛永康軍圖志二十卷 國要圖一卷 方志圖二卷 福建地理圖一卷 陽明洞天圖經十五

卷 東京至益州地理圖<sup>七卷</sup> 考城圖經一卷 王招蕪湖圖志九卷 張貴謨臨汝圖志十五卷 徐自明浮光

圖志三卷 段子游均州圖經五卷 李韋之邵陽圖志三卷 孫顯祖靖州圖經四卷 鄭紳貴陽圖志六卷

周夢祥贛州圖經<sup>七卷</sup> 黃疇若龍城圖志十卷 胡至重修龍城圖志十卷 李棣浮光圖志二十卷 霍茂澧陽圖

志八卷 劉汲陵水圖志三卷 趙師笈潮州圖經二卷 趙伯謙韶州新圖經十二卷 俞聞中叙州圖經三十卷

劉得禮夔州圖經四卷 江州圖經一卷 吉陽軍圖經一卷 忠州圖經一卷 珍州圖經三卷 衢州圖

經一卷 沅州圖經四卷 復州圖經三卷 果州圖經三卷 思州圖經一卷 南平軍圖經一卷 孟先禹

貢治水圖一卷 程大昌禹貢論圖五卷 以上四十四種俱見宋史藝文志或有宋以前作品待考。

交廣圖一卷 見宋史藝文志及通志圖譜略。

玉海地理圖元祐職方圖「書曰交廣圖一卷熙寧中上以二廣邊機利害二十五條及邕州溪洞交洞圖三本并交路跡狀上之圖今缺不知作者。」

邕州溪洞交洞圖三本 見上條引玉海。

平江府五縣正經圖二卷 見宋史藝文志註云「並不知作者。」

九域圖志 玉海地理書元豐郡縣志「紹聖四年九月十七日兵部侍郎黃裳言今九域志所載甚略願詔職方取四方郡縣

山川民俗物產古跡之類輯爲一書補綴遺缺詔具秘省錄山海經等送職方檢閱大觀二年四月二日詳定九域圖志強淵明上言修其書詔四方以事來上宣和罷書局不及成。

宋史室室子書傳「宣和初充詳定九域圖志編修官」 又汪藻傳「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

開封府圖經十八卷 畿內諸縣圖經一百六十一卷 陝西路圖經八十四卷 河東路圖經一百十四卷 淮南路

圖經九十卷 江南路圖經一百十四卷 兩浙路圖經九十五卷 荆湖南路圖經三十九卷 荆湖北路圖經六

十三卷 川陝路圖經三十卷 益州路圖經八十二卷 利州路圖經六十三卷 夔州路圖經五十二卷 梓

州路圖經六十卷 廣東路圖經五十七卷 廣西路圖經一百六卷 福建路圖經五十三卷 吉州圖經九卷

鄱陽縣圖經一卷 江寧府圖經六卷 天下至京地理圖一卷 濟水圖一卷 五嶽圖一卷 以上二十三

種俱見通志藝文略；除各路圖經外，疑有宋以前作品，待考。

南劍州圖經六卷 具通志藝文略及宋史藝文志；宋志作一卷。

江行備用圖一卷 見通志藝文略與圖譜略。

平江府五縣正經圖二卷 見宋史藝文志，註云：「並不知作者。」

謝頤素海潮圖論一卷 見宋史藝文志。

玉海地理書：「書目謝頤素海潮圖論一卷，論進退大小之候。」

燕肅海潮圖論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云：「龍圖閣學士燕肅撰進。」玉海地理書謂：「天聖中，燕肅知明州，為海潮圖，著圖論

二篇。」

陳冠熙河六州圖記一卷 見宋史藝文志及玉海地理圖。玉海云：「熙寧間陳冠撰，載王韶收復六州之地。圖闕。」

陳宇房州圖經三卷 見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

林抱義辰敘二州圖 玉海地理圖：「建隆四年四月林抱義上辰敘二州圖。」（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上同。）

江行圖志一卷 見宋史藝文志；注云：「沈該訂正，不知作者。」

地理圖一卷 宋史藝文志複見。玉海地理圖有「地里圖」一卷不知作者。

指掌圖二卷 見宋史藝文志，或即稅安禮之地理指掌圖。參下。

契丹地理圖一卷 見宋史藝文志，註云：「並不知作者。」亦見通志圖譜略。

契丹疆宇圖二卷 見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錄一卷，並云：「不著名氏，錄契丹諸夷地及中國圖失地。」

玉海異域圖書錄「契丹疆宇圖二卷，地理圖一卷，不知作者。」

楊守斌契丹圖 玉海地理圖元祐職方圖：「至道元年府州折御卿大破契丹，圖山川地形以按視焉。三月，內臣楊守斌以地圖來上。帝閱視久之。」

趙至忠契丹地圖 玉海異域圖書：「嘉祐二年四月辛未，通判黃州趙至忠上契丹地圖及虜廷雜記十卷，言虜中事尤詳。」

孫繼春陵圖志十卷 見宋史藝文志。

趙汝誼春陵圖志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謂：「教授臨江章穎茂憲撰，淳熙六年太守趙汝誼。」因撰人與增修人不一，故所錄著者互異。

錢之望吳莘楚州圖經二卷 見宋史藝文志。

直齋書錄解題亦著錄，並云：「教授書川吳莘商卿撰，太守毘陵錢之望大受，時淳熙十三年。」

劉清之衡州圖經三卷 見宋史藝文志。

孫德興衡州圖經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謂郡守三山孫德興行之撰，嘉定戊寅刻。」殆因修改人不一而著錄撰人不同。

樂史掌上華夷圖一卷 見玉海地理圖及宋史樂黃目傳。（史為黃日父）

大寧監圖經六卷 見宋史藝文志，註云：「並不知作者。」

李昉圖經 見郡齋讀書後志。

舒雅山海經圖十卷 見郡齋讀書後志，並云：「右皇朝舒雅等撰，雅仕江南，韓熙載門人也。後入朝，數預修書之選。圖中刊行



本或題曰張僧繇畫，妄也。」

參前張僧繇山海經圖十卷條。按歐陽修有讀山海經圖詩。通志圖譜略亦有山海經圖，不著撰人。

稅安禮地理指掌圖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並云：「蜀人稅安禮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書肆所刊，皆不著名氏，亦頗闕不備。此蜀本有涪右任慥序，言之頗詳。」按普通各書目多稱蘇軾撰，明修攘通考中有此圖翻刻本。

朱子語類雜類：「指掌圖非東坡所為。」

王象之輿地圖十六卷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並云：「紀勝遂州為卷，圖遂路為卷，其搜求亦勤矣。至西蜀諸郡尤詳，其兄觀之，漕夔門時所得也。」倪瓚補宋史藝文志徑稱王觀之撰。

呂大防長安圖記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並云：「丞相汲公呂大防知永興軍以為正長安故圖，著其說於上。今信安郡有此圖，而別錄其說為一編。」通志圖譜略有「呂大防長安京城圖。」

程大昌雍錄呂圖閣圖：「元豐二年，呂大防知永興軍，檢案長安都邑城市宮殿故基，立為之圖。凡唐世邑屋宮苑，至此時已自不存。特其山水地望，悉是親見，今故本而言之。若與古記不合，亦加訂正。其稱閣圖者，紹興秘書省本也。」

李宗諤吳郡圖經六卷 見通志藝文略。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李宗諤撰蘇州圖經六卷，當即此書。直齋書錄云：「翰林學士饒陽李宗諤昌武撰。景德四年，詔以四方郡縣所上圖經，刊修校定，為一千五百六十六卷，以大中祥符四年頒下。今皆散亡。館中僅存九十八卷。余家所有，惟蘇越黃三州刻本耳。」

李宗諤越州圖經九卷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云：「李宗諤祥符所上也，末有秘閣校理李垂邵煥修（原注）」

案宋史藝文志作邵煥修，此本

作煥修，誤，今改正。及覆修名銜。然則書成於衆手，而宗諤特提總其凡耳。」

李宗諤黃州圖經四卷附錄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云：「李宗諤祥符所修圖經亦頗有後人附益者。郡守李訖又以近事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第六卷 第五號

一〇七

爲附錄焉。說參政邠漢老之子也。按以上三種圖經當即祥符州縣圖戶經之一部分。

李說黃州圖經五卷 見宋史藝文志。按「李說」當即「李說」之誤。說即上條所謂「以近事爲附錄」者，蓋一書也。

王中行廣州圖經二卷 見直齋書錄解題。

六合運軍圖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並云不著名氏凡爲四十圖，首列禹跡，次爲中興後南北三境。其後則諸邊關隘險要，以及虜地疆界亦著之。

安德裕廣濟軍圖經三卷 宋史安德裕傳：「太平興國中，累遷秘書丞，知廣濟軍。時軍城新建，德裕作軍記及圖經三卷。優詔嘉獎。」玉海地理圖著錄三卷。

陸九韶州郡圖 宋史陸九韶傳：「九韶作著有梭山文集、制州郡圖。」

程大昌山川水利圖 見王圻續文獻通考，不著卷數。

董棻嚴州圖經八卷 見宋史藝文志。今浙西村舍叢書有翻刻本。

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並云：「秘書省正字郡人朱長文伯原撰記祥符以後事，亦頗補前志之闕遺。長文吳中名士，病廢不仕，自號樂圃。卒於元符元年。」宋史藝文志亦著錄。通志藝文略作「吳郡續圖經。」

徐兢高麗圖經四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云：「奉議郎徐兢明叔撰。宣和六年，路允迪傳墨卿使高麗，兢爲之屬。歸上此書，物圖其形事爲之說。今所刊不復有圖矣。兢之後，善篆書，亦能畫。嘗自題保大騎省世家宣和書學博士，又自號自信居士。」

宋史藝文志作「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四十卷」今所存刊本（如知不足齋叢書本）無圖。據直齋解題所云，則此書初刊時圖即未刊。

劉昌祚鄜延邊圖 玉海地理圖元祐職方圖：「元豐六年七月壬申，知延州劉昌祚以鄜延邊面東，自義合西至德靜，綿亘七百里，堡寨疏密不齊，隄燧不相應，乃立爲定式，凡耕墾，訓練，戰守，屯戍，度強弱，分地望，圖山川形勢上之。上嘉納。」

陳舜俞廬山記（五卷）俯視圖

郡齋讀書志著錄云：「右皇朝陳令舉舜俞撰。先是，劉煥嘗為記，令舉因而增廣之，又為俯

視圖，紀尋山先後之次云。」案陳氏此圖疑即以平面表明高低之山嶽圖如五嶽真形圖之繪法。

治平八廟圖一卷 見通志藝文略。

洛陽宮闕圖 見通志圖譜略。不知是否為宋代作品。

建隆洛陽宮殿圖

玉海宮室建隆洛陽宮殿圖注：「建隆三年五月，詔廣皇城，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而修之，自是皇居壯

麗矣。」

楊湜春秋地譜十二卷

郡齋讀書志著錄云：「右皇朝楊湜編。十三國地，皆釋以今縣名，并為圖於後。蓋常氏已嘗有此書，而

湜增廣焉。」

盛度西域圖 河西隴右圖

宋史盛度傳：「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為西域圖以獻。……度嘗奏事使殿，真

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為河西隴右圖，願備

上覽。真宗稱其博學。」

玉海地理地理圖：「天禧二年十一月己未朔，以知制誥盛度為學士。先是，度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為西域圖

以獻。祥符六年，遷知制誥。明年奏事使殿。上問山川形壤之制，內出繪命工別繪。度因言已圖漢所置五郡，酒泉至金城復究尋五郡

之東南，自秦築長城，唐置節度，繪其山川道路，區聚壁壘，為河西隴右圖以獻。上稱其博學。」

程師孟水利圖經

宋史程師孟傳：「徙河東路，管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灌溉。師孟出錢

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哀其事為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王圻續文獻通考所記略同。

鄭文寶河西隴右圖

玉海地理圖咸平河西隴右圖：「鄭文寶傳咸平中，命相府召詢策略。文寶因獻河西隴右圖，且言靈州

可棄。序曰：「淳化初，掌漕陝右，周覽河隴，徧尋方志，廣問象胥。探月支日逐之穹廡，討金城王關之甌脫，列于藻繪，煥然在目。」

（宋史鄭文寶傳未引序）

曹章涇原環慶兩路州軍山川城寨圖 玉海地理圖祥符山川城寨圖「三年四月，先是曹章張宗貴上涇原環慶兩路州軍

山川城寨圖，己未，上出以示王欽若等曰：處置得宜，儲備詳悉，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盡在是矣。宜令別繪二圖，用樞密印，一付本路，一留密院，令諸將按圖以計事。」

王慶民麟府二州圖 玉海地理圖祥符山川城寨圖「嘉祐四年十二月乙亥，知麟州王慶民上麟府二州圖。」

王曾南京圖 玉海地理圖天禧南京圖「應天府藝祖肇基之地。祥符七年，建南京，詔即衙城爲大內正殿，以歸德爲名，降圖營建，而實未嘗行。天禧中，王曾爲守，請減省舊制，別爲圖以進。亦但報聞，其後僅修祥輝崇禮二門……葉夢得燕語」

五路都對境圖 玉海地理圖元祐職方圖「舊有西界對境圖。自興師西討，諸處所奏異同。元豐五年六月己未，詔畫五路都

對境圖。」

玉海異域圖書元豐五路對境圖「五年六月己未，上批先有西界對境圖。西討以來，奏報文字，指畫山川道里多異同，無以考證。今逐路選委出界，孰知賊境次第者，差畫工同指說山川堡寨，西賊聚兵處地名，畫對境地圖，以色別之。上樞密院。候到，取舊對境圖及軍輿奏報，比對考校，繪爲五路都對境圖。」

西路對境圖 見上條，爲五路都對境圖之前身。

崔峻華夷列國入貢圖二十卷 玉海異域圖書太平興國海外諸域圖「國史志崔峻華夷列國入貢圖二十卷」崇文總目及通志圖譜略記無亦著錄，惟不著撰人。

崔峽列國入貢圖二十卷 見宋史藝文志，當即崔峻華夷列國入貢圖。宋志誤「峻」爲「峽」，並省「華夷」二字。

紹興海道圖 玉海地理書紹興海道圖「二年五月辛酉，樞密院言據探報，敵人分屯淮陽軍海州，竊慮以輕舟南來，震驚江浙。緣蘇洋之南，海道通快，可以經趨浙江。詔兩浙路帥司速遣官相度，控扼次第圖本聞奏。」

何洋河防守禦圖 玉海地理書紹興海道圖「建炎元年八月何洋召對獻河防守禦圖言利害五十一事甲申補迪功郎」

河東地界圖 玉海地理圖元祐職方圖「嘉祐二年正月壬午詔以河東地界圖示契丹使蕭扈」玉海異域圖書「嘉祐元

年蕭扈來賀正言陽武寨天池廟侵北界詔館伴使王洙持圖道本末」按此王氏所持圖疑即河東地界圖

李符海外諸域圖 玉海異域圖書太平興國海外諸域圖「三年正月丁未知廣州李符獻海外諸域圖嶺表花木圖各一」

溪錦激富等四州圖 玉海異域圖書太平興國海外諸域圖「八年八月丁酉辰州言溪錦激富等四州蠻求內附輸租稅詔

令州長史察其謠俗情偽并按視山川地形具圖來上」

向通漢五溪地里圖 全上「天禧二年六月壬寅富州刺史向通漢以五溪地理圖來上乞留京師不允以為防禦使」

凌策海外諸蕃地里圖 全上「咸平六年五月乙卯知廣州凌策上海外諸蕃地里圖」

邵暉邕州至交州及宜州山川等圖 玉海異域圖書景德交州圖「景德三年七月壬戌沿海安撫使邵暉上邕州至交州水

陸路及控制宜州山川等四圖邵暉傳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州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

西州地圖 玉海異域圖書景德交州圖「康定二年劉渙抵青唐得誓書與西州地圖以獻四月庚辰渙為秦隴招安蕃落

使」

宋朝宮闕圖 汴京圖 大遼對境圖 大金接境圖 西夏賀蘭山圖 勃海圖 華夷圖 百川源委圖

諸路至京驛程圖 以上九種見通志圖譜略記有華夷圖不知是否即樂史之掌上華夷圖或選德殿屏背之華夷圖（俱

見前）

十七路轉運圖 河北四十四郡圖 十七路圖 蜀程圖 洞庭譜 夏侯頰鹽鐵轉運圖 以上六種俱見通

志圖譜略記無是否有宋以前之圖待考

薛季宣九州圖志 見倪瓚補宋史藝文志按宋史薛季宣傳不載此書

朱子語類尙書二禹貢：「李得之問薛常州九域圖曰：其書細碎。」

潘景夔鹽官縣圖經 見倪氏補宋志。

冀州圖二卷 見崇文總目及通志圖譜略記無。疑爲宋已前作品。參前冀州圖經條。

王致遠地理圖 此爲一碑，今尙存蘇州府學。王氏題稱此圖由蜀中得來。淳祐七年仲冬摹刻。

平江圖 爲宋蘇州城廂圖碑。今亦在蘇州，尙完好。

阜昌華夷圖 禹跡圖 二圖爲陝西西安碑林之碑石，今尙存在。（據云已屬翻刻）華夷圖碑下端題「阜昌七年十月朔

岐學上石。」禹跡圖碑上端題「阜昌七年四月刻石。」李貽燕中國地圖學史云：「以上兩碑，詳王利金石萃編卷百五十九

齊部中。阜昌爲齊帝劉豫之年號。阜昌七年，即南宋紹興七年，金之天會十五年，西歷一一三七年也。華夷圖之緣邊舉有外夷

之國名，中有「唐賈魏公圖所載，凡數百餘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等語。觀此，則上二圖悉準賈耽之圖，不外縮爲十分之一

耳。其中有建隆乾德寶元等年號，實爲宋時所製造。且其中有稱契丹即今大遼國，女真即女貞等語。或者爲遼人所作，亦未可

知。惟是遼以幽州爲南京，此圖仍作幽字，且獨詳宋之四京之三，又疑係宋人作。華夷圖之歧學上石者，實當時學校得此二圖

之舊本，勒石以示諸生也。」

# 明末耶穌會士的一封信

斐化行考釋  
袁承斌譯

在北平圖書館儲藏手抄秘本內，有關於中國老耶穌會士手筆一集，中有一函係一六四五年（崇禎帝自縊於煤山之翌年）一耶穌會士自澳門寄往羅馬之報告。茲由天津工商大學教授斐化行附註考釋，囑余譯為華文，以見當時澳門教士對於中國變革情形所得傳聞之一般，間有可供史料之考證者。原文意文，有不少簡寫字句，得羅馬教皇駐華代表公署安秘書主教（Mgr. Antoninetti）考釋之助不少。特誌此鳴謝。譯者附筆。

第一路（1）一六四五，十二月（2）

在各處正在叛亂的中國，每天聽到許多事變，正是著作家的絕好資料。倘有嗜於記錄的，請他們選錄吧。我只選擇幾件，較確實，較可信，和為我們傳教區有利益的事情，作一報告。使總長大人（3）見了，靈魂上可感到不少的神慰。

去年我以中國副省（4）財產管理員的（5）資格，三路的寄過一函，報告總長大人。今天我要繼續上次的報告。從皇帝自盡以來（崇禎帝）地方官長選了皇帝之叔（弘光）即位於南京。新皇帝和畢方濟（François Sambiasi）（6）神父的感情很好，所以用欽使的名義遣他到澳門，賞賜他穿了大紅朝服，還賜了許多其他尊貴的官銜，都經辭謝不受的了。用這儀仗進城之前，畢神父曾先求副省長（7）（Gaspar d'Amara）（8）准許，得准後，他才從廣州動身（9）。當他入城的一天，合城文武官員都出城外前去迎接。畢神父就在這歡迎聲中進了城。倘我們在這城裏，沒有那些和我們素乏好感的人，這禮節原來還要隆重些。神父的從人很多，攜有許多絲織的旗，都是紅底子上繪了十字聖像，在船上——從內河乘來的船上——也有一面十字旗。這樁出人意料的事情，使人一方面驚訝，一方面安慰。從前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這短期內，能發生如此的大奇蹟。當神父正在這城中辦事時，傳到了這個消息：新皇帝懼為滿人（9）所俘，已削髮為僧了（10）。似乎戴過皇冠的頭髮，是不能容忍再戴別的東西的。福建官紳已擁立了新皇（隆武）仍係皇族。臣民有了這個新皇，得享目前的幸福，可免臣服於滿州異族，而為其俘虜。因滿州人是他們所視為蠻夷的。

因了這新皇的擁立，我們耶穌會得到極大的利益。為全滿我們的希望，只還缺一事，即新皇尚未奉教。但除此以外，可說純係我們的人了。新皇同畢神父極稱友善，(11) 大人可在他為表示最大的友善特給畢公的一函上，就知道其梗概了。即位後得悉畢公所受前皇的優異寵遇，便諭令仍留原任，一切優遇特寵，悉仍其舊。且諭令廣東地方官禮遇畢公，一如皇家自己的人。諭到一切遵命而行。新皇又賞賜畢公一勅，四週刻有花紋，文字係金鑲的，皆係頌揚畢神父和其他在中國多年傳天主教的大西洋人。這是廣東地方官很驚訝的。

在澳門畢公得奉旨賞賜陸若翰 (P. Jean Rodriguez) (12) 神父墳地。該墳地很廣，地又肥沃。倘能開墾種植起來，我們傳教區，因商業的衰落，近來經濟上的貧乏，將來也可稍得補助。在墳地上豎立了大十字架，又立一石碑，用中文寫明，係奉旨欽賜的墓地，使地方官不敢稍有褻慢。

後畢神父奉詔入京，當他動身時，曾面允本城官紳，在京內將轉奏皇上求賜一切能得的皇恩。果然，神父還未到京，所許的已實驗了。原來他一到廣東，就得准這一年內入澳門口的商船貨物，得免繳納入口稅，此數很大，達 1200 Xaratini (14) 畢神父又另得一諭，賜葡人得享很大自由，可到廣州去營商。又為許多供給澳門糧食的埠口上，皆得免稅。最後又得皇恩，在廣州城內勸建一天主教堂。但皇上所賜帑款，已婉言辭却了。此舉同會士是不很贊同的。但畢公熟悉中國情形，他知道有時能辭却一種恩惠，正所以備得很大的恩惠。教外的最重要官長，其中如總督，也捐有大宗錢款，為建造聖堂費用。二月後，畢公將回省城，賴天主之恩，他將起造聖堂，現在只有 P. Ignace Legotti 修士 (15) 獨住在廣州城內，他正在繪一幅將來要供在祭台上的聖像。

我們的主天主，似乎正在護助着這帝國。因新皇近來曾得過幾次勝仗。滿州人的政策，誰也不能瞞的。曾有下列一事發生。當滿人佔了浙江省城杭州之後，羨城內的繁華，財富，逸樂，遂思作久住計。於是出諭，着令闔城閩女，定期齊集在某地，以備軍隊兵士選擇成婚。又為防僧衆的阻撓，——該地僧人數甚多——下令把全部僧人屠戮。這無數僧人見了這道命令，失望心加增了他



們的勇氣。想出死裏求生的計謀，便聯合閨女家長，暗中武裝起來，突然發動，衝到滿軍營中，作殊死戰。結果滿兵即在這一心要成立家庭的地面上，找到了他們的墳墓。其中祇有極少數人賴父母生的兩腿較長，得免於難，逃到南京去了。

現在滿人（順治帝）稱帝於北京，統有附近三省。此次創禍之流賊（李自成）佔據了陝西，並擁有在京城國庫內搶出的七十兆銀子，福建擁立的新皇（隆武帝）轄治九省，現正統率八萬大軍，往攻南京，倘能奪得此城，其餘各省，便不難克復了。

在北京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神父（16）極蒙滿人的優遇，據他說：自有生以來，從未受過現在所享受的榮幸。際此叛亂期間，我們教士所獲得的利益，除上述外，以後又可不必要喬裝潛行入境了。想直到如今，華人對於我們所有的疑忌政策，現在我們能得這些殊遇，真是一件極大的奇蹟。這都是畢神父的功勞，願光榮歸於天主。

聖父（對教皇稱呼）應該知道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工作，畢神父是有資格當中國主教的了。聽說有一位多敏悟會主教，從歐洲動身來，已死於途中了。望天主收其靈魂吧。但願教皇不致忘了我們吧。

我現在用些最近的新聞來結束這通信，由衛匡國（P. Martino Martini）（17）神父寫來的信。衛神父為亞基婁（Achille）（18）聽神工的神父，在他的總督府裏，很受寵幸。據他信上說：皇上進兵攻打南京，得了極大的勝仗，滿州皇子陣亡，把生命和南邊幾省的皇冠，同時都喪失了。他的父親（19）現在北京做皇帝，看他將怎麼樣？是否願意手持弓矢，同了士卒親來決戰？還是平平安安的手持着權杖做皇帝？

在廣西省羅安德（P. André Navier）（20）神父，係在本年初前往開教的。那省有某親王密謀自立，（桂王由榔）廣東地方官得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搜捕王子為質押。因此畢神父的皇帝，現定都南京，有南方九省多人，受其統治。滿人為北京皇，兼有山東省。流寇則據有陝西，山西，河南三省。

上述新聞，最近由何大化（P. Antoine de Gorina）（21）神父証實了。

注釋：

明末耶穌會士的一封信

一一六

(1)：當時寄信到歐洲，因交通不便，時虞遺失，故每函須抄三份，由三路寄去。第一路經葡萄牙，第二路經西班牙，第三路經荷蘭。

(2) 全世界耶穌會的首領，稱總會長。

(3) 耶穌會的組織，統治上用分省制，未成立一省者稱副省。

(4) 每省的全省財政，派有專人負責整理，并司出入。按當時財政員，或為艾儒略 (Aleni, 一五八二——一六四九) 於一六一三年來華，曾暫時的從福建被驅回過澳門。或為陽瑪諾 (Diaz Le Jeune, 一五七四——一六五九) 於一六一〇年來華，也暫時的從福建驅回了澳門。

(5) 畢方濟字今梁，於一五八二年生於那玻理王國的 Losenza 地方，於一六一二年到中國傳教。

(6) 一省會士的長稱省長，副省的稱副省長。

(7) 葡國人，生於一五九四年，在印度支那傳教七年，於一六四三年任澳門院長，繼升省長，死於一六四六年。航海遇險，死在海南島臨近海中。

(8) 畢神父於一六四五年三月底離南京到廣州。

(9) 信內稱滿洲人為鞑靼 (Tartare) 清初教士通信，多習用此名，或稱蒙古人為西鞑靼，滿洲人為東鞑靼，茲譯為滿洲人，下仿此。

(10) 這是傳聞之誤，弘光實死於蕪湖縣臨近江中。

(11) 隆武和畢神父係在常熟時相識交好的。

(12) 在 Couant 的巴黎圖書館中文書目，一三三三號有皇帝御製詩抄本全幅紙 (In folio) 雙頁十二頁 Nouveaux fonds chinois 2341 Cordier 在中國的外國印刷物內二五七號也曾提到。現北平圖書館藏有畢神父自譯的

拉丁文的福王贈詩一首，該譯文即以奉贈福王的。

(13) 當時明廷曾請葡國軍隊相助明兵，拒滿州之侵，由公沙的西勞率領，由澳門至遼東，陸神父任為隨營司鐸，後事不果行。陸神父死於廣東，時在一六三三年。當由畢神父，即於一六三三年上奏崇禎帝，請賜在澳門的某廟基，為陸神父墳地。

(14) 當時意幣名，現在價值待考。

(15) 對於該修士待考。

(16) 湯若望神父（一五九一——一六六六）於一六二二年到中國的。

(17) 衛匡國，濟泰，意人（一六一四——一六六一）於一六四三年來華，時人稱之為「中國地理之司鐸」。

(18) 西名潘姓，時為某省總督，中名待考。

(19) 係傳聞之誤，順治帝還在沖齡時代。

(20) 瞿安德，體安，奧國人（一六二三——一六五二）。

(21) 何大化，德川，葡國人（一五九二——一六七七），於一六三六年來華，當時在福建傳教。

明末耶穌會士的一封信

# 書評

## 評黃文弼近著高昌三種

向達

高昌

西北科學考查團叢刊之二 考古學第一輯第一分本  
民國二十年二月出版 定價五角

高昌專集

西北科學考查團叢刊之二 考古學第一輯第二分本  
民國二十年八月出版 定價八角

高昌疆域郡城考

西北科學考查團短篇論文之一 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二卷一號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出版

黃君高昌及高昌專集二書，余在本刊五卷六號已略為介紹，唯多所遺漏，深以為歉。最近得觀黃君所著高昌疆域郡城考，因不辭重贊，寫為此篇，以就正大方。一舊學商量加濶密，一黃君或不以為非乎！

十九世紀以來，西洋考古學大盛。至其末葉，一部分因政治上之原因，考古學家之目光，乃轉而及於中亞一帶。於是新疆一隅遂成爲考古學上之寶藏。俄國倡之於先，英國繼之於後，而法而德而瑞典而日而美，莫不望風興起，若百川之匯海焉。此輩考古者之目的，學術而外，大率附帶政治上之使命，是以其所調查考古學不過其一支，餘若氣象、地質、動物、植物、礦物、經濟狀況以及風俗習慣政治軍事，在其報告書中莫不有所敘述。此第就其已經公開之報告書而言，其未公開者之一筆胡塗帳，尙無從算起也。

近三十年來中國學者亦漸知注意於此輩之所發見，而敦煌遺書尤爲膾炙人口。一時「敦煌學」

之研究，竟成爲學術界之風尚。羅王諸大師胥有所述作，而羅氏流通佚籍，厥功尤偉。中國中古史之研究，蓋因此萬餘卷佚書之重光，而呈不少之新輝焉。顧其所究心者不過考古之一部，有裨於古史之闡明，於其他方面，俱未遑及。至於西渡流沙，窮年兀兀，用科學方法以追隨西洋先進之後，與之協力合作，爲各方面之探討者，以前尙未之有也。

民國十六年，北平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瑞典斯文赫定博士訂定合作辦法，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所考查之事項包涵地質學、地磁學、氣象學、天文學、人類學、考古學、民俗學在內。考查團正式開始於十六年五月，至今猶未竣事。其成績如袁復禮氏之發見天山恐龍，丁道衡氏之發見茂明安旗大鐵鑛，皆足以震驚世人。其在考古學方面貝格滿 (Bergman) 在居延一帶所發見之漢代簡牘，數達萬餘片，爲自來所未有，而七十餘片之月言簿以及古筆，尤足以考見漢代文化之一斑。其考查梗概，以及中外學術合作之融洽，開從來未有之先例，爲後來者作一模範，具見徐炳昶氏著徐旭生西遊日記，茲不贅。惜乎團中絀於經費，影布考釋，尙復有待，嗜古者未免有望古遙集之感耳。

考古組方面黃文弼君於十七年十九年曾兩度往訪今土魯番庫車一帶，在土魯番雅爾湖發掘古墳羣，獲高昌磚誌一百二十四方，其他器物稱是。二十年黃君反平，二月於北平女師大開西北科學考查團展覽會，發刊其高昌第一分本，八月高昌專集出書，今冬復得觀其高昌疆域郡城考。西北科學考查團之成績在中文著述方面，目前不能不以黃君之收獲爲最大焉。

黃君又曾刊行高昌專集贅言一小冊，申述研究計畫，於所得高昌、蒲昌、焉耆、龜茲之古器物、古美術品、古文字之屬俱欲有所致力，分別勒成專著。在高昌疆域郡城考引首，又發表其纂輯高昌國志之意，欲繼續研究高昌之疆域、宗教、農林、工藝、交通、諸端，彙爲一書。闡明絕學，志願之弘可爲嘆服。黃君文引首有云，「研究此問題，當根據余此次所獲得之材料，」按研究高昌文獻而外，黃君所獲自屬重要史料。唯黃君以前，東西人士考古高昌者不乏其人，如日本大谷光瑞之西域考古圖譜、斯坦因之Innermost Asia，其中俱有不少關於高昌之材料；而勒柯克 (Le Coq) 之高昌 (Chotscho) 及其他關於考古吐魯番之著作，尤爲研究高昌者不可不看之書。作史者在於廣蒐博諮，絕不能以一己所知者爲卽足。黃君三種大抵根據實物以及實地調查，文獻方面亦復博求證據，偶有漏略，或亦千慮之失，而其貢獻實瑕不掩瑜。夫學術爲天下之公器，非一人所得而私，因爲介紹，並敢略舉所知，分述如次，以資商討。

\* \* \* \* \*

按高昌第一分本爲西北科學考查團叢刊之一，內中錄文五篇：曰吐魯番發現墓磚記；曰墓專目錄；曰高昌魏氏紀年；曰高昌官制表；而以新疆發現古物概要一文爲之殿。

高昌有國始於北魏中葉。魏氏崛起，奕世相承，百四十餘年。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大同；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諸集，學官子弟以相教授，可謂文質彬彬者矣。中夏民族及文明之移植西域，當以高昌爲第一站，而成績又最爲卓著，研究華化、西域史及西域史，於此俱宜三致意也。惟

六朝隋唐諸史記述高昌，大率沿襲舊說，疏漏牴牾，不一而足。日本明治大正間（一九〇二—一九一四），大谷光瑞及橘瑞超等探檢新疆及敦煌諸地，得高昌麴氏一代墓磚十餘方，羅振玉氏遂據之以作高昌麴氏年表，而後高昌年曆始約略可尋。顧羅氏所能依據者只延昌延和延壽三紀年，缺漏實多：麴嘉、麴堅、麴光、玄喜諸代，俱不能舉其年號；麴嘉即高昌王位時次，亦只能依據文獻爲之推定，而無實物，以相證明。黃君此次所獲高昌墓磚至一百二十四方之多，即就數量而言，便已爲自來所未有，而其對於高昌史之最大貢獻尙有二焉。（一）曰重光元年墓表之發見也。麴嘉年號，諸史不記；又其即位之年，亦無明文，魏書、北史、通鑑均敘於太和二十一年。復次，高昌麴氏享年史有一百四十四年及一百三十四年兩說；若能知麴嘉即位之年，則二說之爲孰是孰非，抑或兩者俱無是處，方可得一解決。黃君今得重光元年庚辰劉保歡墓表（見高昌專集葉一），重光二年辛巳張保守墓表（見專集葉二），重光三年壬午范法子墓表麴慶瑜墓表（見專集專文葉一），於是麴嘉即位之年始能確定爲魏景明元年（西五〇〇），魏書、北史、通鑑之文，可以因此訂正。又由魏景明元年下推至唐貞觀十四年麴氏亡國得一百四十一年，於是一百四十四年及一百四十三年兩歧之說俱得以知其非。高昌年曆，有此首尾兩干支之確定，而後不復有游移上下之感。黃君之發見，不惟一己爲之躊躇滿志，即吾輩讀史者亦復因而欣幸不置也。

（二）曰章和、永平、建昌、義和諸年號墓表之發現也。羅氏所據延昌、延和、延壽三紀年，率在麴氏末代。黃君今於延昌、延和、延壽、重光而外，別得章和、永平、建昌、義和諸年號墓表，干支俱備。爲



之整齊排比，不唯高昌紀年粲然復明，即麴氏九代亦確實有據矣。高昌麴氏之年表與世系，得黃君之發見，而後始有確鑿之實物可證也。

又按黃君所作高昌麴氏紀年大率依據羅氏年表，益以新知，其所推算大致可靠。而其不能決者，尙有三事：(一)曰麴光之年號爲何？(二)曰和平爲何人改元？(三)曰延昌爲何人年號？今按麴光年號及和平年號屬於何人，尙待新材料之發現以爲證明；至於延昌，黃君疑爲仍係麴寶茂年號，似屬不確。大谷光瑞西域考古圖譜卷下佛典附錄有寫經殘卷一紙，紙尾跋語首行爲「延昌三十三年癸丑歲八月十五日白衣弟子高昌王麴□□□」，「麴字下二字泐損」。考古圖譜編者定爲麴伯雅，然麴字下一字尙殘存少許，諦視絕非伯雅之伯字，亦非寶茂之寶字，必另爲一人。法國馬伯樂教授 (H. Maspero) 於一九一五年之河內遠東學校校刊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第四號中介紹西域考古圖譜，即評及圖譜編者定爲伯雅之非。一九二八年馬氏於斯坦因之 *Innermost Asia* 第二冊釋斯氏在阿斯塔納 (Astana) 所得高昌諸墓磚文中，復及此事，以爲延昌係韓固年號，考古圖譜延昌三十三年寫經之高昌王麴氏下泐損二字即爲韓固。馬氏所舉之韓固，未云出於何書，余於高昌史所知甚淺，只能懸以待考。惟延昌之非麴寶茂與麴伯雅二人年號，而別爲一人，而寶茂以後，伯雅之前，尙有一王建號延昌，由圖譜殘經可以得一確證。又延昌三十三年寫經殘卷跋尾有「願七世先靈考妣往識濟……同證常樂」之語，自麴光建號重光下推，依現知之高昌王名與年號參伍互證，從延昌一王起至重光之麴嘉，恰爲

七世。而和平之又爲一王麴斌造寺碑之「昭武已下五王之靈」一語之應將寶茂除外，伯雅之非麴嘉六代孫，俱因此殘卷而有解矣。黃君寶茂之疑，不可據也。

復次，黃君紀年大體依據羅氏年表，而兩家者於册府元龜俱未之及，不知何故？今按元龜紀及高昌者不少，頗多足以補正之處。如高昌第一分本麴紀葉二（以下只舉葉數），重光九年麴嘉遣兄子孝亮來朝求內徙，兩家據魏書宣武紀及通鑑，俱不著何月，元龜卷九九九紀此爲「宣武永平元年十月，高昌國王麴嘉遣其兄子私署左衛將軍孝亮奉表來朝，因求徙，乞師迎接。」葉四，重光十九年據魏書孝明紀及高昌傳，高昌於五月遣使朝貢，元龜卷九六九遣使作四月。同葉，重光二十一年，據元龜卷九六九，是年六月十一月高昌並遣使朝貢。葉六，章和二年，兩家據魏書出帝紀只紀九月遣使朝貢一事，今按元龜卷九六九尚有六月一次。葉十一，延昌二十六年，據隋書音樂志及元龜卷五七〇，高昌曾於是年獻聖明樂，同葉，延昌三十年引北史高昌傳，按亦見隋書高昌傳。葉十五，延壽四年，元龜卷九七〇謂「貞觀元年閏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同葉，延壽六年據元龜卷九七〇，高昌貢使尚有二月一次。同葉，延壽十年，據元龜卷九七〇，是年七月高昌遣使朝貢。葉十六，延壽十一年遣使不著何月，據元龜卷九七〇，在是年十二月。凡此俱可以補黃君紀年之闕漏也。

又按慈恩大師傳，玄奘西行，曾留高昌月餘，與高昌王麴文泰約爲兄弟。此在高昌史上當然爲一大事。玄奘西行，據陳援庵先生考證，仍以貞觀三年爲是。其年八月自長安西邁，至涼州伊吾，沿途

停歇，當已歲暮。與高昌使人（此或即是貞觀三年十一月來朝之使，反國者亦未可知）至高昌，據陳先生說，應是貞觀四年。夏坐講仁王經後，始復西行，則其至高昌，似在四年四月左右。紀年應爲補入，庶幾可瞻高昌與佛教之關係也。

又按高昌於隋末卽已臣屬突厥，元龜卷九七四紀大業五年六月高昌王吐屯設來朝，此吐屯設卽麴伯雅，紀年據隋書及舊唐書，俱未及伯雅之突厥官名；又隋書西突厥傳紀處羅可汗於大業六年爲射匱可汗所敗，遁保時羅漫山，伯雅上狀，凡此可見高昌與突厥關係之一斑，而爲黃君紀年所漏載者也。

黃君高昌官制表大率以北史及周書高昌傳爲據，而以墓碑所記官階製爲三表。高昌官制有侍郎，黃君已舉北史周書爲言，顧未列入表內，今按張懷寂墓誌有吏部侍郎，斯坦因在阿斯塔納所得高昌墓碑亦有延壽九年張侍郎一碑也。又第二表之兵曹參軍當卽侯慶伯墓表中之兵部參軍（按侯慶伯墓表見西陲石刻後錄及西域考古圖譜，馬伯樂氏誤讀侯慶伯春秋五十有八之語，以「侯慶伯春」四字斷句，作一人名，當係偶誤，）表中未爲說明，麴孝嵩墓表中並無兵曹參軍之名，當屬黃君筆誤。又司馬一階中據考古圖譜卷下佛典附錄，麴廉妻闕氏寫經跋，麴廉爲王府司馬，王府司馬不見黃君官制表。又第三表，麴孝嵩墓表中尙有鹿門子弟將，明威將軍亦見張相歡墓表，虎牙將軍，范永隆故夫人賈氏墓表作武牙將軍，殿中將軍亦見汜崇慶墓表，藉上將，賈氏墓表賈買苟墓表亦作相上將。又西陲石刻後錄候府君夫人張氏墓誌有雲麾將軍，不見其他墓

表，是否高昌官制，今不敢定。官制表第三表以稍上將曲尺將巷中將平列一欄。今按魏孝嵩妻張氏墓表、魏孝嵩新除稍上將，後遷爲曲尺將，後遷爲巷中將，似乎三者並非同階，顧別無可證，只有付諸蓋闕而已。

高昌專集（專即磚字古寫）爲高昌第二分本，亦黃君所編，蓋從所得一百二十四方墓磚中，擇其字迹顯明者八十四方付之銅版影印而成者也。每方註明原來尺寸，墨色，及出土地點。至於磚文可識而影印略晦者，則錄釋文於下，以資比驗。餘四十方或因墨底紅字影映不顯，或字跡模糊，必用水浸濕，始可辨識，故皆最錄其文於後。磚誌出自西陲，文字訛誤，月日乖牾不一而足；或則初出土時可識，後轉模糊者，黃君別爲校專記附之於後。西陲專文，前惟考古圖譜及斯坦因書中選影若干，若此集之八十四方，蔚爲大觀，尙屬創見，其足以見西陲文化之概，蓋不僅如黃君所云有益於俗字土語之研究而已也。惟所選影之八十四方中，其影印不甚顯明者固已附有釋文，而所謂明顯可識者模糊影響，亦復不少。如汜靈岳墓表、魏謙友墓表、馬阿卷墓表、蘇勝妻賈氏墓表、張氏墓表、□□將妻周氏墓表、魏懷祭墓表、張氏墓表、趙榮宗妻趙氏墓表、賈羊皮墓表、任相住墓表，皆有不能辨識之字，原磚文當較明顯，誠能一一附以釋文，豈不盡善！

漢唐以來，西域康國人素以善於貨殖馳名，其足蹟遍於漠北，（關於康國人在漠北情形，日本羽田亨氏有一文論此，可以參看。）入居中土者即就唐代長安一隅而言，便已不少，（余爲唐代長

安與西域文明一文，第一節「來住長安之西域人」論及此輩。而據斯坦因氏所得唐光啓元年寫本沙州伊州地志殘卷，伯希和氏所得沙州都督府圖經卷三，以及新唐書地理志文，貞觀中沙州一隅且有康國人聚居，築爲四城，其首領康豔典、康拂誕延、地舍撥等尤爲著稱於世。今按黃君所得高昌墓碑中有麟德元年翟那昏寧母康波蜜提及神龍元年康富多夫人二誌，其康波蜜提與康富多疑俱是康國人，如其不誤，則康國人東徙之連環，得此而更密矣。又隋末伊州淪於羣胡，據斯坦因氏所得沙伊兩州地志殘卷，伊吾縣有火祆廟，「有祆主翟槃隨者，高昌未破以前，槃隨因入朝至京，即下祆神。」云云。此處之翟那昏寧，或即爲翟槃隨之族類，居於西州者歟？此二事黃君專集俱未暇及，用述私臆，聊佐談助，不敢以爲是也。

高昌疆域郡城考，爲西北科學考查團短篇論文之一，發表於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三卷一號中。文分疆域郡城兩部分。末附高昌疆域郡城圖一幅，蓋以德國赫爾滿原圖爲根據而製成者也。

按高昌疆域，南北以有庫魯克達格及雪山之天然界限，故諸書大率相同。至於東西則流沙浩浩，茫無涯際，諸書紀述，因亦互歧：有二百、三百、八百及八百九十里之異。黃君釋此以爲二百乃高昌初興之疆域，三百係國勢擴充以後之里數，八百以及八百九十里則舉東西邊城以外之荒磧而言；其說宜若可通。唯是推考高昌疆域，應兼及瓜沙伊州焉者，以及安西諸州之疆域，驗之諸地而皆渙然冰釋，而後高昌國境可定也。余愧無力事此，謹待方聞之士爲之，以驗黃君之說是否揆之。

地形而至當，求之文獻而無不通也。

關於郡城方面，黃君舉高昌田地交河蒲昌天山五大城爲綱，而以散見羣籍之諸城鎮附論於次。

(一)高昌城，舊俱以爲在今哈刺和卓附近，黃君主在今吐魯番東南七十里地名阿斯塔納黃君文

阿斯塔納之二堡，並於伯希和氏高昌和州火州哈刺和卓考之說，有所商榷。(二)田地城即今二堡

西三十里魯克沁地。(三)交河城，即今二堡西北八十里，吐魯番西二十里雅爾湖地。(四)蒲昌城，當在

今漢墩與柯柯雅之間。(五)天山城，黃氏主在今托克遜東二十餘里漢名大墩子之窩額梯木，或其

北十餘里之故城。五大城而外，黃君並表舉白力城（即白棘城），橫截，高寧，新興（當在今三堡

附近），臨川（據辛卯侍行記，疑在今連木沁），柳婆（據侍行記疑今勒木丕），洿林（據侍行

記疑今汗和羅），寧由（據侍行記在今吐魯番東南洋海），篤進（據侍行記在今托克遜），白

刃（疑皆白力之訛），南平（讓布工尙），安昌（柏克布拉克），安樂城（疑即吐魯番附郭古

城）共十三城，以爲適合隋書十八城之數。

今按道咸以後，因爲政治的原因，西北地理之研究成爲學術界之風氣。其中謫戍西陲，歸而著書者尤不乏人。其所述作，頗有本之親歷考驗，以與文獻相證明者，不盡爲無稽之談也。黃君今茲所考，卽有與前人之說闇合者。今舉數例如次，以見持同一方法，考索問題，其結果之相同，固不問乎古今，而表彰前賢，後學固不能辭其責焉。

(一)白力。黃君謂慈恩傳中之白力，疑卽魏書中之白棘，又謂王延德使高昌記中之寶莊，

「疑即白棘城」又謂南史高昌傳中之白刃，「按梁書作白刀，疑皆白力之訛。」今按此說不始於黃君，陶葆廉辛卯侍行記卷六云，「關展漢車師前國東境，北魏以後為高昌國之白棘城，或作白刃，訛為白力，白刀，宋人稱寶莊，明日北昌，今呼關展，仍白棘白刃之音，譯以回語之蘆柴，恐未必然也。」

(二)交河。黃氏又謂吾人「斷定雅爾崖舊城為古交河城，因現有兩河繞城之遺跡與古物可證。」按以吐魯番西二十里一作二十三里黃君文雅爾湖故城為古交河城，自來即無異說，新疆職略

卷一謂「唐交河縣治崖兒城，城東二十里有安樂城為交河縣屬城。今雅爾湖在吐魯番城西二十里；雅爾即崖兒之訛。」徐松漢書西域傳補註卷下車師前王國治交河城注，「補曰：唐書地理志，交河縣有交河水源出縣北天山。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雅兒湖有故城，周七里，即古交河城。城北三里許有山谷，一谷出四泉流逕城東，一谷出五泉流逕城西，至城南三十餘里，入沙而伏。」

俞浩西域考古錄即探徐說西域水道記卷二並謂「廣安城西二十里為漢交河城。」李光廷漢西域圖考卷二謂交河城在「今雅爾湖地，東去廣安城二十里也。」其言皆同。

(三)赤亭。唐書地理志納職條下有赤亭守捉，王延德使高昌記有澤田寺，黃君文云，「赤亭，澤田，當為一地之轉音，新疆圖志謂齊克騰木之對音，近是。」按新疆圖志實本辛卯侍行記，侍行記卷六云，「齊克塔木一作七克騰，回云齊克塔木者，言得泉水矣。余按唐地志羅護西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王延德高昌記鬼谷口西至澤田寺，竊意赤亭澤田皆七克騰之本音也。」

至於田地之即漢柳中，宋六種，元魯克塵，明柳城，清魯古沁，已見西域圖志卷十。辛卯侍行記卷六諸書。柳六雙聲，可以對轉，六爲入聲字。以K音收聲，所謂魯古沁，魯克塵以至魯谷慶，要皆柳中之古讀耳。

又新疆地名大都沿襲漢唐以來舊稱，聲音雖有微異，而往往可以溯其原始。西域圖志卷二十七招哈郭勒條下云，「按西域山川名號，古今互易，徵引典籍，率以道里方位爲定，而於音韻轉移間得之者。」以近世纏語傳會解釋，每多訛誤，是以陶葆廉氏痛論其弊，以爲「釋西域土地，必先考漢唐時有無此稱，往往沿用舊名，無意義可釋。若聽彼族斷爲近世回語，強爲立解，象鞮不學，妄言妄聽，雖身履其境，傳訛更甚。」侍行記卷六黃君根據當地一種傳說，以哈刺和卓義爲回語黑聖裔，原係人名，復以名地，而致疑於伯希和氏和卓一名出於高昌之說。按元歐陽玄高昌僕氏家傳謂，「高昌者哈刺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意近綽，遂爲和綽也。」可見和卓一名出於高昌，實爲元明以來舊說。黃君於較古之傳說不之信，而信現今之傳說，謂其「必有根據」，所不解也。

新唐書地理志伊州納職條，「自縣西經獨泉、東華、西華、駝泉、渡茨箕水，過神泉，三百九十里，有羅護守捉。又西南經達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與伊西路合。」按伯希和氏敦煌所得西州志

殘卷

馬沙石室佚書及石室藏書收此志關首八行敦煌石室遺書本全

首行道十一達，二行赤亭道，三行殘存「右道出蒲」四字，

以下花谷諸道推之，「右道出蒲」下當尙有「昌縣界」三字，則赤亭守捉亦在蒲昌縣境。據舊



唐書突厥傳，開元九年秋，拔悉密臨突厥衙帳，突厥毗伽可汗擊之，由曠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迴兵因而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可見赤亭一地西北通北庭，東北達伊州，蓋伊西道中一要隘也。黃君考蒲昌縣，疑在今通木壘河及古城子間道之柯柯雅當即新疆疏附地方，而以赤亭守捉爲高昌東境之卡倫，蓋近是矣。

至於折羅漫山，史記李廣傳正義引括地志作初羅漫山，漢書明帝紀注作折羅漢山，隋書突厥傳唐姜行本紀功碑光啓本沙州伊州地志殘卷作時羅漫山，義爲白山即是天山。余疑此係譯音，還原或即爲梵文 *Qukla-mandara* 之音亦未可知。Qukla 義爲白，譯作折羅析羅（析爲收玉音之入聲字），mandara 之義爲山，漫即此字譯音。唯按括地志，隋書突厥傳，光啓地志，姜行本碑，初羅漫山俱指伊吾北境之天山而言，稱高昌北三十里之山亦爲初羅漫山，始見於元和志。吐魯番北郊近城諸山爲天山之分支，皆黃赤色無寸草，三四月間炎熱踰於閩粵，是以古名赤石山，今名紅山或火焰山，何能稱之爲初羅漫山或白山？黃君以爲赤石山即元和志之折羅漫山，似尙可以商榷也。

以上所舉，率近瑣屑。辛卯侍行記諸書，黃君文中，屢見徵引，並加評騭；上引各則，或係匆匆屬稿，偶爾失檢，不足以爲黃君病。黃君在高昌史上之貢獻，實駕羅振玉氏而上之，此蓋學術界之公論，非余一個人之阿私。所冀者高昌國志能早日殺青，庶幾更足以慰吾輩之渴望耳！

